北京大学古籍保护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乾元二年自秦州如同谷十二月一日紀行所作

別贊上人 摩訶般若經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乱是名上人十誦律人有四種一麁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百川日東流 古詩百川日東流何時復西歸 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 若一作若 何時有終極 曹子建詩相思无終極 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 贊公与房琯遊衍琯既得罪贊亦被謫上国京師也時贊公貶在同谷也 還爲世塵嬰 嬰累也贊公本脫俗人今反爲世塵所累也 頗帶憔悴色 屈原既放顏色憔悴 楊枝晨在手 言以楊枝洗浄梵唄也涅槃經各於晨時日初出時離常住處方用楊柳或以楊柳所以供漱雨或作兩兩言來同谷已經兩年矣 豆子雨已熟 豆子種之南北是身如浮雲 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安可限南北 贊公自上国來同谷是自北而南然其身如浮雲无定著豈有南北之限也 異縣逢舊友 時爲華州司功屬関輔飢弃官之秦州自秦入同谷与贊公相遇也 初欣寫曾臆天長關塞

寒 關塞拍同谷乃邊郡也 歲暮飢凍逼 一作天長關塞遠歲暮飢寒逼 野風吹征衣
征衣乃行人之衣時甫又自同谷而入蜀因与贊公而執別而爲此詩也陶淵明辭風飄飄而吹衣 欲別向曛黑 曛昏曛日入也謝靈運詩朝遊第曛黑 馬斷思故櫪 斷一作鳴馬斷猶戀故櫪況甫之別故人乎 歸鳥盡飲翼 歸鳥猶得飲翼況遊子不獲休息乎 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
棘矣蓋葉兩京之地昔與賢公或聚或散於此今經祿山之亂孟生荆棘況二人俱當衰年出處之迹可不勉乎吳越春秋離別詞曰行行各努力 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人之聚散無常地亦興廢不一古來聚散之地纔經宿昔已荒爲荆

發秦州

乾元元年甫自華州司功屬関輔饑乾元二年弃官之秦州又自秦州適成州同谷縣凡紀行詩十二首趙傻云甫在房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康冬春之交發同谷登劒門公在同谷亭吹盖不盈月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詩贊方駕孟子者宜常誦之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 同谷在京之南不殘破故云樂土詩適彼樂土 無衣思南州 南州南火方也氣煖故思之也漢書言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趙傻云天水地寒田瘠

於同谷而同谷絲麻多於秦塞故也地志同谷屬北秦南蓋有地視同谷爲西南州而多南也秦州記曰度汧隴无蚕桑八月乃麥五月乃東謝靈運詩南州實多珍 嘉穀先登熟 嘉穀粟也 良疇亦已播 疇田也 我行及此辰 辰時也 勸勉慰衰懶 勉一作免 日入會百谷 會聚也 夜投山下宿 山下宿一作宿山下 悲風爲我起 悲風一作風悲 揺動松柏林 揺一作搖 溪壑無人聲 壑一作谷 但聞虎狼吼 吼一作嗥 溪谷多虎狼 溪谷一作谷溪 我實悲生事 悲一作非 豈爲微軀計 豈一作豈敢 不見隴頭水 隴頭水在隴山 嗚咽東西流 嗚咽一作嗚咽聲 君子防未然 防一作防患 小人貪近利 貪一作耽 遠害即高枕 即一作則 深藏動數旬 動一作動經 秦州雜詩二十首 杜詩卷十七

秦州雜詩

東柯谷 柯一作河 人煙生處僻 處一作少 虎跡過新蹄 過一作踏 風雪夜歸客 夜一作後 柴門聞犬聲 聞一作吠 西枝南村 枝一作溪 好鳥不妄鳴 鳴一作棲 應共山翁語 翁一作公 雨荒深徑菊 荒一作侵 霜重老園梨 重一作熟 寂寞天隅意 寂寞一作寂寂 悠悠實可悲 悲一作非 鳥雀噪庭柯 噪一作鳴 雲山已反覆 已一作亦 虎豹在衡門 衡門一作門衡 城上胡笳動 胡笳一作笳聲 秋風吹漢源 漢源一作漢水 羌童看白帝 羌童一作羌兒 羽檄插黃旛 檄一作檄 請公速發兵 公一作君 莫使傷殘村 傷殘一作殘傷 山頭南郭公 山頭一作頭山 野老才力衰 才一作材 旦暮東柯谷 暮一作夕 秋風正蕭瑟 蕭瑟一作蕭條 禾黍不滿疇 疇一作畦 西成有客到 西成一作成西 鄰舍喜我至 喜一作喜我 問答乃未已 問答一作答問 父老雲我遲 雲一作言 本圖投汝活 圖一作期 已似損秋實 似一作以 拾遺徒自憐 拾遺一作補闕 青雲動高興 動一作動我 幽澗愛微波 愛一作愛此 羨魚情深淵 情一作情不 臨流可垂釣 可一作可以 守拙歸耕田 拙一作分 萬古仰清風 仰一作仰止 清風一作高風 清風明月客 清風一作風清 可以兩相忘 可以一作以可 我生無所欠 欠一作定 惠好有佳篇 惠好一作好惠 清晨有客至 晨一作朝 步屧隨春風 屧一作屐 隨一作隨風 花妥鶯捎蝶 妥一作安 水流魚逐蟲 逐一作戲 盤餐市遠無兼味 盤餐一作飧 樽酒家貧只舊醅 樽酒一作酒樽 肯與鄰翁相對飲 肯一作可 隔籬呼取盡餘杯 呼取一作取呼 伏毒藏深樹 毒一作蠱 羣烏散遠天 烏一作鴉

作[illegible]云[illegible]遊 僕源之地向南不甚寒十月之交草木未落況又山水之幽可以耕其間者頗崖蚤冬筍之類又可以充其田[illegible]腸其清[illegible]人所以舟雖客居遠鄉亦足以遂其樂也 此邦俯要

夏憂紛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 夫一作大 憫然

難久留 憫一作惘乃秦州衝要之地人事紛冗況甫平昔心性嬾不能應接煩處而登臨又无奇山佳水可銷憂兼是砂石之田最為境堦所收微薄又不可以養生是以雖為久留而去之同谷也 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

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石磴落星月高 古詩两頭纖纖新月生石磴纖纖落向曙星 茗荈出雲霧浮 荈雲霧浮 庾信詩茶子暮何浮茶出雲霧也 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言天地雖厚而五穀所容亦終於此而已矣

赤谷 十道志在成州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 李陵詩遊子暮何之 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 蘇武詩相見未有期 晨發赤谷真亭險艱方自茲 艱一作難

亂石無改轍 不以亂石之故而改轍也 我車已載脂 詩我車既攻載脂載轄 山深苦多風落日喜稚飢悄然村墟迫煙火何由追 按地理志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三秦記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曰隴頭流水嗚聲幽咽遥見秦川肝腸斷絶按集公有赤谷西崦人家詩云踡險不自安此云險艱方自茲蓋上大隴山登九回之坂也時童稚苦飢而村墟尚遠四望煙火无所追來而造飯也 貧病轉零落一作飄零 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嗤赤之切笑也古詩但為後世嗤

鐵堂峽 鮑欽止云此篇雙声疊韵体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絶 縹緲皆沼切緲弭沼切縹緲衣裳飛揚貌 硤形藏堂隍 謂山基如堂隍峽藏于兩山之間也 壁色立積鐵 謂山峭如壁立其色黑若積鐵也 徑摩穹蒼蟠 徑之曲蟠而摩天以言其高也 石與厚地裂脩纖無限竹 限一作恨 嵌空太始雪 嵌上銜切空或作孔太始雪謂常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 威遲哀壑底 威遲委曲貌宇与倭遲同韓詩周道威遲毂仲文詩哀壑即虚北 徒旅慘不悅 作恨

徒懷松柏悅永寒長冰橫潘岳悼亡詩我馬瘏矣冰積路
城窟行水寒傷馬骨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
肝肺熱抵弃也弧矢言盜賊興也自盜賊猶發以來生涯抵弃不成家計故憂而內熱也

鹽井漢書蜀多鹽井鹽鐵論之利
又濱以鹽地注巴東新井縣水出地如湧泉可煮以為鹽博物志臨邛有火井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
五斗鹽家煮之不過三二斗刘備林往蜀郡臨邛縣江
陽漢安縣皆有鹽井巴西充国縣有鹽井數所唐明皇時
成州長道有鹽井一所並即汲有賞罰蜀道陵綿資盧
榮梓遂閬普果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
錢八千五十八貫又唐志成州宝
雞元年徙馬邑州于鹽井城置

鹵中草木白鹵說文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草木白言生鹽花也青者官鹽煙
官作既有程程限也陳琳飲馬長城窟官作自有程李榮詣役聲
井歲搰搰搰宁骨切用力貌字或從木非是班子天地篇子貢見漢陰丈人方將為圃鑿井隧而入抱甕而出灌搰
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出車日連連言運載不輟也自公斗二百轉致斛

六千官賣錢只二百可致一牛商賣轉販一石六千倍收其利君子慎止足君子足則知止也小
人苦喧闐小人足則愈貪也我何良歎嗟良乃良久也物理固自然
固自一作亦固物有利則人爭取之此理之自然夫何歎嗟之

寒硤硤侯夾切地名也
行邁日悄悄邁遠行也悄憂也詩行邁靡靡又憂心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
轉絕岸雲門亦秦地名積阻霾天寒積阻言險畏聚于此爾雅釋天風行而雨為霾寒硤
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甫於詩皆以年月紀此已十一月故又云況當仲冬交甫發秦州正當十月故
云漢源十月交自秦至欲後世有所考其行止也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沂泓增波
瀾沂逆流而上也泓順流而下也增波瀾謂仲冬風急也野人尋煙語謂尋火煙乃得野
人也人之語則知路行邁日悄悄此生免荷殳荷胡可切負也殳
之遺象也謂命官在身得脫征役之籍也詩候人荷戈与殳庸朱切古今注戟以不敢辭路難甫雖行路之難猶愈於荷殳之夫所路難也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 謂避関輔之饑而欲適同谷也按集發秦州詩云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是也 神傷山行深 謂經九回坂頗令人傷神也 愁破崖於不得已也 勉強終勞苦 謂此行本出

寺古 謂望見法鏡寺可足忽使人愁悶破除也 婵娟碧鮮淨 鮮一作辭謂竹也玉潤碧鮮孟郊有三婵娟詩謂竹月人也 蕭撼寒籟聚 撼子六切又所陷切蕭撼即零 蕭瑟也盧子諒詩撼〻旁巢 洄洄山根水 山一作石 冊冊松上雨 洩雲豪清晨 洩与泄同言曉雲浴洩而濛籠也 初日翳復吐 朱鬼羊光烟 烟古迴切光也 户牖絜可數 數所主切計也言雲日雖隱映而此寺絜然鮮明可以一二計也 杜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 甫杜荻於此遠眺法鏡遂忘前進及出此山不覺已亭午矣 冥冥子規叫 子規即杜宇也 訶注 微徑不復取 甫雖欲少憩此寺奈聞子規聲起人思鄉里況經陌微窅難以取就一遊於是前邁也

青陽峽

塞外苦獻山南行道彌惡 天下山惟南最多甫自秦適同谷是自北而之南也 岡巒

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迴硤角來 言兩山來峙其兩傍如牛角而來也 天窄壁面削 窄一作穿言峽中天地逼狹而前山峭如削壁然也 磎西五里石 磎与溪同名也縱橫五里 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 日車即日御也為此石所礙側而過也莊子徐無鬼篇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後漢李尤歌安得力士翻日車 俯恐坤軸弱 坤軸即地軸也恐弱不能載若石以其石之高大故也博物志地下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也 魑魅嘯有風 魑丑知切魅明秘切鬼蜀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晨趨城狐風嗥雨嘯昏見一作憶昨憶昨秦州記隴反九曲不知高幾里 高秋視吳嶽 周礼雍州其鎮曰嶽山注吳岳也漢地理志吳岳在汧縣西唐唐隴州吳山縣西北四十五里吳山其頂有五峯後漢志右扶風有吳岳注郭璞曰別名吳山博物志吳山為西岳山在右扶風汧縣指堂圖成皐有関鄭之武牢也 東笑蓮花卑 華山有蓮花峯見蓮峯望忽開注 比知崆峒 薄崆峒山名見聊欲倚崆峒注 超然絕壯觀 觀古亂切相如封禪書斯天下之壯觀 已謂隱寥廓 隱一作掘曹植詩太谷何寥廓 突兀猶趑趄人及茲歎冥寞 歎一作欲按集公於赤谷詩云險難方自茲蓋謂登隴坂之險遂遠眺吳岳之山其勢皆雄峻錐蓮花峯崆峒山比之尤為卑小及此得覽五里石

超然特起可作吳岳已謂像阻盡於是矣豈意突兀之勢隨
人無尽使我嗟歎冥寞之中始知天地寥廓壯觀非一而已

龍門鎮十道志龍門水在同谷

細泉兼輕冰沮洳上聲緣棧道濕沮縣名如切洳羊恕切沮洳濕濕也
閣道謂之棧道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言日短急於奔程也石門雲雪隘
石門謂石峙兩傍如門然蜀都賦沮以石門注云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蜀之險隘古鎮峰巒集旌竿
暮慘澹言屯兵於此旌旗慘澹也風水白刃澀澀色立切不滑也謂水為風漲舟行險澀
如白刃之澀也胡馬屯成皐胡馬指安史之兵屯於成皐輩洛之間也防虞此何及賊也
川峽深山中人以樂箭射之取其尾為卧褥鞍坐氈之用天寒

石龕苦含切

熊羆咆我東咆蒲交切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尒雅釋獸羆似熊黃白文虎豹號我西
號胡刀切魏武帝苦寒行能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戎輕音捷善緣木猿狖之類或云猿之形似鼠而大尾長作金色生
我後鬼長嘯我前豺又啼豺音柴

皆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此紀異也
虹陰氣也孟冬之月虹不見今見於仲冬謂陰勝於陽有臣侵君之象伐竹者誰子竹一作木悲歌

上雲梯上一作抱為官采美箭尒雅西南之美有竹箭焉五歲供梁齊

苦云直幹盡無以充提携充一作應伐竹者采竹箭以輸官供梁齊弓矢之用當時祿山為范陽節度使兼領河東之郡也屬於祿山梁齊南之州也窮於楊國忠國忠為劒南節度使二子為國不事窮兵四夷箭幹為之采尽百姓苦之故也太尒何漁陽驕颯颯驚丞烝或作驚鬨颯如風之四載以討國忠為名颯颯疾長驅來陷兩京天下驚駭也

積草嶺同谷界

連峯積長陰謂草木陰翳也謝靈運會吟行連峯競千仞切鷹隼風貌悽慘石狀變山
見形甸切視也言日光映射一有一無也風嘯林響交颼疎鳩切
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謂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明水縣屬蜀州唐志明
作鳴秦州又有清水縣白日遶隱見遶待礼切更也
旅泊吾道窮窮一作東前注衰年歲時倦衰老之年況當歲暮

之時是以倦於行役小居尚百里百里乃縣城也休駕投諸彦諸彦指縣官也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高言眷愛之情如素相識矣來書語絶妙遠客驚深眷遠客甫自稱荷諸彦眷顧之深令人揣分知驚也食蔬不願餘左思詠史詩貴足不願餘飲河期滿腹芎茨眼中見謂兵火之後觸目皆芎茨草創民未安居雖蔬為微物不忍弃其餘蓋艱難之際飢民不得而食者矣

涅功山按寰宇記雷牛涅功玉仙三山皆在栗亭界

朝行青涅上暮在青涅中涅溢非一時溢乃挺切淖也又乃定切義同阪築勞人功昔傳說版築傅岩即此地蓋為水所陽旧四時常涅溢故以版夾其兩傍而築之也不畏道途永途求一作路求遠只恐反同阪築之人同旧没於涅淤也白馬為鐵驪白馬過山翻為黑色之驪玉篇驪馬深黑色小兒成老翁小兒經此輕捷無所施亦成老翁之拙哀後透却墜後一作徐後墜於此以不能攀援而哀力所窮鹿窮於此以不能超越而死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寄語後來者須是防護無為怨遂而旧没於涅淤也

鳳凰臺臺山峻不至高頂按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乃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之地所謂鳳凰臺上憶吹簫者是也

亭亭鳳凰臺亭亭高貌酈道元水經注蜀水南逕盤頭郡東溪中有二石双高其形若亭亭而南今鳳溪水水上乘蜀水於廣業郡南逕鳳有鳳凰止其上故謂之鳳凰臺比對西康州廣東有康州而此謂之西康者所以別異南康也隋地理志何地郡後魏置南陵州後周改曰鳳州領同谷同谷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西魏改曰同谷後周置康州大業初廢唐地理志成州同谷郡武德元年以同谷置西康州正觀元年廢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西伯指文王以言岐山也蓋公所祚因事感發託與高遠意以漢為不足錄耳文王十年受天命鳳鳴于岐嶽而與王道自文王既沒鳳聲亦息而不聞是詩寓意傷當世賢者不進蓋鳳之為物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喻賢者出處之道也故詩下文以思鳳有雛在上恐其飢渴欲有以飲食之庶其為瑞於世也按周語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注鸑鷟鳳之別名也春秋元命苞曰鳳凰遊文王之郊故武王受鳳書之紀後漢賈逵傳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鳴于岐瑞應圖黃帝時鳳巢阿閣堯時鳳凰來儀周時鸑鷟鳴岐山峻路絶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

上頭上上時掌切登也下上音尚 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 古樂府隴西行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 我能剖心出飲喙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炯戶頂切光也 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 莊子秋水篇南方有鳥其名鵷雛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玄英疏鵷鳳之屬亦言鳳王也韓詩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鳳乃止帝東閣集帝梧桐食帝竹實 所重王者瑞 重直用切尚書考靈曜曰明王之治鳳凰下之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凰是鳥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盜瑞應圖曰鳳王者之嘉瑞蔡邕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凰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 敢辭微命休 高山無母雛乃鳳子也寓言王者為天地万物父母賢者賴之以養時無明王則賢人飢而不食其祿是以飢寒日啾啾甫欲剖心以當竹實以心之流血以當醴泉慰此王者之嘉瑞闕其雛而問之雖微軀不足血也鳳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如賢者非有道之祿不食也 坐看綵翮長 長如字 舉意八極周自天衡瑞圖一作圖讖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坐二元宮洛水之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衛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宋均注元宮名也又曰堯坐中舟与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以授堯 飛下十二樓 漢郊祀志黃帝為五樓十二城以候神人應劭注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河圖昆侖之城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集仙錄西王母所居玉樓十二李白詩曰天上白玉京五樓十二

城是也 圖以奉至尊 奉一作献至尊天子也圖大道也鳳乘鴻獻所以表大道也山海經鳳首文曰德翼文曰礼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腸文曰信義膺文曰仁義 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 蒼頡別外之辞也此乃孔子歎鳳鳥不至之意也 羣盜何淹留 如是則四海清平羣盜咸鳳而思見賢人以致治平之效也尔雅淹留久也 居同谷所作 同谷縣名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同谷圖經隋平于同谷西康以別南康李膺師友論李太白滚離別蜀道難杜少陵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茁原之下也仇池氐建康州同谷屬成州

有客有客字子美 杜甫字子美以客稱者謂寓居也甫自秦州來同谷寄居乃乾元之二年歲在庚子白頭亂髮垂兩耳 乱一作短鬢過耳言其短也 歲拾橡栗隨狙公 橡似兩切櫟實也狙千餘切猴屬食橡栗也按新唐書甫以自給豈非狙公之比乎後漢李昫拾橡子黃帝篇宋有狙公愛狙而養之先誑之曰與君芧朝三而暮四實以自資晉虞預贊流離鄠杜間轉入南山中絕糧拾橡栗而食列

足乎衆俎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俎皆伏而喜注
亨栗也莊子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俎皆怒曰然則
朝四而暮三衆俎皆悅陸德明音義俎公老狙也廣雅云俎猴也司馬云芧櫟子也 **天寒日暮山谷**
裏中原無書歸不得 書或作主中原即中國也同谷係塞郡
亂以來家信不通故云无書歸不得也 **手脚凍皴皮肉死** 皴七倫切
皮折裂也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 已一作獨嗚如字荒胡切歎辞也費玩攷之字書於
乎前王不忘而礼記大孝引詩則曰於戲乎五字通用惜呼嗟戲乎五字通用詩烈文曰於
乎而史記齊燕廣陵王策皆曰於戲小子是於戲前王不忘蕩曰於乎小子是於戲可以爲於乎也
前漢載三王策文則亦爲於戲又於戲字顔師古注於戲讀曰嗚呼嗟於王於戲又後漢岑熙傳美矣岑君
不休哉又於戲字顔師古注云古作於戲今作嗚呼是嗚呼可以爲於戲也又後漢岑熙傳美矣岑君
於戲休茲注於戲歎美之辞見尒雅於音烏戲許宜切則是音義
亦皆可相通也 **悲風爲我從天來** 天一作東甫自傷飢寒不得歸鄉
悲風爲生天爲之感動況人乎
長鑱長鑱白木柄 鑱鋤銜切又士緘切廣韻吳人云犁鉄又
仕衫切即鋭也俗謂之鍤鑱又仕鑒切 **我生託子以爲命** 按鑱以鉄爲斸以木爲
云土具謝任伯云案顔之推訓俗音字鑱柄所以掘地種植乃生
死所係故云託子以爲命也 **黄精無苗山雪盛** 黄精无苗言其飢也廣雅
黄精龍銜草也本草黄精

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黄精當作黄獨俗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
色黄故謂之黄獨飢歲土人掘食以充糧食江西謂之土卵余謂陶
詩云三春澤發苗精一食生毛羽是也 **短衣數挽不掩脛** 衣不至
寒也窮戚叩牛角歌曰短布單衣不及骭此言其
採苗精以雪盛无苗可尋遂尒空歸也 **男呻女吟四壁靜** 如司馬相如家徒四
壁立中无所有男呻女吟飢寒不可忍也 **嗚呼二歌兮歌苦** 閭一作隣
謂放声以歌閭里聞之悯悵況親戚故舊乎
有弟有弟在遠方 一作各一方趙傁詩史云公四弟曰頴曰觀
有占歸草堂曰久客應吾道相隨獨尒來而在荆門詩系云
第三弟豊飄泊江左又有棄兩入行軍六弟宅詩後不同 **三人各瘦何人彊** 謂兵
爲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礼瘦不如孝肥
賊感其意各捨之 **生別展轉不相見** 樂府它鄉各異
縣展轉不相見 **胡塵暗天道路長** 胡塵謂禄山之乱
也詩云道阻且長 **東飛駕鵝後鶖鵝** 駕古訝切鵝七
廣雅鳴鵝鶖鵝鳴也方言自関而東謂之鳴鵝或謂之鵝鳴音何
又音加吳都賦鵾鶴鵝劉淵林注鵝如鶩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蹙

水毒好啗蛇尔雅鵝麋鴈郭璞注今呼鵝鴈蓋鴈類也陶隱居本草
駕鵝大於鴨似人家畜養鵝乘乎輕捷之便而置弟之傍以相見也時甫弟
安得送我置汝傍按集甫有曲江詩云五日人甘作心似灰
云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逢則知祿山之乱各在遠方不得相聚故
託言欲跨駕鵝鶩鵝乘乎輕捷之便而置弟之傍以相見也時甫弟
在山東正祿山所反之地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按集甫有詩云風吹紫荆樹色与春庭暮花落錦故枝風回反无処
蓋傷年老死去弟无処可以尋也亦与此句同左氏傳僖公三十二
年余收尔骨焉
有妹有妹在鍾離地理志濠州治鍾離縣春秋時為鍾離子国
楚地漢縣也按集甫有詩云近聞韋氏妹適
在漢鍾離蓋其夫已歿而夫之兄迎在鍾離也良人早歿諸孤癡釋名婦人稱夫曰
良人癡謂騃駃也
長淮浪高蛟龍怒時甫妹在淮南也十年不見來何時時一作遲
按集甫有詩云弟妹今何在是也
元張嘉延據州作乱
為我啼清晝閭里為之惆悵猶可也猿乃无知之物今為我啼
盖哀傷之至能使无知之物感動則其窮斯為極

矣按李氏宜都山川記峽中清猴哀鳴甚清諸山谷傳其響音泠泠不
絕行者悲之或引西清詩話林猿古本作竹林乃鳥名也背有客自
同谷來籠一翁大如雀色正青
苦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枯樹一作樹枝黃葛古
城雲不開同谷乃古白馬之谷一漢蜀武都郡唐天寶元年更名同谷
武都之山黑水出焉有玄狐蓬尾
梁黃狐立黃一作玄跳徒聊切躍也莊子逍遥遊篇狸狌東西跳
梁春秋潛潭巴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山海經
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
一作百憂集詩小雅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刺賢人不用甫負名世之
材見遺中谷是以感時觸物中夜起坐傷歎不寐古詩云壯士中夜
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龍招不來歸
心是也謝靈運詩朝昏千念集日夜万感盈
故鄉昔屈原不見用於楚懷沙自沉宋玉為之作招魂辭亦冀君來
歸此云龍招不來歸故鄉是知甫身雖寓同谷而冀夢未嘗
忘故鄉也可謂思鄉之甚也
南有龍兮在山湫音秋龍潭也此篇因感龍湫而託言寓意焉古木巃嵸枝相
樛巃嵸盛紅切嵸子紅切樛居虬切木下曲也劉安招隱士篇桂樹叢
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繆山氣巃嵸兮石嵯峨洪慶善補

音龍力孔反從音摠木葉黃落龍正蟄龍蟄喻天子失勢也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蟄蟲皆墐其戶易龍蛇之蟄以求伸也蝮蛇東來水上遊蝮芳六切大蛇也蝮蛇東來喻祿山從山東來借即導泣於涇渭之上也山海經蝮蛇色如綬紋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蛇尔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本草引張文仲云蝮蛇形乃不長頭鈎白尖人犯之頭足貼著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劒欲斬且復休拔劒欲斬如高祖斬白蛇以興赤帝之子故也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思相使切一作怨遲溪壑為而蛇遊時之亂甚矣歎无力以救之也我迴春姿猿尚為有情之物乃若溪壑既非有知又非有情今春姿之妍變秋色之慘足見甫之悲傷龍蟄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李少卿蘇武書曰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於中三年飢走荒山道自丁酉至德二載至己亥乾元二年為一年矣餘見前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肅宗中興所用皆後生晚進之人勳耆如郭子儀尚見齟齬其它可知也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甫傷日月逝矣歲不我与所謂富貴不來年少是也趙傻云七歌其一惜身窮其二

相家窮其三四慨其弟妹其五古城寒雨四山多風中夜窮谷其六蝮蛇遊水上欲斬復休溪壑回春其七長安卿相恨未為皐卨也

萬丈潭

同谷縣作成州同谷縣鳳凰凰潭一名万丈潭在山欲是也窈窕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万丈潭龍之所蟄集

清溪含眞漠

含舊作合按唐咸通十四載西康州刺史趙鴻刻公万丈潭詩曰清溪含宜漠倒影垂蒼蒼出入巨瓜瓟何當暑天過今本寫訛當以瓟本為證有同谷歌曰南有龍亏在山欲是也窅窱萬丈內跼步凌埢塏跼渠六切曲也塏埢各切埢塏潭邊也凌近潭邊使人不敢赋盤圍之中前後无有埢鄂之間許慎注埢鄂端崖也或作鄂亦作鍔古字通用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覓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然根虛無却立謂退則阻石而兩山壁立相對如削成然而攢乎倩虛公同谷歌曰攀緣徑轉迷後隨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雲飛鳥付空勤舊山隅鳴鳴曰万丈潭在公宅西洪濤蒼石山徑岸壁如目見之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立千仞其廣千里倒影垂澹對對舊作頹並徒對切澹閤猶淡沱也集韻作隊水帶沙往來貌謂山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臨水而山醾影在水中也前漢郊祀志逢貝輒拜登遐倒景如淳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孫綽天台賦序或倒景於重溟是也或謂滄瀾瀕瑤池也 **黑如潑環底** 如黃作知陳作環音還 **清見光炯碎** 炯古迥切光也

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 帷一作帳陸士衡詩交葉成翠幄一作疊康泊終南行楓丹杉碧疊旌立旆 **遠川曲通流** 謂仇池川与此相通也 **嵌竇潛浥瀨** 嵌口銜切俗私列切言源泉由此流俗也 **造幽無人境** 天台賦卒踐无人之境 **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遊斯最**

閉藏脩鱗蟄 趙煚云是時深冬而龍蟄也 **出入巨石礙** 石一作瓜 **何當暑天過淮南** 一作何事炎天子時則訓南方曰炎天過淮南 **快意風雨會** 一作快意風雲會方丈之潭龍之蟄藏於此亦以巨石障礙為恨譬君子潛藏動則窒礙於小人良由不得其時苟得其時則風雲會斯可以快意矣應德璉詩欲因風雲會高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劒南紀行所作

發同谷縣 乾元二年甫寓居同谷縣入蜀此詩以下皆公道紀行十首志同谷

漢下辨道正始中立廣業郡

頷白石栗亭後改曰同谷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 孟賢指孔墨以下歷聘也突竈孔也竈孔不至於黑言无暇炊煙也席卧褥也卧褥不至於煖言无寢寐也文子曰墨子曰无黔突孔子无暖席淮南子修務訓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 **況我飢愚人** 人一作夫 **焉能尚安宅** 昔孟賢如孔墨猶不免栖栖況我飢愚豈能安居而坐受其斃按唐書甫居同谷兒女至有餓死安宅 **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 喜一作愛其地僻蓋以秦州要衝懶於酬應接接集公嘗有詩云也 **杏何迫物累** 秦亭冬離秦州故集有詩云漢源十月交十月至成州城故詩以咏秋出凍垣椽華州分憂棄官發華州秋客云仲冬見虹蜺十二月發同谷登劒門是一歲四行役也 **去絶境** 伸直中切心變貌 **一歲四行役** 甫奔走如為物所衝也 **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龍**

即同谷詩云南有龍艸在山也甫時將行停車坎此有所待也廻首尚有眷戀之意 廻首虎崖石 虎崖一作白崖白崖山名在同谷縣官數子錐新相知傾盖便如舊契也 窮交情無舊深 一作錐无舊深知一作金舊情深知甫謂与 老多慘慼平生嬾拙意 拙一作屈 偶值棲遑迹 謂遇勝境即棲息初不問久暫也郭璞詩山林隱遁棲 去住與願違 仰慙林間翮 林鳥尚得休憩而甫奔走无定 仰慙公借別之情必迫於寇掠而迁也按居反有娠於林間之鳥也余觀集送韋宙從事同公詩曰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又曰古来无人境今代横戈豈當時恐為羌戎所迫耶

木皮嶺

木皮嶺在四達記木皮嶺在栗亭東 首路栗亭西 首讀去声謂命車向西行也頗延年北使詩首路踰險難按地理志栗亭在同谷郡東十五里 尚想鳳凰村 在成州東南 季冬攜童稚 童一作幼 辛苦赴蜀門 蜀門即劒門也 南登木皮嶺險難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 遠岫尚知輔佐此山之尊以譏安祿山不知君臣之義而叛也 千巖自崩奔 喻千官奔走以趨王事者也謝靈運詩圻岸互崩奔 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 喻祿山僭稱帝號也後漢張衡華山碑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 仰干塞大明 干一作看塞悉則切大明謂日以喻君道也仰塞大明言祿山自高天下犯国紀而蒙蔽於君也 俯入裂厚坤 言郡縣之地為祿山割據也 再聞虎豹鬬 謂山之深僻可畏也刘安招隱士虎豹鬬兮熊羆咆 曩跼風水岳 謂水之險阻難行也 高有廢閣道 謂棧道也 摧折如短轅 短一作断 下有冬青林 冬青木名經冬不凋今所在有之 石上走長根 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 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絶影碧雞倏忽而曜儀 繁潤聚金碧氣 聡寓意玄宗在蜀而有靈芝之草金碧之氣薦瑞于此也 清無沙土痕 此兩 憶觀崑崙圖 畫一作壚 目擊玄圃 玄圃崑崙山名居成都府因玄宗巡幸之後改曰西京故甫於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成盛言其風物而有取於崑崙也按穆天子傳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温和无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旌南墜形訓縣圃閬風在崑崙閶闔之中 存 對此欲何適 默傷垂老竟 甫傷年老无所歸往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言陸路險阻可畏遂辭之而泛江也莊子達生
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差初加切差池猶佳貌杳窕入雲漢杳一作窅
言逐流而上水勢既高如入雲漢也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言渡之遠也我
馬向北嘶不忘故鄉也古詩云胡馬嘶北風山徯飲相喚言徯尚求侶甫与兄弟隔別反不若
之也元康地記猿与猴臑不共山宿臨曰相呼水清石礧礧礧落偎切古詩水清石礧礧落偎切古詩水清
白灘漫漫漫讀去声沈休文詩歸海水漫漫迫然洗愁辛迫一作悕多病一踈
散高壁抵崱崒崱音欽崒音吟張衡思玄賦嶔崟歷陵之崱崒注山貌洪濤越凌亂臨
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甫遭亂離故忘於羈旅奔走是以有范傍徨倩之志奈何時不見用亦止於再三嗟傷不得其志也

水會渡會一作回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水行瞬息千里不比山行程期有定是以中夜不得休息而奔程也
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動一作當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篙竹刺舡竹也
滑風急手足寒急一作列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既畏舟就陸復陟万盤之巘其勞可知也回眺積水外回一作出外一作石始知衆星乾乾音干燥
也初疑天与水相通及登巘回視積水之外乃知星乾不接於水也遠遊令人瘦古詩思君令人瘦衰
疾慙加餐陸行一上一下升降困頓苟不強飯何以支衰疾乎古詩努力加餐飯

飛仙閣

土門山行宿土一作出微徑緣秋毫一作徑微上秋毫言徑路之細也棧雲
閬干峻言棧閣之高勢凌雲也閬干多也梯石結構牢萬壑敬疎林林一作竹
積陰帶奔濤積陰謂積水也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莊子齊物
喬木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作則万竅怒號歇鞍在地底言下閣道而少憩也始覺所歷高
往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魏武帝苦寒行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浮生有定
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汝一作尔謂為妻子所累也

五盤

五盤雖云險（謂棧道盤曲有五重也）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道一作閣）俯映江木踈地僻無網罟（言可避亂也）水清至多魚（家語入官漸水至清則无魚甫因所見而反用之也）好鳥不妄飛（陶淵明詩鳥倦飛而知還甫自傷奔走曾好鳥之不若也）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鬬（謂安慶緒尚機陝洛也）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亡壚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陶淵明詩吾亦愛吾廬）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絶壁無尺土（按地理志施州清江郡春秋巴国之境七国時楚国巫郡之地隋煬帝置庸州尋廢置清江郡唐為施州領清江縣清江水自龍門鎮而下兩傍山壁立无一尺平地）長風駕高浪（高一作危浩く皆讀上声水貌）危途中縈盤（縈盤一作危途）仰望垂線縷（言閣道之細也）滑石欹誰鑿（諸葛亮想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浮梁

鬼相柱（杜詩緻切謂以木為橋梁也方言造舟謂之橋梁郭璞曰即今浮橋也）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一作過飛雨謂石之欹浮梁之鬼皆進行之地故目生眩頭生風矣）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言經此險惟恐其墜不敢自保百年之壽也）飽聞經瞿塘（瞿塘峽在峽州）足見度大庾（大庾嶺在虔州）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數其所切計也瞿塘之峽大庾之嶺雖為險不甫至此恐懼若屈指數險阻之處當從此始也）

石櫃閣

季冬白日長（一作冬季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謂反照也）蜀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江文通詩崦山多奇石靈草海濱饒奇石）石櫃曾波上（曾与層同謂閣道跨于層波之上傍有石形似櫃也）臨虛蕩高壁清暉回羣鷗（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暝色帶遠客（謝靈運詩林鄰帶暝色）羈栖負幽意感歎向絶迹信甘孱懦嬰（孱鉏山切懦奴卧切懦弱也）不獨凍餒迫（甫感此絶異之迹傷為妻子所嬰累不獲幽隱故也）優游謝康樂（謝靈運襲封康樂公与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放浪陶彭澤

陶潛字元亮爲彭澤令乃賦歸去來吾衰未自由（由一作安）謝爾性有適（有一作頗一作所）謝靈運陶元亮優遊放浪无所繫滯今甫未能自由比於二子適性之樂頗有感焉

桔柏渡桔居質切而廟存唐書云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見於利州桔柏屬利州也王洙云桔柏乃文州嘉陵二江合流処也余按地理志文州古氐羌之曉漢開州桔柏津則知桔柏屬利州也西南夷置陰平道蜀後主建興七年諸葛亮定之鏈會伐蜀姜維來請備陰平橋頭即此渡也

青冥寒江渡駕竹爲長橋青冥高遠之貌言嘉陵二江合流之津駕竹爲橋以渡之也竿

濕煙漠漠（一作竹竿濕漠漠）江永風蕭蕭戰国東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連筏

動嫋娜嫋奴鳥切娜奴可切梁益記以竹索爲橋亦名繩橋征衣颯飄颯

急流鴛鷺散鴛鷺喻舟舩因急流而散亂之也絶岸黿鼉驕或謂黿鼉喻橋梁也橫絶於岸而驕壯也西轅自茲異謂整轅西向成都也東逝不可要要与邀同謂東行可以下渝合二州也高通荆門路謂荆門軍東西之路自此而判矣盛弘之荆州記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北山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隅會滄海潮孤光隱

顧盼遊子恨寂寥無以洗心曾謂无物可以寫憂也前登但山椒登一作路山椒謂山脊无草木也繹名山頂曰冢亦曰椒賈雅土高四隋皇曰山椒謝靈運詩松駕登山椒劒門按地理志劒州劒門縣在川東北五十五里有眾山亦名大劒山有姜維拒鍾會故壘有劒閣即張載作銘所蜀都賦緣以劒閣刘淵林注劒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由此故以門名皆有閣道在梓潼郡東北蜀之險隘蜀主多之先從開明上到雒五丁力士所造秦惠王時始通李特送流人至劒門其路四韻大息曰劉禪有此形勢而東手於人乎遂階謀割屬華陽国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爲飛梁閣道即古劒閣道灌元水經注曰大劒戍至小劒三十里連山絶險飛閣相通謂之閣道柳宗元銘并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爲門環于蜀都

惟有天設險易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国劒門天下壯作閻言山石康利如劒乃天設之險爲天下之壯也連山抱西南石角在北向此言地形魚腹而趨中原自然之勢觀劒門南而石角北向則有面內之義也兩崖崇墉倚言古有二山之高也詩其崇如墉倚如刻畫城郭依山以刻畫然一夫怒臨關關一作門百萬

未可傍傍一作仰傍莫向張孟陽劒閣銘一人守隘萬夫趑趄也蜀都賦一人荷戟萬夫莫向張孟陽劒閣銘近也
原珠玉陳鮑昭玉帛岷峨氣悽愴岷謂青城山在成都之西峨謂峨眉山在成都之西南路二皇
五帝前雞犬各相放後王尚柔遠書柔遠能邇職貢道已喪蜀猶為西蜜之地自二皇五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乎中國未嘗稟天子正朔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遂修臣職以貢奉中國金帛職貢而太古淳朴之大道已喪矣方秦之鑿二山之氣為之斷絶可今人悽愴是以王帛始走獻于中原矣至今
英雄人高視見霸王王于呪反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謂公孫述劉備之徒也吾將罪負宰莊子齊物論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意欲鏟疊障鏟楚産切平鐵也後世英雄之君視其險阻不免并吞割據竭力戰鬪雖肯廉讓而不爭乎如公孫述劉備李雄孟知祥之徒皆乘中國有亂起而據之原夫爭端皆由眞宰自剖判以來有此危峦疊障之險故英雄始割據其地用將欲罪彼天工而鏟其險阻也恐
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默一作黯恐當爾宗中原未平之日偶後有為割據之禍者是以臨風惆悵而歎之慮也

鹿頭山唐地理志鹿頭山在漢州德陽縣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唐高崇文擒劉闢于此亦有関以

鹿頭
爲名

鹿頭何亭亭亭高貌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甫望成都如飢渴之欲飲食又至鹿頭山已斷絶下視成都沃野千里豁然舒懷其慮慰其飢渴之望也遊子
出京華一作咸京遊子甫自謂也劒門不可越張孟陽劒閣銘推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萬仞又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甫自京華至秦亭自秦亭來遊成都山鎮重複險阻艱難而喜也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若恐中途委棄不謂能越劒險以及于此得遇平闊而喜也天下謂魏蜀吳三分天下
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謂肅宗中興天下已一家矣記禮運雲雷失雙闕双闕謂大內之宮也以天下既一家皆爲臣屬故所僭擬天子之闕不復見矣或曰雲端有以劒門鹿關之險果何用哉悠然想楊馬繼起名肆兀肆即兀坳肆兀高貌有文令人傷文一作才楊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有文貌遭其時也何處埋爾骨左氏傳吾見矣或曰雲端有以劒門鹿關之險果何用哉悠然想楊馬繼起名肆兀肆即兀坳肆兀高貌有文令人傷文一作才楊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有文貌遭其時也何處埋爾骨左氏傳吾見其墓顧用於漢用至此追思二子亦沽已之不收不得志也慘澹豪俠窟謂此地出豪俠之士負特豪氣俠助人之急雖也鄭葉詩京華遊俠窟杖鉞非

老臣宣風豈專達此州最為難治儻兼得老臣宣布天子之風化得以專達其事不見掣肘於朝廷安能鎮
乎冀公柱石姿異公天寶公以三公
周官兹緝三公論道經邦斯人亦何幸公鎮餘歲月是時冀公以三公論道之職復有柱
石之才尹鎮此邦已餘歲月矣乃成都之深幸甫喜遇之故有斯人
亦何幸之句或謂冀公為尹尚有歲月之期斯人之所以幸也此句
可以見子美初來成
都非為嚴武而來也

成都府

西路蜀州也成都府劒南

弊弊桑榆日桑榆謂冥景也桑榆乃柔肥之木喻老年料理朽
也陶潛歸去來辭景弊以將入顏延年秋胡詩
物色桑榆時照我征衣裳日薄桑榆而其光弊以止足照我衣
裳而不能遠照以喻明皇以太上皇
居西內也阮嗣宗詠懷詩
灼灼西頹日餘光照我衣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成都偏在
西故云一方古
詩各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言非故国也曹植詩不
見舊時老但覩新少年未卜見
故鄉故鄉謂長安也大江從東來遊子去日長去日黄魯直作日月
城填華屋曾与屋豪家多也淮南墜形訓崑崙墟中有曾城九重季

冬樹木蒼言地煖草木不凋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發同谷赴劒南至是月方抵成都也喧然
名都會前漢地理志此一都會也吹簫間笙篁間居見切一作奏言其俗樂也信美
無與適此邦信美矣但甫自恨无所歸往也王粲登樓賦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側身望川
梁冀知已者有所利濟也張平子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鮑照登翻車峴詩四望極川梁鳥少雀鼠微物夜各有歸於巢而甫香不得歸中原傷已鳥雀之不若也初月出不
高喻肅宗初即帝位也衆星尚爭光喻史思明之徒尚与天子抗衡也自古有羈旅
我何苦哀傷自古賢聖之不遇如孔子孟子之流託迹侯国所是以卜居於院花里也不能免況甫乎此乃自寛之辞時裴冕尹成都甫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西郊

時出碧雞坊梁益州記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雞坊按前漢王褒傳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又後漢南蛮傳越巂郡青蛉縣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注引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西

郊向草堂裴晃鎮成都爲甫卜築草堂於西郭完花溪上市橋官柳細後漢公孫述傳述慕敢死士五千配延岑於市橋擊破吳漢注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市星橋檣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成都記市橋水中有石犀華陽国志石牛門曰市橋下石犀所潜淵也爾元水經注益州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寰宇記市橋在益州之西漢舊州在橋南因名焉江路野梅香市橋江路皆草堂所經之地也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囊檢或作減非是無人覺來往覺一作競或又作与踈懶意何長

所思

苦憶荆州醉司馬崔公淌自吏部而謫荆州司馬崔公好飲故以醉爲戲也謫官樽俎定常開官一作俎一作酒九江日落醒何處九江在尋陽郡按荆州記江出岷山其源若蘼谷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蒲江縣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寧十里名南江初在犍爲与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与洛水合東北至巴郡与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与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与沔水合至尋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無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海也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漢武帝至九江郡鄭卬云九江禹貢在荆州一柱觀頭眠幾回一柱觀在荆州按渚宫故事宋臨川王義慶代江夏王鎮江陵於羅公洲上立觀甚大而唯一柱十道志一柱觀荆州羅公洲臨川王起衆梁幸一柱麟角類事江陵臺甚大唯有一柱衆梁共之梁刘孝綽江津寺刘之遴詩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二休臺是也可憐懷抱向人盡言傾懷以相待也欲問平安無使來使所吏奴從命者故憑錦水將双淚好向瞿塘灩澦堆公所居院花溪亦曰濯錦江也荆州記灩澦如馬瞿塘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盖舟人以爲水則

卜居

乾元二年歲在己亥冬暮甫至成都明年改元上元歲次庚子公年四十九劒南節度使右僕射兼国公裴冕爲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以居焉詩所謂主人謂裴冕公或以主人爲嚴武非也草堂在江上錦官城西万里橋左浣花溪前按集有寄題江外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断手宝應年是也

浣花流水水西頭流一作之主人爲卜林塘幽並見題注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崔豹古今注蜻蜓一名蝴蝶色青而大者是也一雙鸂鶒對沉浮臨海異物志鸂鶒水鳥毛有五色食魚虵常在溪中无毒采東行萬里堪乘興蜀有万里橋在浣花溪東昔諸葛孔明送吳使至此

日万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也須向山陰上小舟山陰縣名語林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乘興撐舟經宿方至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尽而返何必見戴也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乃一作及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黄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雨无破塊然飄風暴雨有害於物非所謂好雨也故子美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无声為佳矣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蜀城人以江山明媚錯雜如綉故呼為錦官城梁簡文帝賦得入階雨詩漬花枝為重

春水生二絶

二月六夜春水生孫權傳春水方生公宜速去門前小灘渾欲平灘一作瀨鸕鷀鵁鶄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多而喜公語之以与汝曹俱眼明則可謂与物委蛇而同其波矣古詩云兩目增双明是也鸕鷀鵁鶄見水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蜀禁當之俗語南市

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茅簷傍

江畔獨步尋花七絶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生詠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斛斯融吾酒徒經旬出飲獨空牀以出飲之故其家所獨寢之床遂空也稠花亂蕊裏江濱裏一作裏行步艱危實怕春實一作獨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言當春色之盛惟詩與酒尚可以驅役未須料理白頭人自謂也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梁益記少城張儀所築左思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舍商賈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貨山積綺麗星繁注少城小城也在城西市在其中

酒開金盞盞盃一作鐏揚雄傳贊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焉喚取佳人舞

繡㡠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嬾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映淺紅（映一作愛）

黃四娘家花滿蹊（蹊一作溪非是）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欲死（愛一作有欲一作索）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葉一作蘂）

丁香

江頭五詠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墊都念切下也）細葉帶浮毛踈花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噴蘭麝中休懷粉身念（言丁香結實則墮於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爾惜之詩麗春絕衆卉）少須顏色好多謾枝條賸（賸與剩同）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重（一作希如可貴重）却怕有人知

梔子（本草云梔子一名木丹一名陶隱居云梔子前剪花六出剖房七道）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相和紅取風霜實（名山志樓石山多梔子其色可以染帛其實經霜則紅此物最有用也）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謝宣城詩有美當塔樹霜露未能移還思昭水綠君家無曲池梁簡文帝詩云素花偏可愛的的半臨池）

鸂鶒（前注）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妄悵望失水任呼號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鸇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綴行堦前一作庭前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梁霑汝在作意莫先鳴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以白茅覆屋也緣江路熟俯青郊檻林凝日吟風葉歷攷諸韻皆無檻字惟蜀中多此木詞之蜀人相傳以爲位宜切按王荊公絶句所謂濯錦江邊木有檻位宜切爲是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檻木易成而可新美蔭而不害按集公有憑何少府覓檻木栽詩云飽聞檻木三年大與致溪邊蔭是也籠竹和煙滴露梢籠力鍾切蜀有竹名籠籠歌曰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墮無心作解嘲墮舊作慢楊雄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壓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蜀相諸葛武侯廟在錦城西南漢昭烈春秋其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本傳亮躬耕

隴畝好爲梁甫吟先主也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先主於永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冊亮爲丞相録尚書事先主於永安疾篤召亮屬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勅後主曰汝与丞相從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主曰汝与丞相從事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天下之計十二年春亮悉五年率諸軍北駐沔中臨發上表曰先帝不以臣卑鄙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与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二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魏鎮西將軍鍾會至漢川祭亮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翠清献公玉壘記曰植按集公有詩云蒼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此正所謂栢森森也華陽国志成都西城故錦官錦工織錦濯江中乃鮮明他江不如蜀之錦江魚涎能鮮明錦緑蓋濯錦以魚浣布以灰故公詩用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錦官猶地志州縣鹽官鐵官攷公一曰蜀城江山明媚錦華如錦城一曰錦織人貢曰錦官城映堦碧草自春色江文通別賦春草碧色隔葉黄鸝空好音空一作多此皆傷其人之不見也詩魯頌懷我好音古詩黄鳥鳴相

追咬三弄好音王僧三顧頻繁天下計東亮表頻繁省闥出
達詩揚園流好音 憨六軍餘見題注
忠陛下之 兩朝開濟老臣心兩朝言先主及其子禪曰後主也亮表云
戰分也 出師未捷身先死捷一作戰見題注 長使英雄淚滿
襟諸葛制八陣圖欲合一天下未及出師一戰而死故英雄之
士皆傷悼之向使亮未死則吳魏豈能保有其土地者哉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謂有肺疾也 豈有文章
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詩賓之河之干岑注干涯也 竟日淹留佳
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
看藥欄

有客

患氣經時久謂有肺疾也 臨江卜宅新謂結草堂以
俗古詩喧卑厭俗居 秘詩山江撓詩山路自疎快 有客過吾宇呼兒正

十一

葛巾諸葛亮葛巾羽扇指麾三軍 自鋤稀菜甲小摘爲情親言蔬不
小摘足見其重客也物虫微出於力多爲客
之所致謝靈運求嘉記以小摘供曰

爲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謂結草堂于浣花溪
上无塵俗之氣出 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落一作墜卜宅從茲老爲農去國賒賒遠也遠
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晉葛洪傳洪自稚川從祖玄吳時李
道得仙号曰葛仙翁其鍊丹秘術悉

梅雨

江南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

南京犀浦道南宗至德二年十二月以蜀郡爲南京犀浦乃成
都屬邑成都記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壓水
怪因以名縣今本犀作西非是 四月熟黃梅周処風土記夏至雨名黃梅雨沾
衣服皆敗黴坤雅江湘二月四五
月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濕其
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 湛湛長江去沉
詩湛二長江水 冥冥細雨來楚辭巫咸原九章雷填二兮雨冥二
上有楓樹林 隋煬帝江都夏詩梅黃細雨麥秋

橫楓葉蕭蕭二江水平芧交踈易濕謂以言交覆屋也雲氣務密難開竟日蛟龍喜蛟龍以水漲故喜也廣雅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甕能吞人龍屬也盤渦與岸迴渦烏禾切盤渦乃水之蟠聚而回狀者故与岸迴旋也郭璞江賦盤渦谷轉注參濤山頹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二上有市風俗通云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潔然後到市也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庐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地僻嫌衣裳擇柳枝枝弱梓許居切字正作拒梓柳唐頌陶作拗柳樹樹香樹二唐頌陶作對二鸕鷀西日照曬翅滿魚粱此詩樂田舍在清江之曲草深地僻无干戈之亂又有梓柳之木枇杷之果可以棲息鸕鷀水鳥能捕魚曬翅在於魚梁之間而无驚擾也杜把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床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尔雅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

容易技船頭技一作挾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清江抱浣花溪也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來一作歸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基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此用嚳射墾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棊稚子敲針作釣鉤言江村之居得与老妻稚子適情乎棊釣以自樂其清幽形之詩皆寓意於草木鳥獸之類不必別爲曲說以肆穿鑿也按集公有進艇詩云畫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亦泳江鄉之樂也東方朔七諫篇以直鉤而爲鈎与又何魚之能得多病所須惟藥物一作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軀此外更何求何一作无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石犀行 成都記石犀在李太守廟內蜀王本紀江水爲害屬守冰作石犀五枚二枚置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二枚在州記犀其毛如豕蹏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三犀當作五犀流傳之誤也或謂用止言三犀当五豚所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所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至宵迄今蒙福自古雖有厭勝法 厭壹涉切漢高帝紀注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 天生江水向東流 向一作須襄陽白銅鞮歌漢水向東流 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 蜀都賦經張儀築少城在大城西成都記張儀樓在城南高一百尺南史始興王与桑仲能登張儀樓商略前言往行 今年灌口損户口 灌口一作灌注寰宇記彭州有灌口鎮鎮西有玉女

祠祠西有李冰廟李膺益州記清水路西七里崖口古所謂天彭門也 此事或恐爲神羞 李冰刻石犀以厭水精立石人与江神約人豪其利以厭勝之術然此術雖古有之亦不可謂之正道水東入海乃不至泛溢李冕謂王道正則百川理皆有石犀能使水循理耶蜀人誇此事傳於千載之下謂水果不能近張儀之樓以水与江神要盟言其必有徵何爲今年灌口之災復至於户口耗損以爲神羞此必不然之謂也書武成无作神羞 終藉隄防出衆力 終藉一作幾築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三犀當作五犀 鉄訛只與長江逝 鉄先王於旱乾之時以人工作爲隄防以御其溢此正道也彼石犀之說詭怪不經果不足信矣 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瘵側界切謂一元之氣唯在宰相得其人而調和燮理之則自无洪濤之災矣晉木華海賦昔在帝嬀巨唐之代天綱淪墜橫爲彫瘵洪濤瀾汗万里无際 安得壯士提天綱梁沈約詩安得壯士提振綱紀自然水土平治犀之怪誕可捫捧 再平水土犀奔注甫欲得壯士提振綱紀自然水土平治犀之怪誕可捫捧 再平水土犀奔注甫欲遁不敢倫乱于有位之世矣玄宗時用李林甫韓國忠爲政致有滔天之禍其亦石犀之擅虚名者乎甫託意黙之

石筍行 蜀者經石筍街乃大秦寺之遺址毀宇樓墜成以珠宝飾之爲一代之勝槩後遭兵火而廢或

遇夏秋霖雨里人猶拾玉珠異物前蜀丞相諸葛亮命掘之俯觀方驗側隱其旁有篆字曰蚕叢氏啓國於斯蜀之碑以二石柱橫理連接鐵其中歷代故不可毀復鐫四字曰蜀獻燭燭時人莫能曉推孔明默悟斯旨令左右瘞之後主李雄召丞相范賢詰其所司再掘而詳之賢議曰然厥字如其理各有所主玄子歲燭字可記主其水災寅卯歲厥字可記主其火災申酉歲燭字可記主其年事推之應驗符響又云蜀之城壘主隅不正以景測之石筍於南北爲定悉所偏斜按石筍在衙西門外惟百五十步二株双蹲一南一北北筍長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筍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尺南筍盖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筍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 陌一作街蹲徂尊切踞也杜光往往陷作土穴如水湛然以竹側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无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碾地忽陷亦側而不能陡父老云見此孽矣此亦其異者固有海眼之說華陽風俗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筍焉天邦之植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溢四

傳是海眼老一作來遠 豈辭蝕盡波濤痕 成都記距石筍二十步有石筍一株挺然獨立高丈餘圍八九尺餘見題注 古老相

方之人有來觀者則奇而怪之雨多往往得琴瑟按張揖廣雅瑟琴碧珠也蜀有胡人於此立寺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裹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墮地今有基跡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異物成都記石筍及林亭沙石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栗者或有細孔可以絲貫此事恍惚難明論

石高丈餘重千鈞爲墓誌惜哉俗作墓墓一作冢立石爲表今仍存揚雄蜀本紀蜀王薨五丁立大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筍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詩駿奔走在廟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

見本根成都父老相傳天以是石筍鎮海眼每遇雨過往往有小珠或青或黃人多得之上有古篆紋理翳隸為波濤所溜之痕甫意謂此石必是古者鄉相墓前表識後世妄加綠飾謂爲海眼以蒙蔽愚俗聖言君小臣媚天子蔽覩聖德遂使政化錯繆失国家之大躰而已晏然処高位受天子厚寵安顧朝廷之傾危乎此詩誡祿山国忠以徵賤小臣蒙蔽玄宗致有天宝末年之禍然其誣辞謬語君子所當致察石筍之擅虛名後世不審其由駿奔以祭之謂有神靈以獻水災儻非杜甫高識明其不然欲得壯士擲奔天外使人見其本相不至疑惑幾何不淪乱天下如祿山國忠之所爲乎向俾玄宗有杜甫之先見斥逐二人投之遠裔則天宝之禍庶其息矣或曰此詩作於上元元年是時李輔國以內小臣而連結張后肅宗信任之擅權之迹甚彰故甫因賦石筍而譏李輔國也

二

杜鵑行華陽風俗録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鵲而羽烏声哀而吻有血古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声者則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以農事成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時荊人鼈令尸浮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爲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人遭洪水開明爲鑿通流有大功望帝遂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皆曰帝號復稱王又曰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云宇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三月子規鳴故蜀人悲子規鳥按蜀記昔有姓杜名宇死俗傳化爲子規鳥一名鵑蜀人聞子規鳥皆曰望帝遂於鵑宇加杜姓謂之杜鵑又直謂之杜宇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時祿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蜀既失帝位杳何又弃骨肉而孤寓他邦異時諸王公主皆爲賊所翦滅豈非杜鵑化而似老烏之比乎餘見題注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喘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

月五月偏號呼 号平聲 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
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盖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
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
毀羣臣趨 詳觀此詩盖爲明皇感歎者也杜鵑蜀帝也國亡身死
悤而化爲杜鵑每生子寄居百鳥之巢百鳥之爲哺
飼其子常以四五月悲鳴流血染山花其色殷紅號爲杜鵑花然其
聲哀悤者豈非若訴国亡而身摧殘變而爲禽耶記言肅宗即位靈
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乃用李輔国謀遷之于西内由是明皇悒快
不得意而崩其亦不免於悤傷乎甫之言頗有深意讀者可致思焉
然甫之此篇蓋亦原於鮑照行路難有曰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
幸頭四顧望但見松栢荆棘欝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
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毛羽憔悴似人髣髴飛走榛間逐蟲蟻豈
憶往時天子尊念此死生変化非常理心中惻愴不能言是也

三絶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 前一作去 今年開州殺刺史 鮑欽止云崔寧傳所書山
賊也前年渝州殺刺史謂段子璋陷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
道之反有乘乱者開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師古云步
將吳憐殺渝州刺史刘士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卒翟封
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二説不同並兩存之 君莫盜

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兩川盜賊乘隙而起虎狼
亡上下之分以爲甚於豺狼是以有吳楚之逆也 喻盜賊也劇甚也甫疾其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 魏志姜維出駱谷圍
長安即此谷道也屬
整至十道志駱谷道山西南界入洋州路 自說二女齧臂時 史記吳起與母齧臂
弟少負微及飛燕見召與女弟齧臂而別 而別世説趙飛燕姊
隨玄宗入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饑困蜀亂勤盡甫聞
其説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回頭望蜀而哭痛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毀前兵馬雖驍雄 驍堅堯切 縱暴略與羌渾同閭閻殺人漢
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吐谷渾西羌之種也殷前兵馬乃王
擾時天子命陸珽以三千
者之師奉辭伐罪以弔其民秋毫無
蜀掠婦女其殘暴更甚於羌渾百姓怨之甫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
毀前之兵撥動良民若此豈
所謂王師弔民伐罪者乎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 賀知章字季眞吳曠
誕放自號四明狂客 號爾謫仙人 子豪李事集
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
曰李白自蜀

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歎極口號爲謫仙人又曰公非人間人當非太白星精耶於是解金貂換酒盡醉而歸**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元和中范傳正作墓碑曰賀知章見其烏帽曲襟歎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知章言白於明皇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賜食帝爲調羹殿奏召供奉翰林**文彩承殊寵流傳必絕倫**帝嘗召白爲樂章白已醉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龍舟移棹晚**明皇泛舟于白蓮池召白作叙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按集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正謂此也**獸錦奪袍新**獸錦謂錦織成獸文也白外傳白作樂章贈以錦袍又見宋之問傳**白日來深殿**李陽冰草堂集序天寶中詔就金馬門降輦步迎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置于金鑾殿**青雲垂兩後塵**言士大夫多居其後蓋白之驟遷也**乞歸優詔許**天寶中白爲高力士所譖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遇我宿心親**甫與白有夙契故遇之相親厚也白生於長安元年辛丑甫生於開元六年戊午按集公與白交情夙契可見矣集有詩云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壚又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是也**未負幽棲志**言欲隱也**兼全寵辱身**言白初蒙寵眷今被讒辱是故欲隱以全其身也**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眞醉舞梁園夜**言白昔与甫同游梁也時与適游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按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乃梁園故地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兎園是也**行歌泗水春**言白昔与甫同游山東也**才高心不展**言其才太而難用也**道屈善無隣**言其道否而不遇也**處士禰衡俊**言白之俊似祢衡也衡傳黄祖長子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辛毘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无加點**諸生原憲貧**言白之貧如原憲也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上漏下濕筐坐而弦子貢往見憲曰嘻先生何病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学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稻粱求未足**言尋未充其志反遇謗謗故傷之也**意氣傍何頻**意於記切言白養里切本草久服輕身益氣後漢馬援傳援征交阯載薏苡種還人諧之以爲明珠文犀按此言永王璘反而諧者以白爲參焉而与謀故用取喻白之遇讒也**五嶺炎蒸地**白被譖流夜郎地与廣南五嶺相接故云炎蒸南康記大庾嶺是爲五嶺蘇軾指掌圖曰五嶺自衡山之南一山東窮于海其南瀕海之地古荒服秦置三郡漢分九郡曰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崖皆在此地焉**三危放逐臣**三危在西故以比之竄也**幾年遭鵩鳥**白之遭謫故比之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有鵩飛入誼舍乃爲賦以自廣**獨泣向麒麟**白之不遇故比之孔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何依盛誌祥記麒麟者仁獸也壯曰麟牝鳥曰鳳牡曰凰和

先還漢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持節不屈而還漢此以辟秦隱居上洛商山此以公比白之不從永王璘也醴而辟行也梁獄上書言尼陽見怒於梁孝王下獄鄒陽遂從獄中上書也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此言白用蘇武黃公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濵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言白之才器當蒙上知而恩波頓隔不与白雪明其罪故甫欲乘槎為之問天何河論語孔子使子路問津故宋之問明何猶明何可望不可親頓得乘槎一問律是也狂夫唐舊書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挽江與田畯野老相狎蕩檄武過之有時不冠而見眞所謂狂夫也萬里橋西一草堂一或作新百花潭水即滄浪成都記杜員外別業在百花潭外其水清可比之滄浪也風含翠篠娟娟靜翠篠謂竹也雨裛紅蕖冉冉香裛於汲反紅蕖謂荷也厚祿故人書斷絕議交態薄也恒飢稚子

色淒涼欲填溝壑唯疎放言失其所也自笑狂夫老更狂甫之見弃於朝廷以疎狂故也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至德二年以蜀郡為南京北望傷神坐北窓坐或作卧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蛟蜃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物理好偶出乎自然所有瓷罌無謝玉況甫於老妻稚子乎茗飲蔗漿攜所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宋玉招魂臑鼈炮羊有蔗漿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前一作邊野老甫自謂也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潭即百花潭也賈客船隨返照來賈音古返照夕陽也長路關心悲劒閣甫思念來去之路劒閣棧道險阻之難行也梁益州記劒門山勢連絡限蜀為阻片雲

何事傍琴臺事一作行意之何也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与文君貰酒
處今海安寺是也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琴臺即相如与文君貰酒
浣花溪比因梅福變大魏二十口蓋以鄉豪也王師未報收東
故公自注
得称城闕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京洛言長安与洛陽也賦客指
班張也長安則班固所謂西都張衡所謂東京皇長安洛陽則班固所謂東
都張衡所謂西京洛陽也後漢志東郡東武陽注有琴臺二一曰皇鄉臺
已昔山濤與阮籍為神交前不識形跡以神交而
已班固幽通賦覺覺與神交言思鄉之甚也成都記有皇鄉臺王秀所
築益州記昇仙亭夾路有二甚臺一曰皇鄉臺
明日暮廻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遣興

千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
地里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慙無見汝期
期一作時

比鄰

明府豈辭滿明府甫蓋有所指也郡所居曰府明者嚴明之稱
辭滿謂任滿辭去也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
卒謂之明府謝靈運還舊園詩辭滿豈多秋謝病不待年藏身方告勞言乞養閑也
詩不敢告勞青錢買野竹趙傻云青錢蜀人
之語謂見錢也白幘岸江皐岸幘謂頽其巾也以
言意氣自若示願散劉隗岸幘大
愛酒晉山簡此以山簡美明府之嗜酒也晉山簡字季
倫濤之子鎮襄陽惟酒是耽每出遊多之
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能詩何水曹此以何遜美明府之善詩也梁
何遜字仲言沈約愛其文謂遜
曰吾每讀鄉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仕梁為水部
負外郎文章與劉孝標並見重於世由謂之何劉時來訪老疾
步屧到逢蒿屧悉協切履也高士傳張仲蔚平陵人常居
蓬蒿沒人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栗一作粟慣著賓客

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言忘機也秋水纔深四五尺纔一作雖野艇恰受兩三人艇別本作航莫趕堅作艇音平声方言艇小舟也白沙翠竹江山暮山一作村相送柴門月色新一作相對籬南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籬茅舍過人不知幽花敵蘭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甫自謂也殘鐏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數邑角切屢也此所追隨者豈非前詩所謂錦里先生者乎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四一作三胡騎長驅五六年一作六七年公因避乱入蜀也草木變衰行劒外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兵戈阻絶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司徒乃李光弼幽燕安史巢穴也乾元二年十月李光弼及史思明

戰于河陽上元元年六月李光弼及思明戰于懷州敗之乘勝席卷幽燕也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望李光弼之深也光弼爲檢校司徒追收河北宝應元年進封臨淮王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并州太原也乾元中李光弼徙河陽王思礼代爲河東節度使是時悪兵部尚書其後加司空則八哀詩稱之以司空王公是也上元二年思礼已薨幾時通薊北謂平安史之乱也當日報関西謂長安以西也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屈原有招魂篇

寄楊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鮑欽止云段子郎廣州段功曹也楊五長史蓋自桂徙廣段子從之

五嶺皆炎熱前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顔師古曰西自衡山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標名則有五嶺焉

陸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柱陽騎田嶺九真都龐嶺臨賀前浩嶺始安越城嶺是爲五嶺宜人獨桂林史記始皇略地爲桂林郡韋昭注今鬱林是也後漢志鬱林郡本秦桂林郡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賁禺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賁禺即今之南海番禺陳藏器云桂林因桂得名桂樹椎椰象州最多梅花萬里外大庾嶺從嶺以南際海盡有桂樹謂之梅嶺去長安万里昔范蔚宗與陸凱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蔚宗并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是也雪片冬深聞此寬相憶爲邦復好音言邦人稱美之也詩魯頌懷我好音江邊送孫楚此指言叚子也晉孫楚嘗爲驃騎將軍石苞參軍苞以比之也遠附白頭吟古樂府有白頭吟篇言人相交不能有終多喜新而厭故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其後遂入樂府

逢唐興劉主簿弟 唐志唐興屬遂州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亥宗開元二十九年改天宝至十四載安祿山反甫自開元末與劉分手別後絕無書札來往此日雖獲相見奈兵馬紛擾未安所止也時祿山陷兩京惟蜀偏遠獨無恙也劒外官人冷言主簿之仕於劒南爲冷落之官也唐劒南道者禹貢梁州之域梁州自劒閣而南分益州是爲劒南道也關中驛使疎言關中驛使往來之罕而無書信也春秋元命苞曰關中者秦川西以關隴爲限東以函谷爲界謂之關中唐關內道禹貢雍州之域東自同華略河而北西自岐隴原會極于北垂尽其地矣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今主簿輕舟下吳會以赴任所故甫有此戒之吳當南北都會之地故也

○暫如蜀川之新津縣所作四首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時牧蜀

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輞川裴迪從之遊輞川荆棘迪乃從縉劒外縉節度蜀州蓋在高適之後按王維文集中裴十秀才迪是也能詩與維最善餘見前王中允詩題注

憶侍郎隋煬帝各於六尚書曹置六侍郎增品第四以貳尚書之職老夫貪佛日佛一作費非是登臨何限倚山木限一作恨秋木枯槁僵也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渡寒塘風物悲遊子宋王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隨意宿僧房古詩會貧佛不如貪僧金光明經佛曰大悲滅一切苦淨無垢離諸塵翳無上佛曰大光明普照又

云佛日清淨兩足尊歙佛日輝耀放于光明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暮倚鍾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斂返照夕陽也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閒寂閒古鴈切閒寂僻靜也易闚其戶闃其無人注閒寂也故人相見未從容從容疑曲也知君苦思緣詩瘦思去声太向交游萬事慵李白有戲贈甫詩借問年來何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葉失涉切指王明府也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世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臨至輒有双鳧從東南飛來李羅張之但得一隻焉為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也顯宗本紀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周南比王明府也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張協賦老馬偏其蒭秣鷹愁怕苦籠王祥詩鸚鵡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甫自謂飄蕩茲寓如病驥南太史公甫自謂留滯周南傳太史公留滯也司馬迁

之思旅愁鷹之怕籠惟明府之高義有以書紳我也高出乎万人之上矣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甲子記時節也言西南寒暑不正有異中土也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行李使者也李與理通按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之杜預注行李使人聘問者孟年傳亦不使一介行李也注李獄春秋左氏僖三十年傳若昭十三年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行李使人通行聘問者孟李理字雖異而義通用故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故使為李又曰冬令李也注李獄官也乃知古昔以李為理明矣窮愁豈自覓豈一作有甫意望王明府遣使相存問以寬其愁故繼有致稻粱之語君聽鴻鴈響恐致稻粱難孟時值久雨以鴻鴈自況鄭於致稻粱也

寄賀蘭二銛銛息廉切

朝野歡娛後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乾坤震蕩中明皇時承平日久任用葉護將以邀邊功遂致祿山震蕩天下也相隨萬里日揔作白頭翁曹丕書已成老翁但未白

頭耳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異域他鄉也古詩與君俱飲啄幾回同

建都十二韻

按唐新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壬寅鳳翔府爲西都江陵府爲南都太原府爲北都又按唐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以荆州爲南都豬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府爲上都河南府爲東都南在成都故作是詩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謂雲臺諸公建議設都不知時措之宜黃屋乃天子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以黃屋言之然胡馬紛亂天下蒼生未蘇於此時又勞民動衆以建荆州爲南都非急務也建都分魏闕下詔關荆門恐失東人望東人言自荆州以東兵革未息不務拯其難是失東人之望也或謂東人指河南府之東都非是其如西極存西極指荆州雖獨存此果何濟天下大計乎或謂西極指鳳翔府之西都亦非也時明皇在蜀雪也恥國恥也計大豈輕論東議建都之議無益而空設耳按肅宗以從之於是荆州號江陵以證爲尹雖倚三階正謂肅宗即位三階不爲不正矣按東方朔傳欲陳太階六符應

劭曰太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是謂太平時三階雖正然祿山思明之黨未滅是禍根猶存終必翻覆方國也崔陵詩萬國尚翻驅幸裾恨不死甫根不能効辛毗引裾強諫死不足惜也按魏志辛毗傳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不可毗曰陛下安得不與臣議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漏網辱殊恩甫言房琯不宜廢肅宗怒欲終罪甫以張鎬之救而放歸鄜州是蒙天子漏網之殊恩也前漢刑法志網漏吞舟之魚永負漢庭哭言羣臣無爲賈誼慟哭以陳其策者是永負于帝也賈誼傳誼上疏論政事曰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遥憐湘水魂言屈原見讒於楚沉湖水而死甫之貶逐何異於原是以無由諫於帝也按楚辭離騷經序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原原乃作離騷以諷諫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原於江南遂赴汨淵自沉而死汨音覓窮冬客劒外隨事有田園甫客居蜀薄有田園可耕以自給也風斷青蒲節言晨老如蒲之柔脆也霜埋翠竹根言自守如竹之不變也衣裳空穰穰汝兩切衆多貌闕輔久昏昏久一作遠關中有三輔左扶風右馮翊京兆尹言京兆昏昏言寇賊紛擾衣冠之士雖多皆不濟其危亂也願住長安日願住一作唯駐刘昭幼童傳晉元帝鎮揚州時中原喪亂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陽消息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曰遠時明帝幼而聰哲荅曰日遠

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明日集羣臣宴會再問之明帝又以爲日近日辜頭不見長安只見日又載晉書本紀光暉照北原北原言太原何北之地未定願天子回光有以察之无徒建都以勞西極之人而爲南迁之計也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唐以少尹爲行軍長史有節度使謂之行軍司馬也交新徒有喜言交情愈久而愈新也禮厚娉無才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藥欲發照江梅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公指成都華陽兩縣謂之赤縣神州赤縣乃神仙之所居以美諸子有神仙標格者也杜陵野老安一作夜軟求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産酒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平明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後耳熱拊缶而呼其詩曰田彼南瓜地新凍裂爾何傳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城東之門謂之青門余謂豆苗荒穢瓜

地凍裂甫養生之資復何望焉鄉里兒童項領成項領成言其長成也以喻強臣悖命也詩小雅四牡項領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踈頑臨事拙甫疾後生晚進強項不遜於甫蓋視朝廷礼数之疏遂改節弃擲不同往時相鄉慕也此責若輩之辭也飢卧動即向一旬弊裘何止連百結昔董威輦衣百結之衣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無声吞声也詩黍思位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廣德元年自梓暫往閬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 喻盜賊也 溪行盡日無村塢 時盜賊縱橫政役煩重而民不安居也 江風蕭蕭雲拂地 戰國策風蕭蕭兮易水寒 山木慘慘天欲雨 女病妻憂歸意急 時欲還吳楚也 秋花錦石誰復數 誰樊作能數所貝切討也此言歸梓州也秋花錦石可玩之物以歸言急速不暇數之矣 別家三月一得書 公以九月自梓往閬至十月而復歸梓三月也 避地何時免愁苦 論語賢者避世

光祿坂行 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 甫將之吳楚也 西望千山萬山赤 萬山一作萬水謂返照也 樹枝有鳥亂鳴時 鳴一作棲 暝色無人獨歸客 鳥晚棲枝尚亂鳴而求其類峭客獨往曰鳥之不若乎 謝靈運詩林聲斂暝色 馬驚不憂深谷隊草動只怕長弓

射食亦切白日賊多翻是長弓子弟也安得更似開元中中一作年鄭樂傳樂言開元初上方精理道天下大治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行者不賣糧道路即今多壅隔按崔寧傳宅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

冬狩行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章彝大閱東川甫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東川梓州路也節度指章彝大閱東川也校獵亦似成功古者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校獵謂獵有所獲校貢功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田獵以寓武之意故云觀成功也顏師古漢書音義又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爲闌校遮上禽獸而獵取之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記云天子不合圍湯三面網示不盡殺今章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卒練習也禽獸已斃十七八斃毗祭切頻仆也殺聲落日迴蒼穹謂蒼天以仁爲主而爲之變其色蓋傷殺氣之盛也西京賦徑禽薄獸獸闌若倩傑白日未及移晷已爾其十七八幕前生致九青兕尔雅釋獸兕似牛郭璞注一角青色重千斤駝馳崖垂玄熊駝他閣切馳徒何切駝有肉鞍行百里負千斤嵽落猥切嵬五毀切嵽嵬高貌幕前謂幕帳前以能馳負載也東西南北百里

閒楊雄校獵賦東西南北騁嚱奔欲拖蒼猰貐跋犀搏觺觺孕麋腹獑胎剖巨狹搏玄蝯踏也言禽獸爲之殄盡也獑胎剖胎搏捷陷窟蹴踏咸陽都賦掩捷陷窟蹴踏咸陽有鳥名鸛鴿鸛鴿能言鳥也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左氏傳臧僖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鸛鴿賦侍陋鼪羅不幾於盡殺乎隋魏彥深鷹鳥賦何震者之多端運橫羅以羈束春蒐冬狩侯得同侯王荊公作侯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同之也勉章彝行田獵之礼不當合圍盡殺非君子愛物之道也使君五馬一馬驄使君五馬指章彝之爲太守一馬驄謂其兼侍御史也五馬事見元年坐車綏珮武戚袴褶劉氏河洛記隋開皇元年坐車綏珮武戚袴褶五馬珂曰軍國異容坐車綏珮國容袴褶五馬不具軍容然則五馬軍礼也按礼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驂漢制九卿則中一千石亦右驂太守相則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如者碩者乃有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称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奏服志諸侯四馬附以一馬蓋天子有六馬而諸侯則五馬故也如古陌上羅敷行使君自南來五馬立踟躕是也況今攝行大將權號駿見旌

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老翁甫自謂也十年獻見旌

旗紅時廣德二年也考此
喬作于是年之冬、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廻總擒
西戎謂吐番也草中狐兔盡何益張衡羽獵賦馬踐麋鹿輪蹂狐兔天子不在
咸陽宮廣德二年八月吐番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又二日吐番陷京師故云不在咸陽宮也甫有厭亂之意
今覩章使君士卒大閱整肅若此何不回鑾擒吐番迎天子還咸陽宮以立大功宗社之幸胡爲多殺狐兔果何益哉朝廷
雖無幽王禍史記周本紀申侯与幸蜀今代宗又以吐番之故蒙塵而幸陝暴露于外此亦臣子之所宜痛心也左氏傳臧文仲曰天犬戎攻于驪山弑立宗以禄山之禍已蒙塵而幸蜀今代宗又以吐番之故蒙塵而幸陝暴露于外此亦臣子之所宜痛心也左氏傳臧文仲曰天犬戎攻于驪山弑幽王驪山下得不哀痛壓再蒙時朝廷
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嗚呼得不哀痛壓再蒙時代
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甫感激之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魏武曹公操也名畫記霸魏曹髦之後髦東海恭王霖之子幼而好学善書畫初封高貴鄉公後即位畫入中品於今爲庶人傳昭公三十二年二月后之姓於今爲庶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猶尚存

猶一作皆王作今昔漢亦衰微曹操割據何北吳孫權據荊楚劉備據蜀雖割據之業今已但余而文彩風流尚未衰泯是以曹霸以書畫馳名唐世也學書初學衛夫人晉李夫人名衛善書書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出出逼人也但恨無過王右軍右軍晉爲光祿勳

角切兒人類狀不相同是日牽來赤墀下時在赤墀之下趨立閶闔生長風趨一作急閶闔者天子之門也詔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爲匠古樂府詩綵幕圍香風耳節朱綷相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謂曹將軍之畫玉花尽得其眞也榻上庭前屹相向屹魚乞切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閑人掌養馬太僕掌輿馬之政令宣云至尊含笑太僕圍惆悵甫之意深也弟子韓幹早入室韓幹大梁人善寫貞人物尤工戰馬玄宗好養馬御厩中四十萬匹幹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言幹享畫於霸得霸筆法獨造其妙如顏子入孔子之室也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畫一作妙必逢佳士亦寫眞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見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眼白謂識之者寡矣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范曄傳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終日坎壈纏其身壈音頷盧敢切楚詞惟鬱鬱獨

憂毒兮忘坎壈而不遠王逸注坎壈不遇兒勉照結客少年場行坎壈纏百憂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桃竹謂桃枝竹也出巴渝間

江心蟠石生桃竹杖引贈章留後蟠一作掉上蒼波噴浸尺度足謂竹根爲水所浸常盈尺也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言桃竹多爲人所取也劉向列仙傳江妃一女出遊於江漢之濵逢交甫解其珮与之盟遂交甫懐其珮行十數步回顧二女及珮俱亡之江賦水夷尚浪以微睨注水夷水仙也梓潼使君開一束梓潼郡梓潼縣也使君指章彝也彝時爲梓州刺史兼檢校東川節度故也老病贈雨筆出入瓜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甫思歸故鄉欲之吳楚也乘濤鼓枻白帝城枻一作棹餘制切楫也公孫述居臨邛更始時自立爲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更魚腹縣曰白帝城路幽必爲鬼神奪甫欲去東川後居夔州遂迴遷永沉湘上漪山見宝物人所難守鬼神必侵其之夔峽最爲荒遠之邦故恐爲鬼神奪也拔劒或與蛟龍爭拔一作杖重爲岑曰杖竹杖亏爾之生也甚正直愼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爲龍葛洪神仙傳費長房与壺公俱去後壺公謝而遣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壺公以

所用一竹杖与之曰騎此當還家以报高陵中長房騎
之忽然而眠已到家如其言顧視之乃化爲青龍也使我不得
爾之扶持誠跡於君山湖上之圭月峰 張華博物志洞庭
君山帝之二女居
豺虎咬人 咬古有切賊之害人
未平尚賴此杖扶持亦寓遠鄉苟失雙杖吾將曷從 甫意若
吾將衰老流
是曰君山瀟湘運詩誠迹入雲峰 意風塵頓洞穴 頓胡孔切
字或作鴕鴕

寄題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草堂在成都浣花里萬里橋之西成都記草堂寺府西
十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麗有名僧屢空居其中杜負
外居夔適近常述遊焉甫居成都築草堂以自遣遇楊子
琳之亂遂走梓州今於梓州懷思草堂遂作其事寄題焉
我生性放誕 誕恣也晉阮籍放誕不拘小節 難欲逃自然 自然道也老子二章道法自然 嗜
酒愛風竹 風一作脩 卜居必林泉 必亦作此 遭亂到蜀江 謂避祿山之乱
也 卧病遣所便 遣一作遺病疾也甫有渴疾也便遺平声宜
靜也謝靈運此上詩句祿反窮海卧病對空
牀 誅茅初一畝 謂斬茅以墾其始於百步也屈原卜居篇
詛鉏草茅以墾其始於百步也屈原卜居篇 地
儒有一畝之宫

廣方連延 方一作必 經營上元始 始一作初 斷手實應年 公以乾元元年
十二月末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
之始又二年即宝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 敢謀士木麗
堂名以草者取其草創豈求華麗乎 自覺面勢堅 考工記審
地勢之高下而建亭臺也 敞豁當清川 謂目前敞豁俯瞰浣花溪也 雖有會心侶
作惟 數能同釣船 數所角切 題注 無定窮黃鵠 鵠或作鶴甫既創草堂未獲久居奈何
高飛遠引以避乱也 古來達士志 達士一作賢士 豈受外物牽
古來達士不牽於外物如陳文子有馬十乘遭崔子之
讒尚且弃而違之至於他邦而況甫敢安於草堂而不去乎 顧惟
魯鈍資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
無固必 論語毋固毋必 幽貞愧雙全 易歸妹卦幽人之貞甫之去草
堂也豈能沉幾先物早識悔吝
之逃斯亦偶然而已甫之不
滔于賊貞所謂幽貞双全也 尚念四小松 按集有四小松為念悯其
有剛姿勁節而為邑草
纆易一作已 霜骨不甚長永爲隣里憐 甫以四小松詩

所戚不獲遂其生長之性故也或謂郭英乂之見殺四子遇害用託意四小松以後之也

山寺 得開字章留後同遊

山寺根石壁根一作限諸龕遍崔嵬龕古含字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苐菩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維摩經菩薩勢力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又傳燈錄菩薩是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最為尊勝故以為喻龍象乃麟毛類中最長者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故經稱僧寺彼是龍象主首間棲頭陀寺碑曰正法既設象教陵遲又曰馬鳴幽讚龍虛求經曰有比丘名龍象猶佛象也雜俎云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令捌地象黑色兩牙江猪也足令信者哀此經兵火焚燹唯存古殿如聞佛之悲泣足令瞻信所哀悶也使君騎紫馬使君指章彝也捧擁從西來彝為梓州刺史兼權節度領甫來游此也樹羽靜千里樹羽植旗也臨江久徘徊石崇豆粥出差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之語若殼浩所謂咄咄逼人盂拒物之声乃簧声也按王間棲頭陀寺碑曰行不

山僧衣監縷左氏傳筆篇監縷以蓓山林方言曰南楚凡人貧衣破醜弊謂之藍縷又以布而无緣敝而紩之謂褴褸告訴棟梁摧公為領賓徒一作領賓從一作領賓從咄嗟檀施開晉書

捨之檀施洽羣有佛經曰是音薩一切悉捨心无貪著名檀大乘經檀越者檀施也謂此人行檀能越貧窮海故又云梵語陀那鉢底此言施主今稱檀那者即訛陀為檀出鉢底留那故也又佛書有信施檀越吾知多羅樹酉陽雜俎云貝多出摩伽陀西国土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力又貝多二者多多梨婆力又貝多三者都闍婆力又貝多多羅多多梨並書其葉都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婆力又多皆梵語貝多漢音為葉婆力又漢光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高山記稱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雜俎又云音提樹一名思惟樹出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樹經冬不凋落過已翌生此曰国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為瑞也又云多羅樹西域樹名如梭閻樹也或曰西天有多羅樹葉厚須眉山也

諸天必憐喜鬼物無嫌清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章使君能推檀施之心以慈憫釋氏若以此道撫恤士卒豈非周濟之才乎窮子失淨處窮子甫自稱甫言幼捨父逃逝困窮以求不得中止一城窮子庸賃遇到父所受雇除穢糞行穢不淨其父宣言尔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喜高人憂禍胎高拍山僧福有基禍有胎山僧以禍福為憂則修行務作福田也枝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歲晏風破肉荒

林寒可廻思量入道苦入一作大自哂同嬰孩廻動也哂笑也謂僧家入道刻苦歲晏時候風捲荒林万木為之廻動而山僧文孚道之心不變是以自哂已尚有童心也老子二十章若嬰兒之未孩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我來入蜀門我一作余歲月亦已久甫於乾元二年來蜀至廣德元年下峽之荊南歲月可謂久矣古詩歲月忽已晚豈惟長兒童長丁丈切自覺成老醜阮籍詩朝為美少年夕暮成醜老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鮑照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夫一作人甫謂人性坦率每於杯酒間多忤人意嘗靜晉嵇武庾斤其父名戟為武所殺是以痛自刻責乃辭飲徒更折節為謙抑也記云自後者人先之折節居人也前漢鄭崇辭年長更折節為像以德報怨昔如縱壑魚如楚狂作若甫昔獻三賦天子命宰臣召試文章後擢為左拾遺甫自期將大見用豈不如縱壑大魚乎王逸楚辭注須如巨魚之縱大壑今如喪家狗喪讀去聲今既流落无所依棲則又如喪家之狗失其所也孔子家語孔子儻儻然如喪家之狗既無遊方戀論語游必有方曲禮游必有方行止復何有

父母往堂當不遠游甫已喪父母故兒遠方之慮或行或止都无拘繫按集有用也東西南北人是也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故舊与新相知其情有厚有薄故於取別之際各隨其厚薄而告行也不意青草湖范汪荊州記青草湖夏月月出沒湖中吳録巴陵縣有青草湖青草湖在岳州甫今適吳楚舟行經岳州也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鼓紅旗此樂或難朽或一作幾日車隱崑崙渭曰入也莊子徐无鬼綿君乘日之車而遊於蓼城之野廣雅曰崙山海經崑崙墟在西北高萬仞鳥雀噪戶牖鳥雀以日暮故知歸也陶潛歸去來辭鳥倦飛而知還甫自傷為客不獲西歸曾鳥雀之不若乎畏三峽徒雷吼三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荊楚間惟三峽為至險舟行可畏甫謂三峽之水徒若雷吼此未足畏所憂者盜賊未平衣冠之士竄走避賊了无定居也衣冠當昔陟彼高崗我馬玄黃兼葭采采白露未霜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坻溯洄從之道阻且右適荊京蛮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捐弃中國去遠身適荊蛮安排用莊叟莊子大宗師代宗臨幸陝中原无消息南避寓一隅不知天子安否如何足見其忠未忘君克黃屋非心比黃屋即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託言黃屋也衣冠當昔陟彼高崗我馬玄黃兼葭采采白露未霜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坻溯洄從之道阻且右適荊京蛮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捐弃中國去遠身適荊蛮安排用莊叟莊子大宗

師篇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隨雲拜東皇** 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篇東皇指楚也 **排席上南斗** 安排謂安分排定外物用莊子養生之術甫以自去中国之地以養生也故隨雲拜東方之青帝開帆而上南嶽之衡山也 **有使即寄書** 使所吏切從命者玉臺新詠曲歌其佔客遠謫荆亦當即吳楚也逐次逸往衡山遊東嶽求勝境可梁云有客數寄書无客心相憶 **無使長回首** 使如字謂思章使君也

送裴二虯作尉永嘉

虯渠幽切永嘉温州也此篇當次於天宝之初攷之裴虯以天宝干戈前尉永嘉蔣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帝開帆而上南嶽之衡山也 **鉛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莒八分書而裴虯作銘** 鉛乃泰曰崢嶸怡亭盤薄江汀勢所迷梁溟東溟風雲自生 **日月所經衆木成惸** 羣山作屏故予迷出於此忘形詩人刘長卿過虯郊園詩曰郊原春欲暮桃李落繽紛何 **孤嶼寧何處** 此篇徐吕切山高處尋芳草留家寄白雲又陪溪觀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虯字深原大歷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甫流落楚蜀時虯爲道州刺史按集其在長沙有得裴道州手札詩又有裴二端公虯旋凱道州詩是也 **就此裴虯也** 故人謂 **絶境與誰同** 絶境指孤嶼之遠矣 **天涯水氣中** 謂永嘉濱海也 **故人官隱吏逢梅福** 前漢梅福字子

真九江人補南昌尉居家堂讀書養性爲事王莽專政福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見福於會稽者更名姓爲吳市門卒 **山憶謝公** 謝公謂靈運也靈運當時號云 **舟吾已就** 就一作具 **把釣待秋風** 甫意欲往從非尉之遊以釣於永嘉之海濱也尸子釣者謂以蒲絲爲綸荆條爲竿綸不絶竿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之也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欻通貴 欻許勿切疾貌夫子美韋書記通貴謂忽然而貴也 **雲泥相望懸** 雲泥謂貴賤之懸隔如雲之与泥丁寧書雲泥異途邈矣懸隔 **白頭無藉在** 藉謝作籍甫自謂年老不通禁籍也千金翼論老人之性必恃其老无有藉在 **朱紱有哀憐** 朱紱謂韋君爲書記賜緋矣必哀憐我之頭白也 **書記赴三捷** 指安西主將也又以言韋君矣詩采薇一月三捷 **公車留二年** 甫自謂也漢東方朔待詔公車令焉嘗爲上書者所詆後漢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宫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詔詘公車者 **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 茫一作蒼甫自負其才既見韋之通貴而身留公車不能无歉望遂既不行遂欲乘桴而浮於海此亦亦當次于天宝之間矣論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禹貢九江在荊州

江春草外禹貢九江在荊州三峽暮帆前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三峽謂巫峽瞿塘峽明月峽也猷就成都卜公言父寓成都猷如蔽遷也前漢敬遷字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自養休爲吏部眠公言困於酒而眠以未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甫言非遊吳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傳在渤海中諸仙人不死之藥皆在焉人嘗有至者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終莫能至庾信哀江南賦風飈道阻蓬萊无可到之期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使君指李劍州也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以李劍州比文翁也前漢循吏傳文翁爲蜀都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亦害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学宮於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爲学官子弟繇是大化蜀地学於京師者比

文翁曹焉馬知李廣未封侯焉於虔切安也以李劍州官未甚顯故与從弟李系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因其姓而以李廣比之前漢李廣傳廣封爲樂安侯廣嘗与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当豈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独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路經灩澦頽雙蓬鬢天入滄浪一滄浪之水故言灩澦以明其所往之処入滄浪之天乃我之帛舩繫之釣舟也戎馬相逢更何日方當戎馬之乱相逢果何日乎春風迴首仲宣樓仲宣樓在荊州魏王粲字仲宣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擾乱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登江陵城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奉寄別馬巴州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一作寄巴州馬別駕

勳業終歸馬伏波終一作真以巴州姓馬故比之馬援也後曹無復漢蕭何功曹甫自謂也若之元稹志公墓公自華州司主吏功曹也按呂氏春秋慎勢篇漢高帝紀蕭何爲主吏孟康曰卿復以功曹爲丞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何守會稽也夢弼按元稹志甫墓自華州司除京兆功曹在東川幷三云功曹其实不赴戎任非如震翻以功曹爲孫策之蕭何也會稽並蕭去声帛舩繫纜沙

邊又南國浮雲水上多公欲為荆楚之行尚留滯東川故繫京兆功曹乃有南往之興而不起矣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前漢儒林傳王式詔除為博士既至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歌吹名也見大夫戴礼客欲去歌之辭曰諸君為主人曰尚早未可也驪駒在門僕夫整駕訶乃頗行者所鳴之玉司馬光類篇鶖為鵝雀入大水為蛤鵝入海為訶謂老鵝入水化為訶可裁為馬勒者也按集公奉宿左省詩云不寢听金鑰因風想玉訶亦謂想朝謁也

述古二首

赤驥頓長纓列子赤驥周穆王八馬之一陸機赴洛詩頓王倚舊嚴李善注頓猶舍也非無萬里姿飛黃神馬日行萬里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戰国策曰夫驥之服鹽車而上大行漉汁瞼地白汗交流外阪迁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鳳皇從東來東一作天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

飢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樹食帝竹實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固一作因一作用昔騏驥困於鹽車遇伯樂悲鳴若有所訴鳳非竹實不食謂驥有万里之姿御非其人則必困頓於長纓鳳有德期之瑞竹花不安則必困忍於飢餓鳳有德禄古來君臣遇合可以物理知之是以賢人進以礼退以義知分命之所在不苟於貪冒寵榮豈非驥鳳甘於困頓飢餓之比乎市人日中集係辞下日中為市於利競錐刀錐戟追切說文銛也謂錐之利尽將爭之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古者敦本而抑末今市不息如置膏火上自取煎熬古人競爭錐刀之利宣宣翩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莊子篇予深耕而耨之其禾繁以滋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贏音盈有餘也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古出反皆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注邪偽也優饒也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相推務親賢賢人用則民安其業則身尊而道高終享元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商君名鞅姓公孫氏相秦孝公十六年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度壞井田之制頭會箕斂欲民不為乱乎是以陳勝天下應之如影響也夢弼謂甫傷乏宗之時政令中只故甫意欲敦本抑末耶此則天下可得而治也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肅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漢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礼云国之将興必有閒以先漢自高祖開基哀平之間衰弱王莽篡国光武中興使国祚再永实自高祖有開其先也鱼鉄豈特高祖之聖亦本乎得蕭何曹參輔賛之力光武中興之日寇恂鄧禹耿弇賈復之徒左右羽翼与光武尚祥天下収復土宇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奉朝請善得御功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二十八將之功赫然畫像在宮雲臺始非韓彭祖臨之比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倫奈何諸將激功養寇以自封其与寇鄧耿賈岑車騎矣甫意傷肅宗无駕御英豪之策而作是詩也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州作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 山按圖經漾在閬中之北豈此所謂玉臺邪又地志高宗調露中建玉臺觀 靈一作雪

閬中城北玉臺碧 唐志閬中有靈山蒼溪有雲臺山

將崩已崩石 已一作未

杉浮欲盡不盡雲江動

華敵 此言靈山 玉臺也

那知根無鬼神會 根一作眼

青壁 看一作著甫愛閬中山水謂中原盜賊未平且暫居于此其後蜀中亂遂之吳楚也

已覺氣與鬱相敵 兩相敵曰格鬪

中原格鬪且未歸

應結茅齋看

閬水歌

山一作色袁宏宇記嘉陵江在新政縣東一里環之曰閬中杜安簡曰漢江源出散關入閬閬地志曰閬江紆曲三面度閬中曰閬中江十頃志嘉陵江一曰閬中江

嘉陵江山何所似

依正憐日破浪花出 浪花一作閬山

石色黛碧玉相因

槳歌側過 蕩吐浪切黃韻槳檝屬方言檝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急櫂謂之槳

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

水雞銜魚來去

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名山志閬山多仙聖游集圖經曰閬州四合於郡故曰閬山亦謂之閬山閬州城南有錦屏山

水雞銜魚來去

南池 益州記南池在閬中縣東南八里十道志在閬州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 巴閬二州之間山多險阻而少平地也 安知有蒼池 巴漢志有彭池大澤名山靈臺萬頃浸坤軸 張華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呀然閬城南 呀火加切字林大空貌 枕帶巴江腹 枕一作控三巴記閬泉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城下入陪陵曲折三迴有如巴字故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故唐人詩有江字哼名牛巴紅學字流之句也 芰荷入異縣 謂地產芰荷為他縣所仰給也王安石武陵記三角四角曰芰兩角曰菱爾雅荷音庚謂水有雚蔽之利足養粳稻歲歲常秔比壁之食供而無闕也禮記稻曰嘉蔬蔡邕月令十月獲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養生要集杭稻蜀也亦杭之惣名也道家大藥有用稻米杭米味苦主偏服之令人多瘦杭米味甘主利五谷長肌膚好顏色 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 天意欲人止足不使狼藉有餘之利也老子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熟 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歲或不熟嶺此以濟也 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將好顏色南有漢王祠 王晉作主 終朝走巫祝

歌舞散靈衣 潘安仁寡婦賦仰神宇之寥寥瞻靈衣之披披 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 堂一作皇 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鄉親酒食 項羽爭關中封高祖妨漢中漢中與閬皆屬蜀利州路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靈衣神衣也其俗每醉必歌舞逐隊布散於靈衣之前亦若陳國風好鬼其亦荒陋之俗哉神之聰明正直況漢祖以英雄之姿拏創漢祚是亦一明王爾豈肯於空陂之上愛人酒食之祠乎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 淫祀謂非祭而祭之也且鬼神非其類不歆其祀自古淫祀媚神徼福者多矣豈特此一川瀆而已哉有道之世鬼神無所施其靈響此甫傷世亂而祀典不舉固有淫邪之祭也 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 前漢局促如蹐下駒 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局促不得騁之貌漁舟泛泛煙波之上得以自由用謂平生有五湖之興馬問漁舟而少有所慰者也是以駐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 死馬磷也 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 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嘗云大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唐馬璘讀漢史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

至此棄曰使吾祖勳業墜地乎是時吐蕃陷松維保三州驎與之苦戰而沒失朝廷之壯士用是以傷之也

去年江南討往賊臨江把臂難再得

謂馬驎於涪江之南討叛子璋之亂時甫與驎送別把臂江上今傷其死也江南謂遂州也後漢廣陵王荊傳封侯難再得

橫臆

胸望去年別處不見雲飛因思其人而涕下露胷臆也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涪江有射紅亭臂錦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人部下有曲有軍候一人

遂州城中漢節在

馬驎與吐蕃戰沒持節而死也

遂州城外巴人稀

巴人也守遂州城外吐蕃兵攻遂州巴人盡為之戰死也

戰場寃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鮑氏又謂上元二年四月劒南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陷綿州遂州刺史嗣虢王巨死之節度李奐奔于成都故云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當考之

泛江

方舟不用楫

謂並舟而隨流也

極目揔無波

謂風定也

長日容柘酒

深江淨綺羅

謂江花色淨如綺羅也

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

聽讀平聲

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釋名晦月尽之名也晦灭也死為灰月光尽似之也唐故事晦日上巳重陽三節百寮宴樂德宗貞元五年始廢晦日置中和節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

結束多紅粉

謂有妓也古詩娥紅粉粧纖手出素手

歡娛恨白頭

公自謂也

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添一作禁時景迁移已尽不得不愁也

有徑金沙軟蜀都賦金沙銀礫注永昌有水出金如沙在沙中王子年拾遺傳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曹植遠游篇夜光明月下隱金沙採之誰遺漢女湘娥

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

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

江檻俯鴛鴦

古今注鴛鴦疋鳥也

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

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一有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 謂廣德元年吐蕃犯京師車駕幸陝 春光日自濃 一作青春 西京疲百戰 吐蕃留京師閬郭子儀北關任羣凶 意指吐蕃犯京師由程元振魚朝恩之徒柳伉上疏吐蕃犯順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 関塞三千里 甫在閬中望東與所在有三千関塞之隔矣 煙花一萬重 蒙塵清露急 兩京謂帝蒙風塵出幸涉露而行蓋言急也 御宿且誰同 且一作有 察邕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也 殷復前王道 殷謂高宗帝武丁也殷本紀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興 周遷舊國容 周謂平王也周本紀平王東遷于雒邑 蓬萊足雲氣 應合總雲龍 龍喻君雲喻臣當肅宗中興收復兩京御蓬萊殿羣臣隨帝如雲從龍唐始都関中經安史亂遷洛陽故比之殷周乾卦雲從龍謂物各從其類也

鷺入新年語 花開蒲故枝 天青風卷幔 青一作清卷与捲同 草碧水連池 牢落官軍遠 遠一作速謂兵甲已息矣 蕭條万事危 甫憂時之心切

故於万事未見其安也 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 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 甫言虫有兄弟而為喪乱阻隔不得相保耳 巴山春色靜 巴山蜀山也褚宏詩春色入眼靜 北望轉逶迤 北望謂長安在蜀之北也章華賦振華袖以逶迤

日月還相鬬 前漢天文志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章昭曰星相擊為鬬晉天文志元帝大興四年十一月癸亥日鬬 星辰屢合圍 春秋文耀鉤楚有碧雲如霓圍軫七盤史記天官書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圍二三暮德乃成不合德不成漢天文志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甲七重是歲至平城為單于所圍要期謂日月相鬬星辰合圍言上天示変異之災而賊盜興也 不成誅執法 執法謂熒惑星也今指熒惑主也漢天文志南宮南四星執法中端內張揖曰熒惑罰之罰星或謂之執法 爲得変危機 爲於僞執法者大將之權也不命將以誅之則危機不得息矣 大角纏兵氣 謂祿山陷京師天王之位尚為妖氛所纏續也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座庭其兩旁三星曰攝提貶都賊安姦回內鬬兵纏紫角機 鈎陳出帝畿 鈎陳王者法之主行宮也出帝畿言乘輿出幸也兩都賊周以鈎陳之位注引漢書音義鈎陳者紫宮外屏也宮衛之位亦象之服虔甘泉賦注紫宮外營鈎陳也隋天文志紫宮中火星 墜昏御道著 舊把天衣 一作固无牽白馬哉至著

青衣言父老不欲乘輿之出皆牽挽帝衣也言醬鎮不朝也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公傷賢者避地多如呂望隱於屠釣今乘輿能如文王遇之而共載而歸乎劉向列仙傳呂望冀州人也避地隱遼東二十年適周匿磻溪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賢載而歸佐武王伐紂作陰謀百餘篇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爲人婿老而見去屠牛朝歌釣於磻溪文王幸而用之封於齊再有朝廷亂謂吐蕃陷城代宗幸陝也難知消息眞近聞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帰一作回一作適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泣作哭蕭関迷北上誡代宗之乘輿有異乎侵武帝之行幸雍桐海欲東巡謂代宗之幸陝欲同乎秦始皇之東巡海上銘石勤功勞民動衆也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言朝廷老臣猶多国躰尚安未憂危也豈無嵇紹血豈一作得言嵇者豈元忠臣義士如嵇紹侍中者乎按晉書忠義傳嵇康之子嵇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榻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不可去也露灑鸞車塵司馬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說一作傳帝紀初林孤兒主取從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用之也前漢志太倉竟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孤兒却走多此公聞官軍逐亡而作也却走謂退却而走也漢宣授戈而壘之日号之反三舍胡虜登前殿謂吐蕃陷京師也王公出御河謂公卿出奔也得無中夜舞得无一作忍爲言英雄之士於斯時豈无覩望鷄鳴起死生曰此非惡聲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皆沸豪傑並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劉琨与親舊書如劉琨者乎按晉春秋祖逖字士雅与司空劉琨同辟司馬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言无人守四方也漢高帝作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猶足見時和題注春色生烽燧前注幽人泣薜蘿幽人公自謂也方春之時而有烽燧此薜蘿中之幽人无如之何但感物而泣也君臣重修德

草薙巴西緑空城白日長或曰當作城空風吹花片片春蕩水

城上王荊公作空城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廣德二年自梓再往閬中

登樓 此聞代宗車駕還長安而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 一作春水從天地言錦江春色對門流自天地開闢以來有之非獨今也玄中記天下之大者水焉浮天載地 玉壘浮雲變古今 蜀有玉壘銅汁二山縣使玉壘爲古今英雄割據百千萬方變幻浮雲終亦歸中原之總統也左太冲賦夫蜀都壘以爲宇地志玉壘山前水出焉在成都西北斗城成都然不能爲朝廷之害也故有下句 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此聖又謂今朝廷如北極之尊終不改移爾西山非是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蔡亮廟嘆無人以爲之助亮未達時常耕于隴西作梁甫吟故甫因吐蕃之亂傷朝廷无諸葛之才也。曾言又引資治通鑑廣德元年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事豈甚相公再壞邪梁甫吟末句罪晏子八公意在元載乎今併錄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莊莊 一作春莫 雨足言 八駿隨天子 周穆天子傳天子西濟河乃命正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渠騏騮綠耳踰輪山子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絳霧挾翼穆王深智遠謀使轍迹於四海故絶異之物不期自服 羣臣從武皇 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侵尋於秦山其所巡幸周万八千里羣臣之從可知矣餘見本紀 遥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 禹宗之西幸也天子諱言出奔特云巡狩亦若春秋書天王出狩于河陽是也

遣憤

聞道花門將謂回紇也**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謂長安也**誰復總戎機**戎一作兵木蘭詩方里赴戎機**蜂蠆終懷毒**左氏傳君无謂郤小蜂蠆有毒況国乎**雷霆可震威**或謂宝曆間田紇請助国討賊廣德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入寇永泰元年又以吐蕃回紇党項入醴泉郭子儀說回紇使擊吐蕃此詩當謂是邪夢弼謂時禄山乱田紇以兵助帝討史朝義恐其特功驕暴難制故欲帝早加以威震之无使彼再效禄山之悖京閼也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震之以威豈有不摧折者乎**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漢書禁卑非刑人鞭血之地乃拍禁中也春秋傳鞭之見血任昉書鞭血四海流離无所。

釋悶廣德元年吐蕃復陷京師二年春已聞車駕復還長安而作也

四海十年不解兵時廣德二年也推而上之至天宝十四載九十年矣**犬羊也復臨咸京**咸謂咸陽即西京也言禄山連結吐蕃復陷京師也**失道非關出襄野**喻代宗避乱出奔迷道也莊子徐无鬼笳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揭鞭忽是過湖城**言代宗幸陝所経之地也世說晋王敦率兵內向明帝騎巴童馬齎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書夜日兼其城忽然驚竟曰營中有黃鬚鮮卑奴未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金陵地名有湖陰按前漢志京西有湖縣故曰湖武帝建元元年更名黃帝鼎湖所在**豺狼塞路人斷絕**言盜賊充塞往來無人也**烽火照夜屍縱橫**烽燧傳報殺戮之多也烽燧雅曰塊零籠也光武紀修烽燧注引前書音義曰伺虜方備數言急烽燧夜則舉烽唐六典唐鎮戍烽燧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者築城以置之其故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日初放舉一炬謂之平安火也**天子亦應厭奔走**車駕雖歸長安而當時亦有乞還洛巡狩之說故云厭奔走也**羣公罔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說聚斂重也**聞道璧能全生**能一作今璧尊程元振之死蓋罪代宗不能正典刑以戮之按代宗幸陝削未聞元振之死元振用事致令吐蕃入寇公詩謂奪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私入京師圖不軌事長流溱州**塵清**老翁甫自謂也傷干戈未寧也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疑指南山群盜也及之資治通鑑廣德二年吐蕃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子穿

相聚為盜吐番既去猶竄鼠伏南山子午等五谷所在為患丁巳以太子賓客辭景山為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是也按南史侯景傳先是大同中童謠歌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故以應讖麤

豪且逐風塵起或謂禄山之反不逞之徒皆乘此為亂說者又謂豈懷恩之反有從亂者乎風塵喻亂離也

不聞漢王放妃嬪說漢以言唐肅宗誅楊貴妃斥宮人也按乾元元年出宮女三千人

近靜潼關掃蜂蟻此公戒約麤豪子之辭也謂哥舒翰守潼關為賊所破遂陷兩京肅宗鳩義兵收復兩京如掃蜂蟻也

毀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鑒粉期此告之以必破亡之證也然毀前兵馬乃神策軍天子親征群盜望風而敗恐碎若鑒粉也莊子刻鏤寇篇子為鑒粉夫乎

未如回縛歸金闕如作知左傳許子面縛銜璧萬一皇恩下玉墀此又教之以未如前期悔過皆宥之理也時賊黨來降者帝復授以節鎮河北之患自此而起終唐之世藩鎮跋扈者皆由此始也

縛歸降京師幾皇恩尚有赦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一作閬州王使君江亭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斷一作愁愁從舞袖長二天開寵餞開一作悲二天美王閬州蕭遂州能相容庇也後漢刺史蘇章字孺文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

问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主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五馬爛光輝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餘見前注

川路風煙接蜀道閬与遂接壤也陰鏗詩江陵一柱觀漳陽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浪成遥

俱宜下鳳凰此美二公為郡之治效也賈誼弔屈原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覧德輝而下之黄霸傳霸為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国或謂苜蓿史王子喬皆神仙人也蕭与秦女乘鳳而去喬亦乘白鶴而飛此皆美二公之不凡也

滕王亭子亭在玉臺觀内滕王高宗謂露中往閬州東史一作閬州玉臺觀滕王亭子作滕王曾典此州按滕王元嬰乃高祖之子也閬州有閣又有碧落碑也

君王臺榭枕巴山枕之任切學自漢魏以來有封国者得臣其民故称君王也亦雅釋宮四方而高曰臺無室曰榭

萬丈丹梯尚可攀言其高亭之高也謝玄暉敬亭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

春日鷓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葛洪神仙傳淮南王丹成上昇雞犬並其員鼎亦同仙去故雞鳴天上犬吠雲間也劉向列仙傳邛子者蜀人好放犬犬走入山穴邛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有宮殿宮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得符藥而歸成都述異記洛陽山上則有金雞鳴玉犬吠有麻姑仙傳說山上有金雞鳴玉犬吠

清江碧石傷心麗

碧一作錦 嫩綠濃花滿目斑此聯成乎物而傷其人之亡也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觀諦視也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玉臺乃滕王典閬州所造也

中天積翠玉臺遥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顏延年應詔詩神行浮景交映溢中天攢素既森竦積翠亦蒨華上帝高居絳節朝以臺之高而在道觀故直指爲上帝之高居而群仙絳節之所朝也遂有馮夷來擊鼓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二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馮夷弘農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龍蒙河伯姓呂名公子馮夷即河伯之夫人張華博物志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爲河伯道豈同哉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始知嬴女善吹簫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嬴氏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女弄玉之夫教弄玉吹簫作鳳凰鳴數年吹似鳳凰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凰臺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江光隱見龜蠶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以渡織女更肯紅顏生羽翼謂飛仙也便應

黃髮老漁樵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石林葉夢得曰此聯若不用猶自兩字則其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公妙至到人力不可及也烏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吹尺僞切千騎把霓旌梁孝王傳得賜天子旌旗千乘万騎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浩劫猶謂無窮不朽之功也玉臺浩劫之觀乃滕王於高宗調露中爲洪州刺史日所造也度人經云惟昔元始浩劫之家按集有道林二寺詩云堪劫宮墻壯麗敵又李邕詩浩劫浮雲蓋是也或曰堪之一級二級爲一劫二劫平臺訪古遊以比梁孝王之平臺也漢梁孝王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綵雲蕭史駐以比蘭史之鳳臺也江文通雜体詩猶不及秦女十五重綵雲注見前篇注文字魯宮留以魯共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王餘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宮殿通羣

帝言臺觀之高可以上通天帝也庾人經大荒之中有青東木赤枝群帝取藥呂氏春秋伊尹曰常山之北拔淵之上有界馬羣帝取食乾坤到十洲以臺在海中於天地之間由此洲記漢武帝既見西王母言長洲充洲鳳麟洲聚屋洲流洲生洲十洲始知方朔非世俗人是以延之曲空閒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馬又見王子年仙傳拾遺列仙傳王子喬者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維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頂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巳風濤顏延年詩春江紅壯風濤舟楫敬斜疾疾一作甚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古詩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俯雲從風舒

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見一作是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北齊陽松玠談藪沈隱侯詩野棠開未落山櫻花欲燃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用以避難奔走入蜀故云竄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余因沉痼疾竄身清漳濱同病得韋郎韋亦避難者故言同病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何上敬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天下干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一作春鬢色俱蒼問南溪竹竹一作笋南溪即浣花溪之南地成都西郭浣花里抽梢合過牆公自注余草堂在牆低切龍也常怪偏裨終日待偏裨謂諸將校也不知旌節隔年迴旌旗謂導引之麾幢也欲辭巴徼啼鶯合啼鶯謂督行船也鸕水鳥也今貴人船前畫作青雀以驚水怪是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殊方謂劒南故人拍嚴武也重鎮還須濟世才重直隴切偏裨謂諸廣韻厚也按唐書武迁黃門侍郎与元載厚相結成宰相不遂復節度劒南

也方言曰鴟者謂之閣閻注云今江東船頭屋謂之飛聞甫与武有世契武爲成都尹甫依之及武入朝甫之巴峽下楚欲辟蜀之巴峽下楚之荆門以迎武也

襟抱向誰開 襟一作懷言無知己者也

奉待高常侍 侍一作寄一作寄高三十五大夫○高適代崔光遠爲西川節度使以亡松維保三州及雪山新築二城召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 汶水在鄆州中都縣甫与適相別於汶上已多年矣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濟南魯北蜀亦有汶川出西山有汶水縣宇按魯之汶今在鄆州以閔子騫有吾以在汶上之語非蜀之汶川也

飛騰無那故人何 那乃个切故人謂適也初甫與適皆拜拾遺其後適官至散騎常侍則其飛騰茂實甫無以及之也

摠戎楚蜀應全未 摠戎乃大將之權適先除揚州大都督淮南節度使廣德二年召還以李輔国之毀出爲蜀刺史雖摠戎於楚与蜀而年猶未老也

今日朝廷須汲黯 言適之居朝其直可比汲黯也汲黯傳數以直諫上怒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緩爱身李辱朝廷何

方駕曹劉不啻過 駕或作價方駕謂齊驅也論其文章蓋過於曹植劉楨遠矣

中原將帥憶廉頗 言適之爲將其賢有如廉頗也馮唐傳文帝輦過郎署問唐曰五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牧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牧尚不如廉頗之爲將也上聞之拊髀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爲將豈憂匈奴哉

天涯春色催遲暮 別淚遙添錦水波 時適在成都起發赴召与甫相別也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一作寄梓州張使君

章彝乃楊州人也書禹貢淮海維楊州鶡冠子德万人者謂之俊

淮海維楊一俊人 章彝乃楊州人也書禹貢淮海維楊州鶡冠子德万人者謂之俊

照青春 青春美章彝之少年也前漢百官公卿表相国太尉皆秦官金印紫綬顏師古音義引漢儀云銀印背龜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右漢輿服志公侯將軍紫綬二采

金章紫綬照青春

指麾能事廻天地 時段子璋反東川章彝指麾討平之美其破敵之勢力能事雖天地之大亦可以挽回也

訓練強兵動鬼神 美其治軍之威嚴雖鬼神之幽亦可以震動也

湘西不得歸關羽 關羽字雲長言羽在湘西而不得歸暗言非若章彝留守東川而得歸也

河内猶宜借寇恂 蜀先主收江南諸郡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幸益州拜羽董荆州事章彝之善守東川如寇恂之不得去河内也恂字子翼光武收河内拜恂爲太守移潁川盜賊群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

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欲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側唯才是与 勿云江漢有乘綸有一作老甫自言也

春遠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兩句通義紅言花也素言絮也 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柴荊言无往来之人故獨柴荊而已 數有關中亂數色角切頻也 何曾劒外清故鄉歸不得鄉一作閑 地入亞夫營此拍言長安屯兵乃公之故鄉而爲軍營矣昔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況文帝自勞軍至其營長揖不拜營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春寒

霧隱平郊樹尔雅繹地邑外謂之郊 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雲多戍鼓猶長擊言吐蕃之亂至今春尚防戍也 林鶯遂不歌忽忽思高宴會古詩今日良宴會 朱袖拂雲和謂樂舞也周礼春官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於圜丘

注云和地名以其材而中爲琴瑟也

雙鸂鶒

旅食驚雙鸂鶒鳥一作双飛鸂鶒 嗜泥入北堂古詩思為双飛鶩嗜泥巢君堂 應同避燥濕左氏襄十七年傳子罕曰吾脩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風雨 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梁甘銘何遲山川幾紆直 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離力智切此甫託物以見已意也言當秋而身於天地之間存在亦如燕舍此而去也

百舌

百舌來何數重重祇報春百舌禽名江東人謂之信鳥逢春而鳴易緯通卦驗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朝野僉載百舌春轉夏止唯食蚯蚓正月凍開蚓出而來十月蚓藏而往月令仲春反舌无声 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自苦花密藏難見梁蕭子暉反舌賦春霖霖而花密 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周書時訓曰三種之日螳蜋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无声是謂陰息反舌有声佞人在側

喜雨

春旱天地昏 春旱一作早春謂煙塵四起也 **日色赤如血** 謂旱之甚也昔晉永王璘在漢中只越之間盜賊因之而起也 **巴人困軍須** 謂右丞餽軍也 **農事都已休** 已一作未 **立戈況騷屑** 騷屑不安貌時 **慟哭厚土熱** 謂怨氣土感農雪也 **穀根少蘇息** 沴氣終不滅 沴音戾陰陽錯謬之妖氣也 **何由見寧歲** 国語晉无寧歲 **解我憂思結** 諍嶸羣山雲 群樊作東 **得鞭雷公旁** 沱洗呂越 甫自注時聞浙右多盜賊也按甫意欲鞭驅雷車旁沱而雨一洗呂越之 **沱呂越平則人獲安居天時自得何憂旱乾哉**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

籍甚黃丞相 以黃霸美李使君也前漢陸賈游漢庭名声籍甚孟康注曰籍甚盛也 **能名自頴川** 黃霸傳霸字次公宣帝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爲潁川太守霸外寬内明得吏民心户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右馮翊守趙廣漢不勝其威自殺京兆尹張敞不敢行私治有能名遠近所聞 **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 五

馬何時到 東方朔外傳那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餘見前注 **雙魚會草傳** 嘱李使君幾時可以到任早寄書達甫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双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老思笻竹杖** 冬要錦 **衾眠** 用從李使君求此二物也笻竹錦衾二物皆蜀之土宜故甫及之 **最先** 聽讀平声京房傳化行縣中文最當遷 **不作臨岐恨** 唯聽舉 **遇害陳公頊** 唐拾遺陳子昂嘗爲縣令于今蜀道憐君行 段簡收斂處頊死獄中 **射洪縣** 射洪唐屬劍南道梓州 **爲我一潸然** 潸師姦切涕流貌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 用客居天邊遭兵馬之乱歸絶不得 **隴右河源不種田** 通鑑唐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而河源田畝發而不耕矣唐隴右道者禹貢 **巴蜀** 是年十一月吐蕃又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三巴記閬泉東南流曲折三廻如巴字巴木国名爲州因取国以名焉 **涔涛天風拔木** 詡天下兵革不宜民罹墊溺之患也 **前飛**

禿鶖後鴻鵠 鴻一作黃鵠音秋水鳥也鵠巴蜀驟動晏因羽翰之便以附書信歸鄉也 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自廣德二年迄數至天寶十四年凡十年矣杜南訣林訓親莫親於骨肉節度之屬連也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 婦女一作婦人右漢青青大麥枯淮當獲者為婦女夫何在西擊胡夢斷渭凡此句中每函問答之詞用之是詩意原於此 東至集壁西梁洋 西一作北集壁梁洋四州屬山南西道 問誰腰鐮胡與羌 時吐番与回紇皆奔山谷腰鐮雞棲麥惟羌与胡而已鮑照東武吟腰鐮刈葵霍倚杖收雞豚 豈無蜀兵三千人部 豈無蜀兵三千入冠四州之民霍倚杖收雞豚 豈無蜀兵三千人部 豈無蜀兵三千遇賊衝突江山險澁士卒至有介胄生虫而不得休息者矣 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烏孫公主歌願為黃鵠兮歸故鄉莊子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羣盜 汨古忽切唐韻汨沒也 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 成而復歸西川也 物役水虛照 言身為物所役水亦虛徒相照而不得優遊而觀賞之也 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 著直略切 盡室累全家也畏途者言道路盜賊險阻也左氏傳尽室以行莊子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盡室畏途邊 莊子達生篇畏長林優風色廻復意猶迷 廻一作迴 衫裛裛香微潤 裛音邑言之氣潤裛衣服也尔雅釋山山未及上曰裛微也 馬衙青草嘶棧懸斜避石 棧閣道也避一作辟 飄飄媿老妻行色迍隱見 見形甸切言山有高下林木有蔽動其行李物色或隱或見也莊子盜跖篇車馬有行色云 人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鼯鼠 山中之人以其有鼯鼠而轉石驚之 抨弓落狨鼯 抨披耕切彈也狨余救切鼯訛胡切異物志狨猿類露鼻尾長四五尺樹上居雨則以尾塞其鼻建安臨淮皆有之鼯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飛善以自高集下食火煙声如人號一名飛生飛生子故也東吳

諸郡有之**眞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閬州別房太尉墓閬州太守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常与嚴武等交結貶鄧州刺史上元元年為閬州刺史寶應二年拜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六年卒於閬州僧舍年六十七也按唐書上皇入蜀琯建議請分諸王鎮天下其后賀蘭進明以此譖之肅宗不專以陳陶之敗也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曰物望傾心久凶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圖博孝多聞嘗謂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未今唐書不載此語惜哉不為圖白之也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言淚多而濕之也**低空有斷雲對碁陪謝傅**甫自言昔嘗對房太尉圍碁如陪謝安也晉謝安字安石薨贈太傅初符堅入寇諸將退敗堅次于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遣謝玄入問計安石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於床上了無喜色碁如故**把劒夏侯君**把劒甫以季札自比將欲出之於子西聘晉帶宝劒以過徐君之使而未獻也其心許之致使於晉反則徐君以死於是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此詩廣德二年春作嚴武先鎮蜀甫依之武趨朝蜀亂甫遂去之梓閬公鬬武再鎮蜀故欲復歸草堂也

得歸茅屋赴成都眞為文翁冊剖符眞一作直昔文翁為蜀郡太守故以比嚴武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至郡合符乃聽受之竹使符第一至第五符皆以竹長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符皆左留京師右以與之東觀漢記岸賓上議二千石皆以選出刻符典千里**但使閭閻還揖讓**此甫喜復歸得與鄰里相愛也**敢論松竹久荒蕪**此甫不敢以私己之園林久廢不治為念也

魚知丙穴由來美由晉作猶後漢郡国志漢中郡沔陽縣西有丙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出十月入水泉縣注魚自穴下還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寰宇記興州順政縣東南七十里有大丙山小丙山其山比有穴方圓二丈餘其穴有水潛流士人相傳名丙穴周地圖云其穴向丙因以為名旧水經穴間而過或謂之大丙水每春三月時則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日連綿從穴出相傳為嘉魚出丙水也曹陽雜俎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温神農本草亦云嘉魚味甘食之令人肥健悦懌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水所以益人也**酒憶郫筒不用沽**郫筒之厚醉我以郫筒之酒而甫不須沽弥切一作簞甫思嚴武先待我之厚醉我以郫筒之酒而甫不須沽也成都記郫縣因水得名居人以筒釀酒蜀王杜宇所都華陽風俗

録郢人剡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香達於竹外然後斷之以献俗號郢筒謂此說非也郢筒乃酒器也郢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郢筒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爲基子郢筒當酒垂是也 五馬舊曾諳小徑 甫謂武昌過余之草堂也餘見前注 幾廻書札待潛夫 潛夫甫自比也

勗勗青江帶白蘋 爾雅釋草萍蘋之大者曰蘋 故園猶得見殘春 故園指成都草堂也一作国 雪山斥候無兵馬 謂西山之亂靖也 錦里逢迎有主人 謂蜀武再鎮成都也戰国東田光造燕太子虩而逢迎却行爲道 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 習池未覺更新 武每訪草堂酣飲賦詠故甫自比之習池荆州則以比武之来宴賞

鵝鴨惱比隣 比頻脂切近也甫於武有故舊之好而能如此則甫之厚德與夫慎重可見矣 風流盡況復荆州賞 復無窮也按百山簡鎮襄陽諸習氏者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多載於池上斬酌而帰名之曰高陽池 竹寒沙碧浣花溪 梁益記溪水出綿江居人多造絲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爲崔盥宅捨爲寺今尚存焉 菱刺藤梢咫尺迷 菱一作橋甫離草堂之久宜其荒蕪矣 過客徑須愁出入 居人不自解東西 解佳買切曉也以逢萬之僻也 書籤藥裹封蛛網 籤十

廉切驗也 野店山橋送馬蹄 言橋與店空送馬蹄於道中往來而已蓋甫不在草堂故也 肯藉荒亭春草色 先判一飲醉如泥 判普官切後漢周澤傳澤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卧病文帝具妻聞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諳作太常妻一年二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余按禪宮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侄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沙崩損欒欄也從江檻落風帆新松根不高千尺 新松甫拍手植四松也按集有四松詩云雷相骨不甚長良是也 惡竹應須斬萬竿 甫帰故林竹之惡者斬之護其新美者按集有除竹詩云今除竹疎是也 生理祇憑黃閣老 甫言生計皆仰于嚴武也国史補兩省相呼爲閣老 衰顏欲付紫金丹 丹陽抱朴山人大藥證煉粉爲鉛化石爲璧自然伏火去鉛取丹更入華池還源反色再入神室更養火六十日三百六十日成紫金火丹若人服食化腸爲筋變髓凝骨自然不死 二年奔走空皮骨 信有人間行路難 古詩有行路難篇 錦官城西生事微 官或作里王荆公作錦官生事城西微甫言薄有常産也 烏皮几在還思歸 謂以烏皮爲几也謝眺詠烏皮隱几詩蜡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坡 昔去爲

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恐經亂離而人物變易也側身天地更
懷古迴首風塵甘息機甫言歐奔走也共說總戎雲鳥陣揔戎
謂嚴武爲元帥也太公六韜曰既以被山而處以爲雲爲之陣陰陽
皆備又曰以車騎分爲雲鳥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
窮者也不妨遊子芰荷衣遊子甫自謂也甫欲參軍謀不妨吾逸態而衣芰荷之衣也屈原離騷篇
集芙蓉以爲裳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諸昆季

馬首見鹽亭地理志鹽亭縣屬梓州左傳高山摧縣青雲溪花淡淡淡一作漠く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名士美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征漢炳靈世載其英灑若相如鸞若君平王褒暁轉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德星復以比嚴氏也異施陳庭字仲弓荀淑字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殷聞梓州鹽亭人本養家子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貲助邊得爲州長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或是否長歌意無極好

爲老夫聽爲于僞切

倚杖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

狎鷗輕白浪浪一作日謂可狎之鷗遊泳乎白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歸鴈喜青天鴈一作鳥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房琯相肅宗以事責官右爲漢州刺史西池乃琯所鑿也宝應二年琯自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關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舊相言房琯也指言於恩追未行之間則數數遊此湖此追道其實也又言關庭未到之間且於此遊湖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爲有光輝也政化尊絲綸政是義切尊音純大凡考尊須用鹽政以物性最敞此機曰千里尊橫未下鹽政千里乃湖名也本章尊生水中華似堯葵三月至八月爲絲尊九月至十一月名瑰尊春夏幼長肥滑爲絲

尊至冬短為猪
蕈亦名鼄蕈
漢制二千石
皁蓋朱兩幡灘淺正相依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羣池或作亭
上應廻首公以自况也晉荀勗罷中書今為尚書見前篇
右軍王羲之字逸少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性愛鵝山陰有道士人賀之乃曰奪我鳳凰池何賀我耶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為報籠隨王好養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奉羣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王羲之守永嘉五馬常相隨騷人為之吟曰旌旆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人愛使君好換鵝非俗書凡軍礼將軍伏鉞閫外晉左右列戟以將軍守之如唐之觀察節度也

答楊梓州

閿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東州梓州路也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楊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田之利在梓州青溪之西号為楊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甫有應載阿戎遊之句以美之按晉阮籍謂王渾曰吾鄉語不若吾阿戎談戎乃渾之子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佛書有曰問世尊安穩否從來不奉一行書行户切因知貧病人須弃能使韋郎跡也踈此公識之之辭也莫相疑行

牙齒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皓白樊作男兒一生无成頭皓白李陵書男兒生无所成名欲落眞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天宝九載明皇納処士之議以明年朝献太清宮饗應及郊甫乃献三大礼賦以預言其事帝奇之長安志大明宮龍朔二年大加興葺曰蓬萊宮咸亨二年曰含光宮長安元年復曰大明宮自怪一日聲輝赫輝作烜集賢學士如堵墻礼射義孔子射於矍圃觀者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按新唐書甫献三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筆又按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書院正殿書院為集賢殿書院院内五品以上焉孝子六品以下為直文学士往時文彩動人主命論高勢動人主人主謂明皇也運之子也此日飢寒趨路傍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至德二載甫受左拾遺及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不宜棄肅宗怒出爲華州司功屬関輔飢乱弃官寓同谷自負薪採橡餬備不給遂出蜀卜居成都

晚將末契託年少

年少指嚴武也甫与武父嚴挺之素善武時年尚少鎮成都甫往依焉挺之卒武又代鎮蜀甫再依武相歡洽無恨恨意史氏當失之也

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瑀故也按陸士衡嘆逝賦託末契於后生念將老而爲客

當面輸心背面笑

輸一作論拗唐新書甫嘗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子武欠若不忤中指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挂于簷上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武与甫由是有隙故甫誚其不以誠相待而有是作也或者又謂唐史氏承尭憲之意求鎮蜀甫再依武相歡洽無恨恨意雲溪友議之說以公詩考之武求鎮蜀甫再依武相歡洽無恨恨意史氏當失之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

鄭子垂公皆神仙人以比司馬也後漢方術傳鄭子訓有神異之道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其迫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

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

蒙卦

家家迎鄭子

鄭居例切

處處識壺公

方術傳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頃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

長嘯峭峨嵋北潛行玉壘東

峨嵋玉壘二山皆在蜀潛行謂晦迹也

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

此聯已下公自叙也

望雲悲轗軻

轗音坎或作坎軻不得志也七諫篇然轗軻而留連

畢景羨沖融

沖融言司馬養和氣如陽春也

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

口倚劒短亭中此聯言屯戍之兵以防寇盜者也
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此乞憐於司馬也莊子逍遙遊篇列子馭風而行泠然善也

春歸

此言歸當春時非謂春色之歸也

苔逕臨江竹竿籬覆地花覆讀去聲甫避楊子琳之亂適東川冠平復以春時歸草堂喜見其當逕之竹臨江而茂倚簷之花覆地而榮也
猿音叔猿忽犬疾走也甲子記時節也謂之頻則歷時之已久及歸到草堂驚其景物之變猿忽又春華也按集有二甲子西南異甲子混泥塗皆言其歷時之多也倚杖看孤石傾盡就淺沙遠鷗浮
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古杏切吾生亦有涯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此身醒復醉此身自作且應乘興即爲家

歸來

客裏有所過過作適一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秩
壁魚乾謝玄暉詩陵岡尋我屋散秩問所知注秩書衣也壁魚本草謂之白魚爾雅謂之蠹白魚蠹音潭又音尋郭璞注衣書中蟲一名蚄魚段成式酉陽雜俎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爲白魚固知列子朽瓜爲魚之言不妄今人呼爲壁魚是也
蘖甫欲得麴蘖以造酒也洗杓開新醞低頭拭小盤一作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麴
蘖甫欲得麴蘖以造酒也細酌老江干干涯也庾信詩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草堂

此篇叙其父往東川而歸也

昔我去草堂繫纜東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
虞乾元年夏四月朝廷有詔崔光遠代之未幾朝廷復詔光遠還朝聽焉人自代光遠遂表郭英乂崔旰光遠之族弟素與英乂不平遂舉兵攻殺之亂成都者崔旰也而云繫東者蓋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則夷狄之崔旰以臣叛君無君臣上下之分非夷狄而何甫築草堂於浣花里因避成都之亂遂去之東川亂定復歸成都無虞乃無憂也請
陳初亂時用請歷陳初亂時之事也反覆乃須臾一作斯須大將赴朝

廷謂崔光遠也羣小起異圖謂崔旰之徒也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鹿麗軟山洽切後漢隗囂傳牽馬釗刀奉盤錯鋭遂割牲而盟注引前書匈奴傳漢遣節昌等与單于及大臣俱登諸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歃血以飲酒又毋亡倫与文敏同反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祠六爲盟又云丈欽驍果麗猛西取邛南兵北斷劒閣劒閣道也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朱云即楊子琳柏正節州刺史其勢不兩大左氏傳物莫能兩大前漢事不兩宜又兩大不相事始聞蕭漢殊兩卒却倒戈卒藏没切賊臣互相誅昔漢高刑白馬與羣臣盟今旰乘光遠入朝欲殺英乂中夜斬白馬歃血盟誓遂與兵攻英乂又西取邛南之兵以收楊子琳柏正節北則斷劒閣以自守旰署其黨羽十人爲刺史欲相連結奈何勢不兩大小人見利則爭安能屈已相專是以肺腑各異如蕃漢之不相入終也兩卒倒戈相攻旰遂見殺及梟鏡徒梟鳥食母破鏡食父喻賊臣不知君臣之分肘腋言禍起於左右也按前漢郊祀志梟鳥名食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梟獍獸名食父黃帝欲絶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

嚴經如士梟等附瑰爲兒又破鏡鳥以毒樹果抱成其子父母皆遭其食漢書志以爲獸槉嚴經以爲鳥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左氏僖公五年傳狐裘蒙茸一国三公吾誰適從萬人欲爲魚唐讀民改作人左氏昭公元年傳刘定公叟禹之功曰吾其魚乎光武紀故趙繆王子林説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可使爲魚凶于而国孰能辨無辜方崔旰之乱崔寧又攻子琳正節一子復率兵討無紀綱正謂一国三公莫知所適從一唱和作威福洪範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之一知之潛天子威福之柄妾殺无辜眼前列杻械列晉作桍引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濺一作流釋名四達謂之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鬼妾一作人妾已殺其主矣則妾謂之鬼妾馬可謂之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爲鬼妻也色悲充爾娛有法令在自相殺戮此亦足驚嘆也前列杻械後吹笙言喜怒无常獨不顧国家地理志吳地斗之分野蘇州爲吳泰伯之墟泰伯卒仲雍亦傳国至曾孫武王克商因而封之也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吁嘆辭也且奔走賤子甫謂也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

海難爲遊五湖 周礼職方氏揚州之浸曰五湖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菱湖一名王湖張勃吳録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一名貢湖東道長洲松江水南道烏程雲溪水西道義興荆溪水東南道嘉興韭溪水余以国語考之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耳當以吳録之言爲是也 不忍竟舍此 舍與捨同 復來薙

榛蕪雖它計切周礼薙氏鄭玄注薙除草也故南荆南復顧四海之内弧矢皆紛乱不敢泛遊五湖又却帰成都安薙草堂之荒穢聊且駐居於此也 入門四松

在用苔反草堂植四松今帰猶念四小松蔓脊不甚長永爲隣里吟又云新松恨不高千尺足知甫眷眷於此松而不忘也 步堦蒨竹疎堦徒協切矮墻也按集有詩云我有陰江竹又云今晨去千竿又云惡竹應須斬万竿乃知甫植竹若此之盛多也堦一作綠宋表褒爲卅陽尹常步屧白楊郊野間 舊犬

喜我歸低徊入衣裾 隣里喜我歸沽酒攜胡盧 一作瓠 提榼垂劉伶酒德頌動則挈榼提壺大官喜我來 喜一作知 遺騎問所須 城郭喜我來 喜一作知 賓客盈村墟 此甫全用木蘭詩体 天下尚未寧

健兒勝腐儒 謂兵革之際武夫得志儒道不振也漢黥布傳上對衆折膻何曰爲天下安用腐儒哉 飄飄風塵際 飄飄王作飄颻 何地置老夫 於時見疣贅 疣羽求切贅之鋭切疣贅無用之物甫傷時不已用也莊子駢拇篇附贅懸疣出乎形哉 骨髓幸未枯 莊子養生主篇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大夫七十而致政甫年未老而不見用故有是句 飲啄娓殘生 娓敏菜也甫言其貧食之薄也昔吳不敢餘 不願餘 食薇不敢餘 薇蕨菜也甫隱于首陽采薇而食之古詩食蕨乎樊中

除草

去蕘草也蕘音潜又徐炎切山韭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 蠆丑夬切有毒 其多彌道周 言蕘草弥滿生於脩遠險阻之道傍往來有觸之若其草之芒刺能螫人其毒有甚於蜂之蠆也 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

焉能待高秋草喻小人道周喻居王之左右君子疾之如芟刺在眼求其所以去之之術春以喻賞秋以喻罰焉待高秋急於去小人者也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蘭蕙香草也以比君子今棄草同爲霜雪所殺喻政刑無辨善惡莫分也荷鋤先童雉荷胡可切日入仍討水化也周礼雉人掌殺草有水火之化是也頑根易滋蔓左氏傳兎使滋蔓蔓蔓難圖也敢使依舊仁小人立黨以黨滋盛固不可近也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松竹有高操君子自守之象小人妬去則君子道長而松竹得遂其生養之性也芟夷不可闕疾則善者信矣甫此篇大有含蓄詳玩之頗有味

四松

何贊書房閣步文翁房裏月閑尋杜甫宅前松謂此也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曲礼離坐離立按集有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謂始移今來歸已離立如人長又云賊子且奔走三年皇東吳則知甫去草堂及帰時凡涉三歲矣會看根不拔蘿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振直庚切撥比末切振撥觸撼貌得愧千葉黃蘿以護松忧破則松有觸撼而千葉黃也敢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甫傷兵乱尚不保其故居況吾敢爲故林之主而欲保四松之無損者乎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嘆衰謝及茲慰淒涼按集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是也清風爲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婆以一作爲聊待偃蓋張待一作將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松我生無根蔕配爾亦茫茫人生無根蔕求欲長与松爲伴偶理難定也有情且賦詩事迹可兩忘勿矜千

載後慘澹蟠穹蒼乃若千載久後勢蟠穹蒼又非五嶽之可
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盂其中有
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万歲

水檻

蒼江多風颱雲雨晝夜飛亭軒駕巨浪郭璞遊仙詩高浪駕蓬萊
馬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遊子甫自謂也門戶無人持持謂
守也古樂府隴西行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高岸尚爲谷詩正月篇
扶持有勸誡論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恐貽識者嗤既
殊大廈傾可以一木支謂岸谷尚有變易於水檻何恨
蕩浮柱歌側此以常理但顛危必用扶持也此甫含蓄意思諷
朝廷之材當顯危際莫有扶持者矣叔孫通贊廊廟之材非一
木之枝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爲此言王者當以天下爲度
有此彊爾界之辨諷一視同仁恩及無外不可
肅宗示人不廣也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五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
遊此言志在江海豈局促於清
溪傍柴門而遊爲事乎悵惶避亂兵避崔旰之亂
邊懷舊土謂遠懷草堂之故林也往梓州也緬
船舫不重扣舫胡田切船傍也埋沒已經秋甫昨去成都已經三
而埋沒於泥沙故不秋向若所泛扁舟擊
堪扣其舷以節歌也仰看兩飛翼下媿東逝流謂在東川
歸也故者或可掘故者謂破船也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鼠數色
角切屢也白屋難久留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詩

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
時

寄邛州崔録事

邛州崔録事聞在果園坊坊在成都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應音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老儒艱難時病於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礼言封禪之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謝玄暉詩茂陵將見求

庸蜀數其没後方授一官

此老已云歿鄰人嘆亦休竟無宣室召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徒有茂陵求司馬相如傳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取其書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妻曰長卿時為園林非昔遊空餘遺總在總音歲賦布也用為靈柩之帳謝玄暉詩總帷飄井幹浙野風秋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

漢其池館依舊而人不可見也梁孝感詩卧柳尚還生濟黄河以泛舟兮經康山陽之舊居多慙鮑叔知山陽鮑叔以比斛斯也列子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厚管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世稱管鮑善交古而一遇白首淚雙垂

揚旗

一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按元稹誌公墓曰南勦節度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廣德二年甲辰公年五十一其夏公至錦江作此詩以美其將平吐蕃之難也

江雨颯長夏江一作風故云長夏颯動也府中有餘清吕氏春秋冬不用箑清有餘也我公會賓客庸有異聲謂鄭公持軍嚴肅有異名也詩至止肅肅閱軍裝閱視也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六作四駿騷揚旗旌駿布可切騷羊可切馬搖頭也又高皃廻廻偃飛蓋勢迴旋也熠燿迸流星

熠熠色鮮明也來纏風颸急纏作衛去聲山岳傾此聰言揚旗去來疾速之狀也材人輕二州陷犬戎按代宗紀吐蕃陷松維二州或作二州故之秘芳麻廣德元年糧運絶勑南節度高適不能軍吐蕃陷松維保三州按集公夔江作往在詩曰前日厭羯胡後來遭犬戎羯胡謂天宝之祿山也犬戎謂廣德之吐蕃也狄有二云近聞犬戎該道逃是也但見西嶺青西嶺即雪山也常見青煙而起乃舉烽求援也華陽雪嶺記西南觀錦城若井底其上積雪千仞得鄭公來作鎮訓練士卒欲奪所喪之故地也時廷命鄭公拓雪嶺斷底右臂是以威行勑外按集有早秋詩已收滴薄雲中戍更奪蓬婆雪外城者是也此堂不易升易以跂切謂食人之祿居人之位當憂其事也庸蜀日已窒庸蜀本蠻地漢時始通中國今鄭公來鎮守蜀中已窒靜矣寰宇記益州古梁州也濮庸蜀之地在秦州漢中巴蜀三郡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荆荆蠻且以是辭以美鄭公也王粲七哀詩復弃中國去遠身適荆蠻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謂公拓雪嶺之故也然甫終去蜀之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絶塞塞先代切大火復西流大火心星也火西流則寒將至也豳風七月流火左氏哀公十三年傳冬十二月癸酉朔季孫問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馬過也蕭蕭梁棟秋窮途愧知己窮途甫自謂知已指嚴武也暮齒借前籌甫依武於蜀武辟甫爲幕府而得預節度府參謀也漢張良願借箸以籌之那成長者謀長丁丈切軍府事非能成長老之謀也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凉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言武待我礼數寬厚不以幕府屬官拘撿之也節爽病微瘳節爽乃詩題所謂立秋日氣清爽也甫素有渴疾惟得凉則少瘳也主將歸調鼎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吾還訪舊丘主將謂嚴武也時武還朝故甫期以入相吾欲隨之歸長安也鮑照詩去鄉三十年復得還舊丘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作

昨夜秋風入漢關借漢以言唐也朔雲邊雪浦西山西山即雪山也謂其冬夏常積雪故也更催飛將追驕虜漢匈奴常號李廣爲飛將軍驕虜指吐蕃也

莫遣沙場匹馬還 此戒之辭也春秋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

奉和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 嫋奴鳥切長嫋皃九歌嫋嫋兮秋風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 滴博屯戍之地名雲間以言其高也更奪蓬婆雪外城 蓬婆城名也按編年通載廣德二年嚴武破吐蕃于當狗城克鹽川城吐蕃傳天寶二年已前王昱兵攻蓬婆嶺輸勠南要餉軍則蓬婆遠在雪山之外也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院中一作使院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時落 王逸荔枝賦緑葉榛榛朱實纍生又潘岳笙賦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言浣花之開似笑我離草堂而兼名幕府參謀非隱若以元礼爲龍門則當點頷暴鱗矣

到村

碧澗雖多雨 釋山夾水曰澗秋沙先少泥 先陳作亦先見切先後也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叅戎幕 謂爲勠南節度參謀也歸來散馬蹄稻梁須就列榛草即相迷 言既離草堂而入使院則荒逕生草反相迷矣蓄積思江漢 蓄積猶辭結也思江漢以濯之耳頑疎感町畦 町他典切畦胡圭切隴畝也畔埒也言其禀性頑疎所感者但在町畦之間故雖朝夕在院而仍思一歸也莊子人間世篇彼且爲町畦亦与爲町畦 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栖 知己謂嚴武言疚稍酬報知己之分乃遂歸草堂之故林爾王元長詩野鳥棲故林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 魏明帝詩雙梧生空井詩家用井梧自此始矣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絶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 伶郎丁切俜普丁切失所貌甫遭亂奔走自廣德二年逆數至天寶十四載凡十年矣彊移栖息一枝安 甫時寓嚴武幕爲參謀特

一枝之安也莊子逍遥遊篇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遣悶奉呈嚴鄭公二十韻

白水漁竿客後漢郡國志廣漢郡有白水縣注山海經白水出蜀而東南入江 清秋鶴髮翁鶴髮者言老之相使信賦予老矣鶴髮雜皮 胡爲來幕下祇合在舟中甫言暮年正可爲漁釣之遊不當來爲幕客也 黃卷眞如律言詩書以礼法繩人也 青袍也自公也當音夜甫謂不卑小官也詩羔羊自公退食 老妻憂坐痺痺卑利切 幼女問頭風平地甫言其散秩在府中所坐之曹不專其事而分之不知爲異爲同也 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上官拍嚴武也甫得預府幕忝通於上官矣 疇昔論詩早甫嘗与武論詩居在早年矣 光輝仗鉞雄武今持斧鉞之威來守蜀也 寬容存性拙 翦拂念途窮謂嚴武奏請爲參謀也劉孝標絶交論顧恥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 露裏思藤架裏音邑 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此兩聯言身雖在幕府而有山林之念故如龜之在網鳥之在籠也 西嶺紆村北南江遶舍東竹

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舡應折杯乾甕即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此四聯甫述草堂之興恐其流無而有歸休之意也 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言性雖疎散當束縛以酬知己年雖蹉跎不足以負任責亦當効小忠也 周防期稍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氏胥歸晝角終不成尋別業別業指草堂也 未敢息微躬鳥鵲愁銀漢言如烏鵲之微力不足以任填河之責也俗傳七月七夕烏鵲填河成橋以度牛女 鶖駝怕錦幪又如鶖駝之蹇体不足以被錦幪之飾也 徐陵詩玉鞭繡絽鑾金鞭覆錦幪 會希全物色將放倚梧桐物色謂形容之衰老也甫仰望嚴鄭公之知已者冀保其天年其眞性故令歸倚梧桐以自樂也

西山 三首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成都記西山冬夏積雪不消 築城依白帝依一作連 轉粟上青天昔公孫述都成都自號白帝其所築城在高山之上本曰白帝城是已今甫言荒山之頂築城依倣白帝所以轉粟之艱難如上青天者也 蜀將分旗鼓以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勢逼近蜀故分旗鼓以

鑿之 羌兵助鎧鋋 一作井泉鎧苦海坊甲也鋋時連切小矛也 西南背和好殺氣
日相纏 以吐番北背先帝時盟好而為寇不已也 萬里秋 明皇還蜀後蜀東西兩川為兩節度列防秋三城民罷于役高適上疏論之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蹤險絶運糧東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不聽 煙塵侵火井 火井雖在邛州大率是蜀地名言吐番迫蜀中也按蜀地志火井在臨邛蜀都賦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吏隆隆如雷聲爓然通天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鹽家火煮之不過二三斗鹽耳博物志臨邛縣南百里火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火即滅 雨雪閉松州 言松州已陷而閉於雨雪之中矣 風動將軍幕 幕一作蓋 天寒使者裘 漫謨官切漫山謂賊壘之多也 回首得無憂
子弟猶深入 子弟言充兵之人也 關城未解圍 蠻崖鐵馬瘦 寰宇記灌崖關在永康軍西北四十七里灌口古所謂天彭關開也此四句言為可憂矣故繼以下句 辯士安邊策 辯士說客也 元戎決勝

威 元戎主將也 今朝烏鵲喜 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 欲報凱歌歸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簡中有戲述

西漢親王子 假漢以言唐也漢中王璵乃讓皇帝之子汝陽王璡之弟代宗親王叔父也 成都老客星 甫自喻也有如嚴光同宿太史占客星犯帝座也 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 秋一作飛王璵乾元元年出刺蓬州与甫相別五歲矣 忍斷杯中物 題注留潛詩且進杯中物 眠看座右銘 眠一作祇王作眠當從之 不能隨阜蓋 阜蓋指漢中王也漢制二千石朱轓阜蓋 自醉逐浮萍
策杖時能出 能王作登謂早出也 王門畢並遊已知嗟不起 甫言王因酒得病臥而不起遂斷不飲也 未許醉相留 蜀都賦鱗以清醨一醉累月 蜀都賦觴以清醨一醉累月 江魚美可求 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 終思一酪酊 淨掃鴉池頭 西京雜記梁孝王有鴉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寰宇記漢州有鴉橋以水有金鴉隱於此池日暖則見影故名或謂天后時諸御大夫晦日

重宴高文交李林亭冬賦詩而高矯詩云駕言尋鳳侶又云乘顛俯鴈池以是知鴈池之名其來尚矣

羣盜無歸路哀顏會遠方 尚憐詩盤衆盜驅動貌策可策梁鍾嶲作詩品云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靈運鄴中士衡擬古陶公詠貧士矣賀之製惠連搗衣之作皆五言之盛言東者也

尊重 喻汝陽王漢中王乃天子之叔父兄弟也 **徐陳畧喪亡** 以徐幹陳琳喻天宝中曳裾王門之賓客友已多亡矣魏文帝与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畧盡也 **空餘枚叟** 俱領重鎮也論語魯衛之政兄弟也 **猶憶酒顛狂** 憶一作記 **魯衛殲** 論語魯衛之政兄弟也 **在應念早升堂** 枚叟枚乘也升堂矣言朋友周喪推漢中王兄弟当甫在應念昔日結交之時不宜今日相弃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不開輕紱冕 魯頌篇紱絲也說文大夫以上冠也 **但見避風塵** 甫以左拾遺出爲華州功曹而遂自罷官若一以左拾遺召不得不避亂也 **別星橋夜** 華陽地志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 **三移斗柄春** 以志時也斗杓隨時而指於昏指東則爲春矣三年矣三移則三年矣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杓即柄也 **敗亡非赤壁** 言潼關之敗兩京遂陷其禍酷烈殆非赤壁之比也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曰昔赤壁之役遭罹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氷物盡穀燼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周瑜所能敗也 **奔走爲黃巾** 爲于爲切黃巾以旬禄山也後漢皇甫嵩傳鉅鹿張角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靈帝中平元年一時俱起皆着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蜀劉焉傳涼州逆賊數千人自號黃巾又鄭玄傳會黃巾寇青部避地徐州逆謂之黃巾蜀劉焉傳涼州逆 **子去何蕭灑** 子指王侍御也 **余藏異隱淪** 甫因奔走避寇遂成隱淪非本志也餘詳見前注 **書成無過鴈** 言欲寄書而乏便也蘇武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使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通教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通等在某澤中故范彥龍詩寄書雲中鴈爲我西北飛是也 **衣故有懸鶉** 公自叙其貧也荀子子夏貧衣如懸鶉 **恐懼行裝數** 數色角切 **伶俜卧疾頻** 伶俜丁切俜普丁切 **曉鬢工迸淚** 春鬢秋月人所賞翫而鬢所工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雖疾病之所感者 **秋月解傷神** 春鬢秋月解者在於迸淚失所兒 **會面嗟黧黑** 李斯傳禹鑿龍門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 **令昆慺話苦辛** 謝靈運廬陵墓下詩含悽話苦 **接輿**

還入楚言甫自蜀適荊衡故以接輿爲比也接輿楚人論語楚狂接輿是也王粲不歸秦自喻歸長安之故鄉故又以粲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詩曰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錦里殘毋竈言去錦城之久空餘殘煙灶突之爐矣花溪得釣綸言浣溪之日所遺之釣綸矣消中祇自惜消中甫自謂有消渴之病也晚起索誰親索蘇各切謂流寓索居而無骨肉之親也或謂索音求索之索亦通伏柱聞周史柱史比王公之爲侍御也劉向列仙傳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轉爲守藏史王公王康貺詩老聃伏柱史乘槎有漢臣乘槎羨王侍御嘗使吐番乎豈非餘見查上憶張騫注鴛鴻不易押龍虎未宜馴言王侍御親近如鴛鴻龍虎之莫能押馴也古樂府莫押鴛鴦侶曹植曰嗟龍虎之未馴不可得而馴也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新時王侍御守漢州甫自秦亭弃拾遺而來今一見之有如舊相識也晉書洪拙冠不仕孔叢子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傾蓋而語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由來意衆合直取性情眞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言共遭亂離而爲心友眞可以託死生而不以甫之貧賤爲恥也偶然存蔗芋幸各對松筠籠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

穩長如字男大卷書勻兩聰通義言粗糲之飯依如他日所以窮愁者在乎女長男大則婚嫁之事來矣相迫湖口江如練湖音朋切又普水切此以下言王侍御之所居也樂史寰宇記李氷摊江作湖口湖口在彭澤縣又云湖口在彭蠡湖口江所經注謝玄暉詩澄江靜如練庭堅云彭蠡崖在彭州帶雪山嵗岩言云彭蠡崖在松州名園當翠巘魚蹇切野棹沒青蘋御覽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也或謂之芬芳有如芝蘭之秀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也或謂晉謝玄答叔父安曰子弟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何煩追隨不覺晚欵曲動彌旬但使空蘭秀甫自謂常爲嚴鄭公王侍御心德棟宇鄰甫草堂在成都浣花里王侍御所居在通泉縣故有是句陶潛答龐參軍四言詩歡心孔洽棟宇惟鄰山陽無俗物言王侍御之門下無俗客也向秀與嵇康爲竹林之遊經康所居之山陽作思舊賦云濟黃河以泛舟弔經山陽之舊居阮籍謂王戎曰裕物以復來敗人意鄭驛正留賓又以鄭莊比王侍御之禮賢也史記鄭莊爲太子舍人嘗致驛馬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出入並鞍馬鮑昭詩歡心孔洽棟宇惟鄰山陽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重遊先主廟先主廟今在南門外更歷少城闉少城張儀光暉終席珍

所築也 石鏡通幽鬼 蜀王葬其妃所餘並見前注 送終惟糞土 結愛蜀荆榛 此兩聯又言歸王侍御礼待之隆可以駐足也 置酒高林下 觀碁積水濱 此聯以下甫自叙其依王侍御也或者又謂此以結上句勿以石鏡送終今墓中之人已糞土矣以琴結夫婦之好今則徒生荆棘矣既往之事為可弔則致酒觀碁以遣懷耳 區區甘累趼 趼古典切足繭也莊子百舍重趼而不息 稍稍息勞筋 網聚粘圓鯽 絲繁煮細蓴 蓴音純水菜也此聯又言歸浣花草堂之樂也餘見前注 長歌敲柳嫂 瘦於郢切謂蠲也蠲植詩我有柳嫂疑是也 小睡凭藤輪 藤輪謂車也謝朓詩花叠引藤輪是也 農月須知課 田家敢忘勤 忘元放切 浮生難去食 良會惜清晨 列国兵戈暗 令王德教淳 要聞除猰㺄 猰㺄八切㺄勇主切猰㺄獸名㺄㺄盜賊也尔雅釋獸猰㺄類貙虎有爪食人飛走郭璞注貙大如狗文如狸淮南子本經訓猰㺄為害堯使羿殺之万民皆喜 休作畫麒麟 但以除猰㺄為心不必志於畫形麒麟閣上也餘見今代麒麟閣注 洗眼看輕薄 輕薄言交道之不終者甫盖有激而云耳 虚懷任屈伸 莫令膠漆地 萬古重雷陳 甫之望王侍御者至矣後漢陳重与雷義為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与雷

送舍弟頴

頴一作頻 赴齊州二首 齊州古之濟南国也按集大曆三年有懷頴覲諸弟詩又有弟覲迎親就當陽山居詩又有隴右月夜憶弟詩又有弟豐獨在江左詩又有弟覲藍田迎婦詩甫四弟覲豐頴已見於詩舍弟占歸章堂檢校詩云久客應吾道相隨獨尔來是也

岷嶺南蛮北 岷嶺蜀之岷山南蛮南詔蛮也 徐關東海西 徐関齐地也言弟頴自岷蜀起發而之齐耳 此行何日到 送汝遶行啼 絶域惟高枕 公自中原而來蜀則亦以蜀為絶域大抵言異方也 清風獨杖藜 危時暫相見 衰白意都迷

風塵暗不開 汝去幾時來 兄弟分離苦 形容老病催

江通一柱觀 觀古玩切荆州記江陵有臺上有一柱衆梁拱此或云荆州有一柱觀士人呼為木屐觀十道志一柱衆梁拱之晏元献典類荆州臨川王義慶立觀其大但一柱 日落望鄉臺 成都記隋蜀王秀所創 客意長東北 齐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 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 十六旁干戈覓好胡服士皆短衣 匹馬逐秋風 言弟頴之行色也 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 淮南覽冥訓鉗且大丙之御去鞭弃策車莫動自卒馬莫使自走不招拍不咄叱遇歸鴈於碣石軼鵰雞於姑餘又絕交論軼歸鴈於碣石附騏驥於旄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再至成都所作

嚴鄭公堵下新松 得鬆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 聞一作隱 踈翠近珠簾未見紫煙集虛豕清露何當一百丈歌盖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 得香字。此二詩甫之措意極為深遠以意逆志文者當自思矣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鐏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得忘字

沱水臨中坐 沱唐何切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今成都則梁州之域也寰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是也

岷山到北堂 到一作對岷山蜀之岷峨也山海經岷山江水出焉 白波吹粉壁青嶂

挿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芡香雪靄虛點綴沙草
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欒亂拂黛
石巉長谷暗非關雨楓丹不爲霜秋成亥圃外成一作城誰南
子隱形訓崑崙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又曰崑崙之仁或上倍之是謂縣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
志洞庭湖名在岳州之巴陵縣景物洞庭傍地理
亡慙道難忘晉謝安寓會稽與王羲之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
處出則魚弋山水每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澗谷
故情亡慙又薨贈大傅故靈運述祖德
詩云遺情捨塵物正觀仁慙美是也
繪事功殊絶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得溪字。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
得名○王彥輔云即汚池也在錦城西
湍駛風醒酒駛苦夬切疾貌也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
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古今注鴛鴦匹鳥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巢傾
翡翠低異物志翡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雌曰翠其羽可用以爲飾莫浪驚白鷺爲伴

宿清溪甫指浣花溪爾

初冬

垂老戎衣窄謂依參軍謀也歸休寒色深休一作來時方戍也以防吐蕃歸休謂休假以
洗沐也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著張略切日暮習池醉謂陪
嚴鄭公出也晉山簡鎮襄陽習氏有佳園池簡日出遊輒醉而歸愁來梁甫吟甫以諸葛亮自比也昔亮憤漢
衰亂嘗作梁甫吟今甫之亂乎千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廣雅天竺出細織成魏略大秦國
用水羊毛木皮野蠶絲作織成皆
好色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掉徒弔切搖也
也雌曰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逶迤委曲貌此兩聯皆叙織段之紋也客云
充軍褥承君終宴樂宴樂謂宴安樂也空堂魑魅走魑魅一作魍魎空堂言堂
無所有四壁徒立而魑魅走言鬼神驚駭此物也高枕形神清言爽人神思也領客玩重意

顧我非公鄉留之懼不祥左氏傳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施之混柴荆言柴門荆戶適足以混污此物不相稱也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程謂法度也服器用皆有尊卑貴賤等差不得奢僭踰法者也今我一賤老袒褐更無營袒一作短先王之制衣也煌煌珠宮物蒼頡篇煌煌光明也珠宮謂龍宮也寢處禍所嬰所一作相嬰賤老受之恐增其禍耳一作縈嬰累也有權柄衣馬自肥輕甫歎息是時當權之士奢侈自大徒務乘肥衣輕不以干戈之亂未息爲念也論語乘肥馬衣輕裘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未詳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瑱陳州切來瑱爲襄陽節度使上元三年肅宗追入之瑱橋茂妻子於漢江瑱入朝謝罪代宗怒貶播州縣尉翌日賜死於鄠縣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吝一作咎如李鼎來瑱之徒黃金雖多各罹禍柰何田舍翁甫自謂也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卷與捲同始覺心和平掁我麤席塵媿客茹藘羹茹一作飯茹食也甫言自古驕侈取咎者多矣不如卷此物還客惟掁其粗席之塵茹足安居而已豈有茹藘之賤

可享此奢麗之物耶甫傷兵革之際生民有不得其食不得其居處者我何忍獨安乎此又自以卷還客始貧心懷和平足知甫之所養於中者宏深雖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何以加此家語孔子在陳藘羹不糝

至後一作至節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歲時記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添長一線又唐雜錄宮中以女功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校集有至日遣興詩云刺繡五紋添弱線遠在劒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甫自言只服九品服尒金谷銅駝非故鄉金谷園銅駝街皆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景乎劉禹錫楊柳詞云金谷園中鬱乱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蕚一別永相望埜叶音忘棣蕚喻兄弟校集有云棠棣蕚是也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數叢

後漢劉延傳注綿州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地十道志有紫巖山綿竹之所出焉綿竹蓋產於此山也

華軒謁謁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亭亭高貌江上舍前無

此物幸分養翠拂波濤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爲草堂廻

爲于偽切 鵝鴨宜長數 數色主切 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 易以豉切 臣床竹火爐淮南子臣床弱席非不宻許慎注臣安也 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絶島孤群仙不愁思冉冉下蓬壺 蓬壺乃神仙所居之山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山焉曰方壺蓬萊是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 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由化靈仙之所窟宅 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范蠡扁舟小 謂山水圖

所畫之舟也國語范蠡爲越王句踐滅吳反至會稽辭於句踐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王喬鶴不群

鶴或作鵠古字通用此謂山水圖所畫之鶴也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此生隨萬物何路出塵氛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床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

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竝坐得 或作相並坐 仙老暫相將 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棲息其上 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槎星又曰挂星查羽仙

贈別賀蘭銛 銛思廉切

黃雀飽野粟群飛動荆榛 黃雀物之微者一飽之外則無所求以比當時俗士之饕淺者也

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 此傷賀蘭而問之 老驥倦驤首 甫自喻如老驥之倦舉頭以求人謂無伯樂以知己也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倦鹽車而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而不能上

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紱衣以冪之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蹀躞於天見伯樂之知已也 蒼鷹愁易馴蒼依飢甫以賀蘭前如蒼鷹之愁側翅隨人苟於食養易為馴押也覊志曹公謂陳登曰待呂布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罥載記權翼曰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 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自古賢士君不見知未免嬰累乎飢貧何獨賀蘭乎 國步初返正謂肅宗收復京師也 乾坤尚風塵謂史思明尚吞噬相衛也 悲歌鬢髮白甫為國家憂也 遠赴湘吳春甫謂移居夔州既而下峽適荊吳也 我戀岷下芋岷山蜀之岷峨也地產芋魁可以充糧凶年不能飢甫既去蜀故戀岷山之下沃野千里有跂鵝至死不飢顏師古曰跂鵝芋也 君思千里專專音純水菜也吳地出專菜物而思其人故也晉張翰見秋風起思吳中之專羹鱸魚膾乃棄官而歸世說陸機云千里專羹未下鹽豉千里者吳石陽湖名也 古鼻酸辛後漢公孫述僭太后年老逐斥居邊覩者鼻酸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永泰元年乙巳在成都所作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謂酒也南都賦醪敷徑寸浮蟻若萍釋名酒有沉齊浮蟻在上周處信謝賜酒詩浮蟻對春開下三日風至乃去 藥許鄰人斸公之不文如此按集有天寒斸茨之句謂以鐵錐斸地而得之也 書從稚子擎言文書多任稚子也 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公自歎老而猶參嚴鄭公故人之幕府也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隋薛道衡志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跡寄朝廷舊甫歷仕玄宗肅宗代宗之三朝也 情依節制尊甫入蜀依劒南節度嚴鄭公幕府以為參謀也 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公欲枉嚴鄭公之駕故以陳平之貧以激之陳平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
甫乃長安人避地於蜀去故鄉有萬里之遠
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
秋興賦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源自可尋
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出漁人乃出一路北行至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前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桃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
蜀郡廣漢郡犍為郡為三蜀也
蹉跎又六年
公自乾元二年冬到蜀至今永泰元年凡六年矣
客身逢故舊
甫与嚴公乃世契甫寓於蜀嚴公又節度劒南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
頻從衣結
王隱晉書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洛陽止宿白社中拾得殘辞繒結衣文中字曰董威輦大雅吟幾於通威輦晉重京字也
發興自林泉過懶
頻游任履穿
莊子山木篇衣弊履穿貧也史記滑稽傳齊人東郭先生貧困飢寒履有上無下
藩籬無限景
陳作藩籬頻無限
悠悠買江天
買一作向謂江天悠悠意賞眺不費錢也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石鏡雪山並見前注
雙銀章付老翁
銀章方賜朱服也故次篇有垂朱紱之句
豈知牙齒落
東方朔答客誰賤而不貴
名玷薦賢中
甫歎暮年而膺嚴鄭公之薦辟也
扶病垂朱紱
甫嘗病渴以今歲方賜緋魚袋也
歸休步紫苔
歸休謂休假休文文客位紫苔生
郊扉存晚計
顏延年詩側聞幽人居郊扉以沐浴也沈常晝閉此乃衰暮者之計也
幕府媿
甫自謙也
羣材慚
兼外晴絲卷
卷与捲同
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
驚問我數能來
羣盜哀王粲
魏王粲字仲宣嘗避亂客荊州
中年召賈生
漢文帝謫賈誼為長沙王傅後徵至宣室
登樓初有作
粲在荊州思歸嘗作登樓賦夢弼謂甫時避地在蜀依嚴公故自比王粲也
前席竟為榮
帝方坐宣室受釐因感鬼神事而問之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夢弼謂甫以晚年蒙嚴公薦辟檢校尚書員外郎故自比賈誼也
宅入先賢傳
先賢傳荊州有王粲之宅
才高處士名
謂誼之才高出乎處士之右矣應劭風俗通處士者隱居放言也
異時懷二子
二子謂王粲賈誼也
春

日復含情

絶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却背村行胡岡切列也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朱阮乃劉外相知也欲作魚梁雲復湍復一作覆讀去聲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魚梁劈竹積石橫截中流以爲聚魚之區也以溪下有蛟龍時害以就利異乎世人徑行直前惟利是謀也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行胡岡切悤含西嶺千秋雪西山白雪四時不消門泊東吳萬里船甫欲南下乘萬里之船而歸東吳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麛甫自喻也藥者如本草所載各以其土地知名於世欲成似物之形而怯於人之所易見也根居隙地怯成形今所種之藥在空隙之地

營室

我有陰江竹甫植萬竹於浣花溪之草堂按集有詩云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疎即此陰江竹是也能令朱夏寒尔雅夏爲朱明纂要夏曰朱夏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鬼物憑甚一作如不顧前剪伐殘詩甘棠勿剪勿伐東偏若面勢謂植竹以蔭東射之日隨其所向之勢也考工記審曲面勢戶牖永可安謂戶牖之間庶無炙氣永可以安佚也

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甫避亂適梓閬復歸成都再營草屋伐竹千竿以爲用謂愛惜此竹凡六載矣今晨不顧鬼物之護而剪伐之故見白日而開奔湍也度堂匪華麗度徒洛切養拙異考槃甫言藏拙於草堂之間非衛国風考槃章句毛萇傳考成也槃樂也陳少南謂考擊也槃器也考擊其槃器而寬寤之也若碩人考槃之成槃也詩病方少寬除草曰雖言雖有雖音之勞而吾之衰病可少寬也草亭雖蔓衰加餐古詩上言加餐飯也庶遂憩息懽懽起例切息也寂無斤斧響甫喜草堂亭攲不剪椽柱仍不斲削蓋順其所適故无斤斧響也洗然順所適此足代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壘舊堂賢

客裏何遷次 次乃次舍迁次謂迁下此君也陳樂昌公主詩今日何迁次新官對舊官 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 一老甫自称也詩十月之交不憖遺一老 愁破是今朝 言司馬弟之來破我之愁也 憂我營壘棟携錢過野橋題注 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遥

挈家下戎渝忠州所作

宴戎州王使君東樓

勝絶驚身老情忘發興奇 謂景之勝雖絶矣而驚其身之已老我之身雖老而發其興則奇也 座從歌妓密 陳書傳毅舞賦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座 樂任主人為 樂音洛謂歡樂之事 任主人為之也 重碧拈春酒 拈一作拓一作擎拈魚兼切指取物也按元稹元日詩羞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歲假詩歲酒先拈辞不得以此知拈酒乃唐人用歌妓為樂者也 樓高欲愁思 横笛未休吹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 昔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此甫以桓典比嚴侍御也 沙邊待至今 不知雲雨散 雲雨散喻別離也宋玉高唐賦欲去如風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建宴元戎歌曲類荆州臨川記雋州烏白蛮梁拱之晏元獻典雋州其地接諸蛮部有烏蛮秋蛮皆言其阻遠也 船經一柱過 十道志一柱觀荆州羅含宅臨川王建泉梁萃一柱巒角類事江陵臺甚大惟有一柱衆梁拱之晏元獻典雋州臨川其地接諸蛮部有烏蛮秋蛮皆言其阻遠也 盡費短長吟 古詩有長短吟 山帶烏蠻闊 雋州西有烏蛮閣白帝深 公孫述以求安為白帝城烏蛮閣白帝深 江連白帝深

撥悶 一作贈嚴 二別駕

聞道雲安麴米春 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安軍麴米春乃唐之酒名也 纔傾一盞即 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 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柁工為三老今俗謂之翁 遥怜汝 一作贈嚴 挾柁開頭捷有神 開頭一作鳴鐃挾縛結切柁吐邏切皆行船貌 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聞高常侍亡 忠州作 ○舊唐書永泰元年正月巳卯左散騎常侍高適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 黃門省侍中散騎對掌密命入舍非今所謂省也按漢書敘傳云寓直散騎之省蓋騎省深嚴若今從官直故改禁爲省又漢宮闕記金華豹尾比省中注凡省皆禁禁字元右父諱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以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班固傳鄭寬中張禹嘗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何殊地下郎 王隱晉書蘇韶已死其弟問地下事韶言顏淵卜商今爲修文郎 致君丹檻折 新唐書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按前漢朱雲上書願斬佞臣張禹文帝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 哭友白雲長 自諭州望長安而哭爲白雲之篇最長於人也 獨步詩名在 適有詩名於唐魏曹子建与楊德祖書曰僕少好文章迄至于今二十五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又南史王筠字元礼沈約謂筠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 秖今故舊傷

宴忠州張使君姪宅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 舍舊宅也陳作巷晉書阮咸與叔父藉爲竹林之遊咸与藉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也夢弼謂此甫以阮咸比張使君以阮藉自比乃知叔姪之相得者矣 不是怕胡灘 胡王荊公作湖灘忠州下惡難也 旅思寬 林一作杯夢弼謂當以杯爲是 昔曾如意舞 如意乃所執之物晉石崇嘗以鐵如意擊碎珊瑚樹王戎嘗以如意起舞餘如前注 率率強爲看 左氏傳率老夫

禹廟 忠州作

禹廟空山秉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招魂篇仰觀刻桷畫龍蛇盧照鄰文翁講堂詩空梁无燕巢古壁有丹青 雲氣噓清壁 一作雲氣生虛壁 江聲走白沙旱知乘四載 書益稷篇予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山林刊木通道以治水也輴音春樏力追切史記河渠書禹經洪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蹈橇山行即橋橇音蹻橋一作輦 疏鑿控三巴 疏鑿或作流落山經正南有国昔大皞生咸鳩咸鳩生後昭是爲三巴人也巴者泉東南流流曲三折如巴字故名三巴又三巴記曰閬泉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三巴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爲三巴華陽国志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国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敵帝時征東中郎將安漢趙韙建議分巴爲二部韙欲

得巴舊名故曰巴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爲巴郡江州至永寧爲永寧郡朐忍至魚腹爲固陵郡巴遂分璋復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徙龐義爲巴西太守是爲三巴郡樊氏賦巴東之峽要后疏鑿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今隸夔州路

忠州三峽內 前注井邑聚雲根 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北極孟阪五嶽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 **小市常爭米** 後漢劉寵傳注引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當於井上先雇乃到市也春秋井田記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孔奮傳胡市日四合注古者爲市日三合周禮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時而市販婦爲主今人貨鬻故日四合 **孤城早閉門空看過客淚** 空一作豈過客用自稱也老子三十五過客止謝朓詩過客無留軫 **莫覓主人恩** 主人指張使君前篇有宴忠州張使君姪宅詩 **淹泊仍愁虎** 泊一作依傳 **深居賴獨園** 金剛經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

唐書書永泰元年四月嚴武薨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 如一作知非言嚴公之母尚健

如宿昔耶 **部曲異平生** 言部曲有異於存日也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鮑照東武吟將軍既即世部曲亦罕存 **風送蛟龍雨** 以嚴公若蛟龍則風之所送者蛟龍雨也 **天長驃騎營** 晉書齊王攸遷驃騎將軍時驃騎當罷營兵士數千人寇攸恩德不去 **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謂嚴君有恩德遺傳於後人使人哀思之不能忘則嚴君之情可見也

到雲安所作 雲安縣楚峽分畛也

贈鄭十八賁

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 謂鄭賁有温潤君子之德使使我得以展盡愜蘊無有遺恨也詩秦風 **藹藹王者臣惟德之基** 謂鄭賁如芝蘭玉樹之芬芳人所喜而見慕者 **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 謂鄭賁與子与其可闕於親近乎劉子之室 **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 甫之遭亂衆人皆意其不歸故鄉殊不知竄身以避寇豈真爲素隱耶晉孫綽嘗都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吏非吏隱非隱 **細人尚姑息** 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

肯哂 哂式忍切笑也安一作焉謂小人唯以姑息小惠相需潤侮其高懷而有識者也 里飛欲何待 言鄭貴官雖里不辭低飛盡待時而後動也 捷徑應未忍 不忍爲仕途捷徑枉尺而直尋耳張衡應閒曰捷徑耶至我不忍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欲淮從靈藏用傳士大夫指嵩山終南爲仕途捷徑 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爵離者也頗淵閔子騫言當爵離之際得接遇鄭貴亦足以慰牢落之精也 交風宋牢落值顏閔 甫言當爵離之際得接遇鄭貴亦足以慰牢落之精也風宋玉言其有文章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藥餌駐脩齡 言以丹藥延年也江言其有德行者也 水陸迷畏途 畏一作長言盜賊充斥天下茲可畏也莊子達生篇矢畏途者 遠青史字不泯 青史竹簡之史也 步趾詠唐虞 堯居陶唐舜居有虞因以爲號 追隨飯葵董 葵董注今董葵也葉似若董注今董葵也雖居蔬食之貧而乃行歌堯舜之道以自樂也尒雅釋草芹楚葵注今水中芹菜齧椰子如米汁食之滑 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 好讀去声時感好事縣尹相戒飽飼也 心雖在朝謁力與願乖 雖欲朝謁本肺疾乖願不合心願見衰老 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爲敏 甫心雖欲朝謁力與願乖抱病排金門衰容豈欲排金馬門尤非本意也左氏傳魯人以爲敏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 張景陽詩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 菊蘂獨盈枝 舊摘人頻異 言舊時摘採菊花之人頻改易而不聞此也 輕香酒暫隨 地偏初衣袷 袷古洽切說文無袷衣也陶潛詩心遠地自偏秋興賦御袷衣 山擁更登危 風俗記九日登高以禳災厄 萬國皆戎馬 老子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酣歌淚欲垂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 過古禾切經也畦尸圭切菜圃也 花殘步屐遲 屐奇逆切履也 把文驚小陸 此甫美其子鄭十八之能文比之陸雲也晉陸機爲大陸雲爲小陸二陸皆以文章知名 好客見當時 好讀去聲此又以鄭十七之喜客比之鄭莊也前漢鄭莊字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 周禮夏官司馬凡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按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吐蕃等寇奉天京師大震帝自將統召子儀也涇陽故曰西征 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 猶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作獨不忘舜謳歌忘毋故切謂関外之乱蜀人聞之心駭而所謳歌不忘者猶在乎舜也孟子不謳歌堯之子而舜謳歌乃天設之險甫言西蜀能犯之終難存舜謳歌乃天設之險甫言西蜀能犯之終難存舜謳歌乃天設之險甫言西蜀能犯之終難存

末甚拔行間 行户郎切謂行伍之間也 犬戎大充斥 充斥猶言盛大也思礼在行伍之間未顯奈犬戎無憚恣入寇也左氏傳盜賊充斥 短小精悍姿 前漢郭解爲人短小精悍又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絶也 屹然強寇敵 言屹然如山而爲強寇之敵也按唐書加思礼金城太守安禄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礼赴軍玄宗曰河隴精銳悉在潼關吐蕃有覬隙倘思礼在金城時能敵吐蕃可知矣 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尺尺馬鞍懸將首 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又將珍詩馬鞍懸頭 甲外控鳴鏑 前漢冒頓作鳴鏑習勒其騎射注鏑箭也右冬狩行縱控飛鳴鏑引臂鴈幽後 洗劍青海水 青海在河西謂戰勝而深入也可舒翰傳翰築神武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按集有云君不見古來青海頭是也 刻銘天山石 思礼以拔石堡城功在行伍間除右金吾衛將軍昔漢班固爲竇憲勒銘燕然山唐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是也 九曲非外番 唐書會要景龍四年賛普請婚以左衛大將軍楊矩爲鄯州都督吐番厚賂之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与之吐番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尤与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擺飲藥而死王思礼傳事可參 館翰以功授右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從其討九曲也又攻破吐番洪濟大莫門等城攻黄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 其王轉深壁 謂深其壁壘也 飛兎不近駕

飛兎古之神馬也兎善走而復能飛以名馬其駿快可知矣淮南子夫待腰裹飛走而駕之則出莫乘車矣言其難得也陳孔璋答東阿牋曰飛兎流星超越山海龍驥所不能迫況駑馬可得齊足哉 鶡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 前漢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兵家者流蓋出於古司馬之職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 鮑照春秋也昔晉杜預 聞春秋癖 謂其博通春秋有左傳癖 賀襟日沉靜肅自有適 肅肅晉作蕭蕭莊子大宗師篇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自此推而上之至短小精悍資皆美思礼之辭也 僮僕無所施元帥見手格 僮閑密語翰也格鬬也初安禄之反思礼從翰守不從遂至於敗思礼爲偏裨而謀不見從故無所施翰遂被賊所擒也前漢江都王手格猛獸 偏裨易散萬乘猶辟易 辟音避辟易退却奔走謂其勢力出於裴冕之所迫也翰既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時肅宗以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從百姓之請北收兵至靈武圖興復而帝位於靈武以從人望也 太子入朔方 太子伊洛河南也 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 謂肅宗登寶位於靈武也 塞望勢孤迫 迫一作逼塞蘇則切 胡馬纏伊洛 胡指禄山梁益朔南也 至尊符梁益 至尊謂玄宗公指思礼也 公時徒步至 公時徒步至 請罪將厚責

際會清河公 清河公乃房太尉琯也 間道傳玉冊 間讀去聲 天王拜跪
畢讜議巢氷釋 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烋同走詣靈武請肅宗貶琯遂諫帝無罪思禮乃赦之 翠華卷飛雪 翠華天子之旗卷飛雪則其時在冬也上林賦建翠華之旗 能虎圖旟陌 屯兵鳳凰山 謂肅宗駐蹕於涇渭之間也 金城賊咽喉 翔府以控金城之咽喉也揚雄解嘲蔡澤山東之匹夫西揖強秦之相也馬援傳援擊五溪蠻夷進壺頭壁其咽喉 禁暴靖無雙 靖一作清 爽氣春淅瀝 謂思禮之守武功禁暴禦亂其材无雙和爽之氣如春風然人皆愛之也 巷有從公歌 詩豳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野多青青麥 謂思禮瘞死者也莊子外物篇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音義云阪也 及夫哭廟後 為賊所焚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謂廟請罪乾元二年李光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為太原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大副使兼御史大夫副軍糧百万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 恐懼禄位高 悵望王土窄 在我之爵位則厚爰其顯本朝之土地則狹其逼此又以美思禮之謙忠也 不得見清時 清一作盛 嗚呼就窀穸 窀穸謂葬也思禮欲葛疾復而未遂不幸而死也窀穸事見左傳 永繫五湖舟 永一作空范蠡事勾踐既滅吳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此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遂也 悲甚田橫客 高帝平齊召田橫至于尸鄉自殺此謂思禮之賓客尤甚於橫譙周誄訓曰百餘人聞橫死皆自殺此謂思禮之賓客亦甚於橫 今有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于尸鄉自殺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也 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 前有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在太原矣太原古之晉地宜乎有抚御之功德在汾晉之間綿歷千載与雲水俱傳而无晦也 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蘭績 形容思禮文不足而武有餘文苑傳乎 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此誡文勝質者徒取禍尔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称亦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抚紀綱為已任撿覆軍吏隱没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疋以贖兄罪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抚馭失所以故不復驗其罪

故司徒李光弼 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略天寶十三年郭子儀薦之堪當閫寄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肅宗理兵靈武授光弼户部尚書兼太原尹已前事而稱其官耳服之太原也昔趙鞅取晉陽之甲是也 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劇比斷右脅朔方氣乃蘇 乃晉侯多朔方河北也 首見帝業賊將史思明等肆僞師來攻城光弼麾下衆不滿万皆同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万乃斷賊之右臂又破史思明于嘉山而河北帰順者十餘郡是以民安如泰山朔方郡兵氣乃振黎民知帝業之有成也 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頹壓 二宮謂肅宗与皇后收復京師哭祠九廟也 未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竭石來火焚乾坤徵高視笑禄山公又獻大捷 公指光弼也乾元二年光弼為天下兵馬元帥与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絶粮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笑禄山无能為以自矜乃縱兵向南賊勢甚熾光弼議洛不足抗賊遂撤官吏令避寇引兵入三城賊憚光弼頻兵白馬祠不敢西犯宮闕遂戰於中軍西大破逆黨賊走保懷州此光弼之獻大捷也即傳所謂獻俘太廟是也虽然初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整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公計将安出陟曰不如移軍河陽表裏相應此猿臂勢也遂悉軍趨河陽光弼擒周摯等思明未知光弼馭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也 異王冊崇勳謂光弼封臨淮王也 小敵信所怯 謂光弼北邙之敗也光武与王尋等戰自將步騎千餘前去諸部生見小敵怯令見大敵勇甚可恠也 擁兵鎮河汴 謂光弼受封以鎮臨淮也 千里初妥帖 安吐火切安也 青蠅徒營營 詩小雅菅々青蠅傳菅々往來皃 風雨秋一葉 青蠅善黙白為黑黙黑為白喻魚朝恩程元振譖害光弼葉也淮南子一葉落知天下秋 内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 按唐書北邙之敗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嫌之及來瑱為元振譖死光弼俞恐吐番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迁延不敢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詔不至二年光弼疾篤薨倚賴也 大屋去高棟 高棟大屋所恃而安喻光弼為朝廷之所倚賴而所用之物存矣裴啓語林諸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三軍其死矣是掾僚啓棟也 長城掃遺堞 国家倚光弼如長城今其死矣是掾僚啓棟也 零落蛟龍匣 蛟龍匣乃劒匣也言人亡不復見用也西京雜記漢武送死匣上皆金縷為蛟龍玉匣 平生白羽扇 謂光弼亡 雅望與英姿 漢二十八將論至使

英姿茂績委而不用也 **惻愴槐里接** 槐里岂葬地乎以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按長安志延平門乃在郭西而前漢志槐里屬右扶風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 **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 隱居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詩話老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此所以稱為詩史也 **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 言史氏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辱不能也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力而亡之也 **未濟失利涉** 言時未至大治而光弼弱亡如欲濟而失舟也 **疲薾竟何人** 薾乃結切衰老皃甫自稱也莊子爾然疲役 **灑涕巴東峽** 巴東峽指言夔州也 **南紀阻歸楫** 南紀梵之分南自南紀往歸長安則可以甲光弼之英魂今阻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嚴武華州華陰人中書侍郎挺之之子神氣俊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風讀書不究精義波瀾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隴右哥舒翰奏充判官至德初肅宗即位靈武收材傑武赴策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才畧可稱首薦累迁給事中八年永泰中拜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 鄭乃武之所封瑚璉祀宗廟之器也 **華岳金天晶** 晶子盈切華白帝也武西人以其得華岳天神白帝精氣之所孕也金天西岳也金天豪爽毋不為挺之所容獨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碎其妾首力切大賢謂敵挺之也 **復見秀骨清** 題注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凡開口只欲為將相傳云与元載厚相結求宰相而事不遂是已 **閱書百氏盡** 氏一作紙非 **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 任門蔭也言武初歷補闕後自致身累迁殿中侍御史非由父也 **嫉邪嘗力爭** 謂為御史之能事也 **漢儀尚整肅** 乃假使以言唐也 **胡騎忽縱橫** 謂祿山之亂也 **飛傳自河隴** 傳直恋切 **逢人問公卿** 按史氏云玄宗入蜀擢武為諫議大夫則天宝末武在蜀中矣飛傳則傳遞之報也河隴西東蜀中之道肅宗即位靈武而前路梗阻有飛傳自河隴來武以詢問公卿為誰也 **不知禹乘出** 乃乘一作輿 **雪淨風悲鳴受詔劒閣道謁帝蕭關城** 武在蜀之遠亦不知乃乘所出之的以雪淨悲鳴其忠義之情如此於是請於玄宗受冊命於劒閣謁肅宗於靈武遂立肅宗蕭関即靈武也按渭州清原縣乃武州舊地蕭関城在其地即今朝那縣在原州西一百八十里龍湖中故於白草軍置蕭

關或云蕭關屬武州大中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也庾信哀江南賦非无北關之伎

使者 謂道路梗阻也

忠臣氣不平 不一作未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後漢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于濞鉏北至于栗謂之四極也

聯翩收二京 二京謂長安与東都也按舊唐書至德初武林蕭肅宗行在已收長安十二月上皇至自蜀時房琯薦為給事中已收復者矣

西郊牛酒冊 冊一作至西郊乃長安之郭外也至京兆尹則固有建議收復之也冊冊原重也

原廟明丹青 武德二年十月車駕入長安武任京兆尹謂賦供給擊牛釃酒以享軍士也

江山少壯士血相視 別賦卯上皇也

鼓凝皇情 謂肅宗思以扳復也

飄飄沙塞旌 謂屯兵鳳翔

密論正觀體 正觀太宗年号也

揮發岐陽征 爾雅釋地東至于太遠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鉏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也

感激動四極 爾雅釋地東至于太遠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鉏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也

房琯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十二月上皇至自蜀時

京兆尹則固有建議收復者矣

西郊牛酒冊 冊一作至西郊乃長安之郭外也至

武任京兆尹謂賦供給擊牛釃酒以享軍士也

原廟明丹青 武德二年十月車駕入長安武任京兆尹謂賦供給擊牛釃酒以享軍士也

江山少壯士血相視 別賦卯上皇也

鼓凝皇情 謂肅宗思以扳復也

飄飄沙塞旌 謂屯兵鳳翔

密論正觀體 正觀太宗年号也

揮發岐陽征 爾雅釋地東至于太遠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鉏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也

感激動四極 爾雅釋地東至于太遠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鉏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也

聯翩收二京 二京謂長安与東都也按舊唐書至德初武林蕭肅宗行在已收長安十二月上皇至自蜀時

西山冬夏常有積雪武之來鎮其去就為蜀之重輕焉按唐德元年
年冬吐蕃馭軍汧隴劒南節度高適出師雪嶺捄角无功陷松維保
三州二年春正月甫暮春發閬武狀甫以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其夏
甫至錦江秋末武拔吐蕃當狗城仲冬武拔盐井故史氏謂其威畧
足以靖邊也華陽雪嶺記西山東觀錦城若井底其上積雪千仞按
集草堂詩云牕含西嶺千秋雪檻曰西山白雪四時又西嶺詩曰東
界荒山頂荒山積雪變又曰塵侵火井兩雪閉松州是也
梁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曰遜也故自比之何遜也
与遊宴又為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於江州潯鉛延子荊書也晉
孫楚字子荊參石苞驃騎軍事又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起為參軍
疊卿大夫之辱也

虛館開逢迎 謂開賓閣以礼賢也 **堂上指圖畫** 圖書四一作書畫按集公有戲鄭公觀事泝江富詩他水流中座峴山對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挿漢梁是也 **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 此聯言成鎮靜无事惟以宴逸富貴与衆共樂无益賊之憂也 **出非專為閑遊終以** 言武守蜀都雖有醇酒常以国難為憂不敢盛為宴飲也 **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 此聯言車騎之間民疾苦為事也 **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 犬戎指吐蕃也武再
節度劒南當破吐蕃十万衆于當狗城然其意欲待尽滅而
人皃誅永使粟至於紅腐也漢志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以茲**

報主願庶或裨世程 或一作獲程謂功程也 **炯炯一心在** 炯炯明皃 **沉沉二豎嬰** 左氏成公十年傳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礼而歸之

顏淵竟短折賈誼徒忠貞 原武之意在於報主不幸年四十而疾化故甫比之顏回賈誼謂年少而殂也 **飛旐出江漢** 偕岳賦飛旐翩翩以啓路 **孤舟轉荊衡** 武卒于蜀以喪柩歸于楚也 **虛為馬融笛** 昔馬融好吹笛迫死有客弔之詣靈橫笛 **悵望龍驤塋** 晉征吳也武因以謠言拜潛為龍驤將軍太康六年潛卒葬相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栢茂盛 **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武鎮蜀嘗辟甫為參謀故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讓儲位封為寧王薨謚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璡璡歷太僕卿天宝初加特進

唐植萱録杜工部詩骨氣高峭如奚鬷擘天駿馬逸地如八哀李司徒詩曰司徒天寶未全收晉陽甲獷寇攻

吾城秋寂意不愜王司空詩曰司空出東吳童稚刷勁翮追隨岳金天日晶昔在童子時已聞老成名人謂工部擬魏太子鄴中八篇可抗衡齊軌工部奮然曰公知其一旦吾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魏志邯鄲淳見曹植才辯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又陳矯色映塞外春鄴敢有此否耶

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魏志邯鄲淳見曹植才辯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又陳矯

見曹仁歎曰將軍真天人也東觀漢記光武過鄧禹營勞勉吏士衆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唐書雖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虬髯似太宗酉陽雜俎太宗虬髯張弓挂之色映塞外春塞外一作夜謂容貌和雅也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玄宗以璡之父讓位于已故眷遇之恩異於諸王出入宮禁不以時也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史記三王世家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漢中山靖王傳諸侯王身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爲盤石宗齊南王康傳何敞上疏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淮南說山訓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從容退朝後退或作聽或在風雷晨雷或作雪謂天子威勇將田獵也南皐羽鼓録明皇以璡聰悟敏慧妙達音樂每隨遊幸頃刻不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蹕司馬相如諫獵書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

存之地犯屬車之清蹕豈不殆哉夫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謂從天子獵苑中命璡來射鴈也箭出飛磌豹又或作入翠麟翠麟馬名也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謂天子獵罷南回騎也翻然紫塞翮也崔豹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月之輪胡人雖獲多楊雄長楊賦上將大誇胡人以禽獸令胡人以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天笑不爲新謂射中鴈而天子爲之喜笑也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謂天子賞賜不貲也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言璡雖隨天子而獵久乃袖其書以諫其獵也昔武帝嘗射熊豕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之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竟無銜橛震橛巨月切司馬相如諫獵疏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顏師古曰橛謂車之鈎心也聖聰矧多仁聰一作慈免供給費氷有在藻鱗天子納其諫而罷漁獵故有司免供給之費物皆得遂其性也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皆璡諫之效也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此謂璡好延賓客門下多賢士也璡嘗與賀知章褚庭誨梁諫等善爲詩酒之交前漢楚元王交傳好書多材藝少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顧師古曰醴甘酒也接集壯遊詩有曰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發食召羣公會軒掌蓋天宝間英豪貴人皆盛左待甫如此所以推轂奏賦明光殿也

甫謙辭也謂已死才能得待之所容也家語道大不容說文茵重席也

必霑巾 謂義形於色也 **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孔融表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川廣不可泝 泝蘇故切逆流而上也甫言自別之後流落於蜀與王隔絕欲泝流而上見王則川廣不可泝也

墓久狐兔隣 傷王之不復見張孟陽七哀詩北邙何纍纍高陵有四五塚誰家墳皆云漢世主狐兔窟其中燕雚不復掃

郡魯作王璡弟漢中王瑀早有才望偉儀冠世天宝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也

宛彼漢中郡 **文雅見天倫** 謂瑀爲人文雅幸與甫同泛舟於荆楚也

何以慰我悲泛舟俱遠津 **温温昔風味少壯已書紳** 謂温温風味甫少年已嘗欽佩矣論語子張書諸紳

舊遊易磨滅 遊一作易 **哀謝增酸辛**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唐文苑傳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字注文選六十卷行於時邕少知名邕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見祕書嶠曰祕閣万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因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帙了辨如響嶠驚歎曰子且名家長安初李嶠張廷珪並薦邕辭高行直諫爲諫諍官帝封泰山還見帝於兖州詔獻詞賦帝悦拜刺史上計京師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以進公蚤有名義安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牓日環異至乎陌聚觀後生內謁門巷填溢邕爲陳楚淄渭州刺史又爲汲郡北海太守

高才日陵替 替廢也如山陵之陁替謂歎陁之長尸子天地往古來今曰宙 **長嘯宇宙間** 長陁謂歎四方曰宇

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 謂名譽與筆力相副也

風流散金石 言碑須銘誌之文散刻于金石也 **追琢山嶽銳** 追都回切治玉也言其爲文得山嶽英銳之氣也 **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名流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 四裔謂四方之遠也默默于外遠方之人多造其門而求之覩以金帛然爲文邕文傳灑遠方邕雖得春秋凡例之体爲多矣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例 **蕭蕭白**

楊路 崔豹古今注白楊葉圓廣志白楊一名高飛木葉大於柳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洞徹寶珠惠
言墳墓之路植以白楊蔽而幽皆得邕以白楊蔽而幽皆得邕之文以光耀之如寶珠之賜也 龍宮塔廟湧 湧卜踊也 浩
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梵言塔也華言廟也釋氏要覽梵言塔婆亦曰言高顯今俗稱為塔梵言蘇偷婆唐言寶塔梵言窣堵波唐言塔婆亦曰浩劫而浮雲護衛之也按南史阿育王佛滅度後一
言塔婆唐言聚相西域記建塔者謂之立表皆有等級若初果一級二果二級三果三級四果四級表超三界也故佛塔十二級表超十
二因緣也度人經唯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統乘玄都妙法蓮華經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俊尽末為一塵一塵為一劫王簡栖頭陀寺碑功資壁劫簡異記丁約謂章子威曰郎君終當乘俗尚隔兩
塵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夢溺謂此
言無窮不朽之功也或以塔之級為劫謬矣按集有玉臺觀是也 宗儒
詩曰浩劫因王造又嶽麓二寺行曰塔劫宮墻壯麗敵是也
俎豆事 謂邕或為孝校廟宇之記或敘礼儀也 故吏去思訖 謂邕或述監司守令
盼睞已皆虛 盼弥幼睞力代切謂凡來請謁求其為文者邕皆盡已以致敬也 跋涉曾不泥
非止勤奬後人也 豐屋珊瑚鈎 豐屋大屋也珊瑚鈎乃屋中之簾鈎也 麒麟織成罽

罽居例切氈也謂氈上織成麒麟也 紫騮隨劒几 既賂邕以紫騮之馬又繼以金劒馬几也 義取無
虛歲 此言富貴之家皆以宝劒飾馬几也按新唐書百官志文前後所受虛乃計 分宅脫驂問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延入為上客 感激懷未濟 邕雖以文受人之
養親舊常感激古人分財而能擺落其纍也 衆歸賻給美擺落多藏稼 藏晉
驂之爭每以未濟為念也 獨步四十年 邕知名長安死天宝初四十年
作賊在衆人則歸其能獨步於天子傳言邕献詞 嗚呼江夏姿 謂邕声名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邕献詞
賊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皐声聞于天 尼袂 言邕之道窮也 竟掩宣
麟反袂拭面孔子獲 昔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 百折二張勢
否藏太常議 武后臨朝張昌宗奭易之擅權 衰俗凛生風排蕩秋旱霽 邕百折二張排蕩上心上為之霽
二平貝依二邕初為左拾遺徙史中永宋璟奏張昌宗兄弟請付法斷 怒衰俗凛然而生風也爾雅秋為
則天初不應邕進言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早天 忠貞負冤恨 冤晉作怨以邑忠貞爲人所陷也 宮闕深旒綴放逐早
聡翩低垂困炎厲 此言天子深居九重不知貞忠放逐南州无由伸愬也按邑始與張柬之善敗當以明皇見於休献詞賦稱之柬之為姚崇所嫉敗汴州召爲陳州明皇東封回邑謁縱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謂淄三州刺史日邪鵬鳥入邑惡發陳州因事抵死會赦免貶欽州後於嶺南比賈誼之忌鵩也誼賦曰庚子日邪鵩入余舍庾自矜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爲說所曰庚子日邪鵩入余舍 鬼斷蒼梧帝 以邑悼舜帝之南狩也蒼梧今梧州礼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尸解也 榮枯走不暇 榮一作梧之野真誥帝舜服十轉紫華可以長生與天地傾猶舜於蒼梧尸解也 星駕無安稅 詩星言夙駕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 東枯磨銳承命趨走无暇也
洛陽獄 以邑之死於獄比蔡邑也後漢蔡邑傳靈帝嘗詔邑下洛陽以仇怨遂死獄中按天宝中柳勣有罪下獄李邑 幾分漢庭竹 幾讀上声謂邑嘗爲刺史也漢制以竹使符分給郡守漢書音義曰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篇勣馬一匹故吉温惡邑持正令勣引邑嘗與郡守爲符各以其半左留京師右以與之也 夙擁文侯篹 篹祥歲切謂邑在郡迎賓客如魏文以故吉温惡邑持正令勣引邑嘗以国之休咎相語陰行賂遺竟杖死北海郡 事近小臣斃 小臣

拍吉温斃或作蔽非以篇末復押蔽字左氏傳国語與小臣斃咯喑也 伊昔臨淄亭 海拍邑也 酒酣託末契 按集甫有嘗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有詩唱和是也北 重叙東都別 崔信明蘇源明皆以文章擅名也 朝陰改軒砌 朝陰謂日影也 拍盡流水逝 謂感舊也 論文到崔蘇 盈川謂楊炯也 近伏盈川雄 唐文苑傳炯嘗爲盈川縣令張說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照隣亦不減王勃特進謂李嶠也張說又曰李嶠文如良金美玉所能勝邑特邑自卑脆易於一扼耳按盈川忌會稽人告邑賊貶杜法下獄貶潭化尉 未甘特進麗 相國謂張燕公說也 相扼一危 扼謂說以相国勢力所以召禍也老子二十七章善閉无關楗而不可開也例或又作倒謂見吾詩而絶倒也 晻晻 晻素輒說說與小說同 古豈然 魏文帝典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例及吾家詩 例以詩自負如此言例則其獻切門限也文苑英華鍵捷作関鍵欲許勿切疾貌邑與說皆以文顕互相爭名邑竟爲說抵隙故謂邑爲関鍵則捷急而忽然不閉見吾詩而絶倒也 鍵捷数不閉 鍵巨典切鍵牡也捷疾業切急也或作楗 睥睨 睥睨旁視也 掃氛翳 謂剔去其蒙昧也或謂氛翳言讒謗之人也或以氛翳謂雲師 横懷 甫有和李大夫詩 咨嗟五山柱 嗟邑作詩之美也晉郤詵對武

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柱林一枝崑山片玉鍾律儼高懸喻詣邕詩之雄健也坡陁青州血陂陁高聳貌或曰不平也謂狀死於青州也鯨鯢噴汶陽痤痤於劉切埋也汶陽地謂蔡舜於魯也哀贈竟蕭條贈或作挽恩波延揭厲謂代宗時國恩例得贈傳波及晉國若君之餘也爾雅釋水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縣縢以下縣縢以上爲涉縣帶以下爲厲子孫存如綫傷邕子孫微而欲絶也舊客舟凝滯舊客者甫自謂其飄泊荆楚未能乘扁舟以往也江淹別賦舟凝滯於水濱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剡朗詠六公篇六公篇詩載邕本傳憂來豁蒙蔽甫憂時之多難用兵於燕薊之地當復如邕者慷慨有所陳說故甫詠邕所作六詩以解憂之情也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吏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召爲国子司業祿山僭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官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寓徐兗注題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謂三墳五典也時下菜燕無郭泰山郡也忍飢浮雲巇巇嶮語蹇切貧米晚字照熟新晉中興書言范汪家貧好孝然新寫書又文士傳侯瑾字子瑜家貧傭賃暮輒然柴薪以讀書獨處一室如對賓客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一作顯謂志報父母劬勞也學蔚醇儒姿昔董仲舒爲漢醇儒故以比源明也文包舊史善源嘗私著国史後史館因采其語也濺落辭幽人落一作淚乃幽隱之人源明嘗隱于嵩山天宝中辭幽人而觀其志否也歸來潛京輦幽人作淚歸來潛京輦歸京闕登進士第吏試集賢院也射策君東堂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許竟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也又唐撫言射策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藏否也宗匠集精選書某官如故事是爲詔書君臣答曰可以爲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曰之字則荅曰已制可題未乾一作制題墨未乾蔡邕獨斷漢制天子之書有四東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有三品其文曰告

奏如言亦曰詔書四曰戒敕自魏晉以後皆因循以冊書詔敕總名曰詔唐因循不改也乙科已大闡一作休卢声已大闡文章日自負吏掾亦累踐吏緣言以經術緣飾吏事源德出為東平大守又為国子業也吏緣一作吏禄晉作禄吏晨趨閶闔內閶闔謂天子之門也足踏宿昔趼研古典切胝也言其由貧賤中來足指約中断傷也莊子成窺見老子百舍重趼而不敢息是也一麾出守還謂出為東平太守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召為国子司業頴延年贈阮始平詩屢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拯遂出後杜牧之為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西陵人遂誤以守郡為建麾也黃屋朔風卷卷与捲同黄屋天子之車蓋也謂不明皇乘輿以禄山反而出狩也暇陪八駿昔周穆王晉乘八駿之馬以出遊幸王子年拾遺記東名絶地足不踐土二名蹈羽有草名龍芻八駿一名龍駒川穆王養八駿必有草名龍芻八駿一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留光一形寸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有肉翅餘見前注虜庭悲所遣謂源明時不及扈從為賊所繫繫于虜庭每悲恨以遣懷尔平生涌搏酒斷此朋知屢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石或作不源明陷賊其二秋憂憤石可轉而吾心不轉焉此言源明不污賊而受僞官也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肅宗

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肅宗復兩京辨其逆順諸僞署官著睦顧其兒沈約宋書范曄傳曄臨刑誡其子靄曰汝曹我耶靄曰今日何緣願但父子同死不得不悲李斯憶黃犬李斯傳斯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秘書茂松色色一作意諸僞署皆其節復如制詰如松栢經歲寒而色不凋也後卒於秘書少監冊扈祠壇墠冊扈一作冊扈侍前後百卷文枕籍皆蔡邕喻源明文之美也晉元帝始鎮建業每一豚以為珠瞻項上一脔尤美輒以薦帝叫為禁臠篆刻楊雄流篆刻一作制作楊雄以賦為童子雕蟲竟為長楊羽獵賦見称於時滇滇水未淺滇海之滇一作未謂源明之文波瀾浩瀚如謂其能斷決也吳越王允常取比之猶為淺也青熒美容劒人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く加究切載也爾雅釋獸犀似豕四蹄三角一角在鼻上南人取純鈎劒示薛燭燭賢臣頌巧冶鑄干將之樸水斷蛟龍陸斷犀兕犀兕似牛王褒聖主得宗時宰相王與以祈禱進勸上巳祠禱事蔡中稍崇淫祀源明數寒監冊扈祠壇墠冊扈一作冊扈侍前後百卷文枕籍皆蔡邕喻源明文之美也晉元帝始鎮建業每一豚以為珠瞻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叫為禁臠篆刻楊雄流篆刻一作制作楊雄以賦為童子雕蟲竟為長楊羽獵賦見称於時滇滇水未淺滇海之滇一作未謂源明之文波瀾浩瀚如謂其能斷決也吳越王允常取比之猶為淺也青熒美容劒人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く加究切載也爾雅釋獸犀似豕四蹄三角一角在鼻上南人取純鈎劒示薛燭燭賢臣頌巧冶鑄干將之樸水斷蛟龍陸斷犀兕犀兕似牛王褒聖主得宗時宰相王與以祈禱進勸上巳祠禱事蔡中稍崇淫祀源明數寒

寒寒攀九轅切取也謂常時佐為浮祠拍望冀取房芝若幸一手也肅宗房芝昔漢武帝嘗大巳祠祭爾房生芝而作頌事絶萬手反為後輩褻

進時政得失論其不可 垂之俟來者正始貞觀勉源明所書將以垂後世法乃正始之道也

不惡懸黃金惡一作亂贊音畎又音劒而兼宗從其言而賞之所以美之也胡爲投乳

乳一作亂贊音畎又音劒拮投飢贊言以方士而餧釋獸贊有力郭璞注出西海大秦国有養者似狗多力猛惡爻轂子載贊銘曰爰有獵獸飛似犬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畎 結交三十載 任彦昇哭范雲詩結交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吾與誰遊衍滎陽復冥冥 冥或作溟滎陽指鄭虔也 罪罟以橫罾 橫户孟切罾音甾謂虔亦遭貶也 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窶 則一作即 長安米萬錢喟喪盡餘

喟謂大盜之餘国用困乏士大夫尚延殘喘也時史思明僭洛陽有詔幸東京源明以方旱飢陳十不可以諫遂罷東幸 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泚 尚烓纏漳水疾永負高里餞 甫自傷抱疾雲安不得訴泝以歸而弔酈源明也崔豹古今注雉露言高里並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如雉上露易晞戚也亦謂人死魂魄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薤上朝露欽精皃鬼无賢愚見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久踟躕至孝武時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高里送士大夫燕以使挽柩者歌之世

呼爲挽歌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户滎陽鄭公虔

虔鄭州滎陽人集撰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告虔私傳譔国史虔倉皇焚之坐謫十年初坐謫還京師上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子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緑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綏求攝市令潜以窮草達靈武台州司户參軍虔至台州數年卒

鷄鶂至魯門不識鍾鼓饗 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盃国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 孔翠望赤霄 孔翠謂孔雀翡翠也文選鵾鷄賦彼鷺鷺鷗鷗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托絶垠之外翰羽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貢縲纚纓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 愁思雕籠養 思或作入虔着酒放誕不樂檢束帝更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訴宰相何異鸞鷄所能拘之也 早聞名公賞 甫自注曰往若公在疾蘇許公頲位尊望重素未相識早爰才名躬自哀問結忘年之契遠近嘉之

滎陽冠衆儒

故云地崇士大夫況乃氣精爽天然生知安後漢桓榮傳陛下躬天然之姿學立游夏上謂虔之孝過乎子游子夏也昔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神農弗閟漏或一作極虔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七卷故詩言補闕乃神農本草之所不載也黃石愧師長張良遇黃石公爲師今詩言愧者愧其不敢爲虔之師也前漢張良傳良遊下邳有父老出書一編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曰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藥纂西極名極一作域謂其善論兵也論語其善辨藥也兵流拍諸掌謂其善論兵也論語斯乎拍其掌貫穿無遺恨奮發何技癢曾鳥外切蕁祖外切小貌甫自注曰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古戍衆寡无不詳又若會最等諸書又謂胡本草七卷故云夢弼按封演見聞記虔著書名曰會粹取尒雅叙會粹舊說也癢以外也圭臬星經奧臬魚列切射準臬也本又作枝癢謂虔於藥石兵書占考圖書无不洽也圭所以測日景也臬者表臬所以度廣狹也周礼冬官考工記匠人建国水地以縣置槀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書槀夜考以正朝夕鄭玄注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文選景福殿賦制无

細而不協於規景作无徵而或違於水臬是也蟲篆丹青賁謂其善書畫也虔本傳虔善圖山水嘗苦无紙於是遂往日取葉隸書歲久殆遍嘗自爲其詩并畫以献玄宗大書其尾曰鄭虔三絶嘗子雲窺未遍謂虔之孝過乎揚雄揚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孝傳覽无所不通也前漢作詁謂虔之言異乎東方之恢詁太涉乎邪也前漢東方朔傳朔字曼倩上書指意放蕩辭數萬言又刘向列仙傳朔上書拜爲郎棄而避乱賢愬官舍風飄而去後見會稽賣藥五湖知者疑其歲星精也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羊頌云會書筋骨緊密頗有父風書苑曰虔善草隸呂總續書評曰虔書如風逼雲收霞催月上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牓昔獻書圖畫新詩亦俱佳滄洲動玉陛謂虔所畫之圖也宣鶴誤一鄉宣協詩寡鶴空悲鳴三絶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踈放並見前注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謂皆枯槁也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言不寓意於官職也寄曾氏判作記突兀倚書幌世說刘真長自庾敳雖言不倚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晚就芸閣香

謂遷者你佐郎也魚豢云芸香碎紙魚蟲故藏書臺稱芸臺

朝黙染無滌盪胡塵昏塊莽 塊莽廣皃 反覆歸聖靈武故詩言九一點所染不煩洗蕩也 **老蒙台州掾**泛浙江漂 綠山之亂平虔免死貶台州司户 **復穿四明雪**言虔之官艱苦冒雪而行也四明浙江山名上有方石四面自然開豁曰以得名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其履行雪中有上無下足跡踐地孫綽天台賦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飢拾橡溪實**言虔不能避綠山之亂而陷賊愧聞乎昔四皓居賊越橡溪之深紆天台賦橡而食也橡以周切柔木也浙江地名謝靈運山居賦越橡溪而直上後漢李恂傳拾橡食以飢秦而歌紫芝也皇甫謐高士傳四皓歌曰莫皓紫芝可以療飢 **不見杏壇丈**謂虔貶為台州掾不見乎廣文館之丈席也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鼓琴奏曲終漁父下船來聽 **天長眺東南**台州東南瀕海之郡也 **秋色餘颸颸**謂荒僻也天台賦始經颸颸之塗卒踐无人之境 **別離悰至今斑**自資 **空聞紫芝歌**謂虔貶為台州掾不見乎廣文館之丈席也莊子漁父篇孔子莫高山深谷逶迤曁曁紫芝可以療飢 **不見杏壇丈**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鼓琴奏曲終漁父下船來聽 **天長眺東南**台州東南瀕海之郡也 **秋色餘颸颸**謂荒僻也天台賦始經颸颸之塗卒踐无人之境 **別離悰至今斑**

白徒懷曩襲曩昔也 **春深泰山秀**泰一作泰 **葉隧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鞅於兩切馬頸柔革也鮑照詩无山稅歸鞅謝朓詩行矣催路長无由稅飯鞅 **操**

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踈闊平昔盪吹噓此五聯謂甫追憶昔時與虔聚會于閿中春和秋涼之日或劇談或稅鞅操紙賦詩把酒酣飲交遊於詞翰之場而今竟踈遠間闊故傷之又憶虔之平昔盪有推輓於我也 **百年見存沒**謂百年交情見於存沒之際也 **牢落吾安放**謂虔之卒也檀弓篇孔子將死子貢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 **蕭條阮咸在**晉阮咸傳咸字仲容任達不拘雖處卅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 **出處同世網**陸機赴洛詩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 **他日放江樓含悽述飄蕩**甫自注云著作与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咸共為竹林之遊今甫詩以阮咸比鄭審故有阮咸江樓之句也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九齡父為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今為曲江人九齡幼聰明善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九齡登進士第禮拔萃登乙科拜校書郎明皇在東宮率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左拾遺九齡為相以文雅為上所知右相李林甫惡之引牛僧孺以傾之遂罷明皇雜録云九齡自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日華門將就班二人鞚躬甲趨李林甫據其中揚揚自得觀者目為一鴟挾兩

兎俄而詔張裴爲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
怒曰獨爲左丞相耶初九齡爲相薦長安尉周子諒
爲監察御史子諒以妄陳休咎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
荆州大都督府長史自荆州請歸拜墓因遇疾卒上皇
在蜀思九齡未竟録用在位或乆於其職或出自
徒乃遣使就韶州致祭九齡有集二十卷傳于世

南国分野名也唐天文志東循海徼達閩中是爲
以南皆謂之南紀金璞無留礦礦與礦同
言已爲金而不復留礦也圓竟經營如銷金礦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皆以
故云不留礦也圓竟經營如銷金礦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皆以
銷成就一成真金躰无復重爲礦惠能叙金剛經莫孝若同見礦中
金性以智惠火鎔鍊礦去金存又云得遇金師鑿鑛山破取鑪烹鍊
遂成精金仙鶴下人間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
精金仙鶴下人間母夢九鶴從天而下

思復與雲路永謂其矯然有江海高遠之志趣而
復思奮飛与前程雲路齊永也寂寞想土
階韓非子堯
十階三尺未遑等箕潁想土階謂有致君堯舜之心故未遑
致天下而讓許由由爲人據義彷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
逃於箕山潁水也皇甫謐高士傳堯
去其友巢父聞由爲堯所
汚我水由是遁耕於中岳
汚我水由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也○上聯言九齡爲
似書郎爲左拾遺爲左補闕爲中書舍人爲集賢院孝士是也前漢

書敘傳王鳳薦班伯宜勸孝時上方鄉孝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
書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絶出顔師古音義金華殿
在未央宮碣石歲崢嶸碣石一作碣力天地日蛙黿地一作他退食吟大庭大
氏上古至治之国也詩退食自公退食自公退食
大視天地間如蛙黿然全无忌憚九齡料其有反意屢請于帝故退食
之間嘗資致治之心欲諮大庭氏不以嫌清爲念故曰何心記榛梗也
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曩哲謂畏其不逮乎前賢傷其名
之无聞也別賦心折骨驚髮變負人境謂憂其
爲白覩乎老而无補也謝玄暉詩誰能髮不変雖蒙換蟬冠董巴輿服志貂蟬侍中冠金
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也右
地恐多幸恐女六切懼也下國曰謂罷相拜中書侍郎也趙子
樂曰謂九齡以左丞相罷在右地慚恐爲多幸何者
有李林甫之嫉牛仙客之媢右相而必有媢色林甫以罷
仙客共傾陷之九齡由是罷相也敢忘一疎歸以疎廣疎受比九齡之賦歸也前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関歸老不
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痛迫
蘇耽井以九齡乞歸養不許以母死解職不勝哀蘇耽井在郴州
神仙傳蘇山翁名耽忽辞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
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水竭憐其孝感遺橘一株曰以救疾病者食葉飲水而愈紫綬映暮年紫綬太守繫印之
樹可以代養病者食葉飲水而愈紫綬映暮年紫綬後漢輿服志公

俠將軍紫綬二采紫
白淸紫圭長丈七尺 **荆州謝所領** 九齡晚年坐薦周子諒非其人左遷荆州 **庾公興不淺** 以九齡之坦懷如庾亮也晉庾亮傳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商詁之徒乘月臨樓俄而不資亮至將起避之庾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詁等談詠竟夕其坦率如此 **黃霸鎮每靜** 以九齡之善政如黃霸也前漢循吏傳黃霸字次公獨用寬和爲治擢爲天下第一 **賓客引調同** 謝靈運詩異代可同調 **諷詠在務幷** 謂九齡每引賓客同趣調者唱和於百務幷息之際也 **詩罷地有餘** 一作詩能有餘 **篇終語淸省** 省審幷也淸察也 **一陽發陰管** 謂如黃鍾之律也言詩之和而可聽於耳 **淑氣含八公鼎** 謂如大羹之和也言其切察小而可味於口 **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才晉作寸徐陵書未造文章之境空慙讀書之力 **散帙起翠蠖** 九齡有集二十卷荆人刻之碑翠蠖即碑頭刻蠖文也廣雅 **倚薄巫廬並** 巫廬二山名謂其才氣能与此二山龍无角曰蠖 **綺麗玄暉擅** 謂其文之綺麗如謝靈運過始寧縣野詩拙疾相倚薄也謝玄暉齊人也 **茂誄任昉騁** 謂其長於茂誄如任昉注周易傳謂相附也騁字玄暉齊人也 **自成一家則** 成一作我則一作彦昇梁人也 **末缺隻字警** 謂其文得春秋隻字之嚴削謂其文自成一家總其大較也 謂其文得春秋隻字之嚴讀之者可以警動於人也

十七

杜預序左氏傳春秋以一字爲褒貶 **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雀影** 韶州即滄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謂九齡之名与朱鳥之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南方成龜形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謂之朱鳥七宿者也 **悄延頸** 悄一作當謂其不忘君猶冀擢用也 **波濤良史筆** 謂唐史氏直筆書其傳也或謂九齡之文有如波濤之翻可充良史之筆也 **無絕大庾嶺** 惜其沒于大庾嶺之南也大庾嶺在南雄州始興縣本屬韶州按曲江本集開元四載冬開鑿大庾嶺路九齡作序蘇頲作銘 **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 謂九齡廷擾亂礼數頗踈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 **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後漢徐孺子南州之高士也陳蕃甚重之按曲江本集九齡常爲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无根醴泉无源當時傳誦今甫再讀其碑故思整棹以弔之則以慕孺子之高風而不忘江湖之念也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